



主編的話

陸麗珠

也許您已知道《千橡》雜誌是非常特別的，她是我們這個地區中國人的雜誌，她有我們社區的消息和活動；她的作者群和志工團隊，就是你、我身邊的朋友，當然讀者們也多是當地和周圍的華人。十年前我就是被這本社區雜誌所吸引，抱著學習的心態成了《千橡》的一員，一期接一期高高興興地做下來。一群人聚集起來逐句斟酌逐字校對，交換意見樂趣無窮；為趕在預定日期完工出版，多少日子裡日以繼夜埋頭苦幹，校對至眼花為止以減少失誤、力求完美。那些日子頗為緊張，卻從來沒有人因辛苦而退出，看到雜誌出刊是我們最興奮的時刻。我們都不是專業辦雜誌的，但深信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集眾思維的力量。與有著共同目標和興趣的人一起工作是愉快的，團友間因彼此珍惜漸漸堆積出一份如家人般濃濃的情誼。

今年適逢《千橡》二十五周年慶，有如二十五歲的橡樹，已屆茁壯期，卻仍有無限壯大空間，而我正好趕上沾了這二十五周年慶的喜氣，再當一回主編何其有幸。回想當初以手謄複寫紙、刻鋼板油墨印刷、敲中文打字機、進而電腦打字，硬件上剪貼修改、藝術佈局和裝飾，至今日的分工合作完全電腦化作業，《千橡》就是如此邊走、邊學、邊更新求進的一路走來。為慶祝《千橡》二十五周年，明花特別設計了非常有代表性的圖案，橡樹上二十五片葉子，每一片代表了一年，將做成紀念杯。有興趣收藏的朋友請與CCCA或雜誌工作人員聯繫。

另外讓人興奮的是，我們很幸運的請到曾為康谷華協服務多年，有多方經驗的王長卓先生加入千橡雜誌工作，他的參與為我們注入了更多的力量。廣告組長藍芸康復後，二話不說馬上把這份無薪的苦差事接回去，其情令人感動——這就是《千橡》的精神。

支持我們的「老」作者群每期絞盡腦汁為《千橡》寫稿，感謝您。每期也有新人嚐試發表作品，歡迎您。

【藝文筆記】張棠一系列的文章，文字瑰麗精簡，已被人收錄為教材。這期為我們準備的是“秦觀”——文學、音樂奇才，他坎坷的一生，人如其文。多才多藝的左大磊把來生幾世要做什麼樣的人都想好了，“如果有來世”祝你如願。擅長於遊記的王正平，由清朝康熙皇帝至雍正、乾隆、咸豐皇帝和慈禧太后，以簡短的歷史介紹為引，再以她流暢的筆帶著我們去承德「避暑山莊」走走，這篇文章細膩得讓你有身歷其境的感覺。施志清“十八歲的太陽”讓我回想到十八歲時的我，正在大學過著愛做夢最幸福的一段人生。知青們經過磨難，一定會更堅強。王瑞雲的“學生時代”道出少女少男青澀期的心思，好親切，我們都有過類似的經驗。章濟貧不但愛讀書，連百科全書也不放過，看看他發現了什麼有趣的和我們分享。提到有趣，我不能不想到保健欄的王友平，他怎麼總能把這麼嚴肅的題材用幽默的手法讓人追著讀的？您還千萬別錯過鄭德音老師的英文教學，精采極了，我不得不佩服。

特別介紹：Linda Bentz 是研究華人歷史的史學家，他寫的一篇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Ventura*，提供了先民在此的生活、工作、習俗、節慶等和對美國的貢獻。

有條大新聞一定不能漏掉：中文學校教了數十年摺紙的張老師大健先生千金出閣，愛女如心如肝的他想到何不做幾瓶私酒取名 *Blue Sky* 紀念這個大日子，並可由教人摺紙擴展到教人“釀酒”。他興奮之餘，還自己爆料“我的二奶”，不信？有文為證。

這期我們添了一欄“茶餘飯後”；人生是美麗的，特別是茶餘飯後抱本《千橡》，瞧您的朋友這回為您寫了什麼，多麼的享受。這也是我們所祈盼的。



目錄

千橡雜誌
CCCA JOURNAL
第肆拾捌期 48
2009 秋

CONTENTS

- | | | | |
|-----|-----|-----|----------------------|
| 001 | ... | 陸麗珠 | 主編的話 |
| 004 | ... | | 廣告索引 |
| 005 | ... | 孫邦華 | 會長的話 感恩、包容與奉獻 |
| 007 | ... | 李瓊 | 校長的話 百尺竿頭 一更進一步 |
| 008 | ... | 王暉 | 家長會會長的話/09-10 年家長會名單 |

◆◆◆藝文筆記◆◆◆

- | | | | |
|-----|-----|----|----|
| 010 | ... | 張崇 | 秦觀 |
|-----|-----|----|----|

◆◆◆文藝沙龍◆◆◆

- | | | | |
|-----|-----|-----|---------|
| 013 | ... | 王瑞芸 | 學生時代 |
| 016 | ... | 謝麗容 | 達那伊谷 |
| 018 | ... | 楊黛華 | 梵谷的畫 |
| 020 | ... | 左大磊 | 如果有來世 |
| 021 | ... | 施志清 | 十八歲的太陽 |
| 022 | ... | 馮瀚緯 | 大島行 |
| 025 | ... | 張大健 | 我的二奶，愛鳳 |

◆◆◆地北天南◆◆◆

- | | | | |
|-----|-----|-----|--------|
| 026 | ... | 王正平 | 承德避暑山莊 |
| 028 | ... | 宋武 | 過猶不及 |

◆◆◆茶餘飯後◆◆◆

- | | | | |
|-----|-----|-----|----------|
| 030 | ... | 我華 | 一張舊照片 |
| 032 | ... | 楊端 | 乘空而去 |
| 033 | ... | 章濟貧 | 卜算子（中秋月） |
| 034 | ... | 王友平 | 你被“被”了嗎？ |
| 036 | ... | 車俊俊 | 再見～飛吧 |
| 037 | ... | 李琰琰 | 自言自語 |
| 038 | ... | 章濟貧 | 大英百科小點滴 |

◆◆◆好書介紹◆◆◆

- | | | | |
|-----|-----|-----|-----------------------|
| 040 | ... | 蕭明花 | 《甲骨文：流離時空裡的新生中國》 |
| 040 | ... | 蕭明花 | 《OutLiers》 |
| 040 | ... | 蕭明花 | 《Cecar's Way》 |
| 040 | ... | 陳蕙玲 | 《肝炎聖戰 — 臺灣公共衛生史上的大勝利》 |
| 041 | ... | 鄭美芳 | 《吃朋友》 |
| 041 | ... | 吳迎春 | 《破繭》 |
| 042 | ... | 吳茵茵 | 《蘇東坡新傳》 |

◆◆◆人生百味◆◆◆

- | | | | |
|-----|-----|-----|-------------|
| 043 | ... | 王其紅 | 永遠的和平 |
| 046 | ... | 陳禮輝 |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
| 048 | ... | 陳蕙玲 | 記得那年她們還小 |
| 049 | ... | 莊于萱 | 烏魯木齊驚魂記 |



◆◆◆生活與保健◆◆◆

- 050 ... 張大健 釀酒
053 ... 孚 威 耳順
054 ... 王友平 急驚風撞上了慢郎中

◆◆◆青少年工作室◆◆◆

- 059 ... Karen Tsai A Letter From The Editor
060 ... Goldie Shih Chen's Restaurant
061 ... Vivian Shen My Chinese New Year
062 ... Lucy Gao The Accompanist
063 ... Karen Tsai Foreign yet Familiar
064 ... Vivian Shi Life from a Drama
064 ... Josselyn Tsai A Taste of Culture Third Period
065 ... Allen Li I Are Confused

◆◆◆教育與教學◆◆◆

- 066 ... 張如娟 陳清 鄭莉亞 陳玲玲老師的弟子們
068 ... 鄭德音 柳絲婁娜春無力——漫談英文 BE 動詞的使用
070 ... 蔡友文 整理 Oak Park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Acorn)

◆◆◆康谷社區◆◆◆

- 071 ... 編輯部 康谷團體
073 ... 陳蕙玲 88 水災救援紀實
074 ... 王利人 快樂的運動會
076 ... Linda Bentz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Ventura

◆◆◆康谷華協◆◆◆

- 006 ... 《千橡》雜誌的編輯方向
065 ... 青少年工作室徵才
072 ... 康谷華協活動一覽
075 ... 康谷華協活永久會員名單/2010 年春節晚會預告
082 ... 康谷華協會員及永久會員規章與申請表
084 ... 康谷華協獎學金申請規章
085 ... 康谷華協高中畢業生獎學金得主/社區服務獎得主
085 ... 徵稿啟事
086 ... 高中畢業生獎學金得主佳文欣賞
088 ... 廣告價目表
089 ... 廣告
118 ... 2009-2010 康谷華協行事曆
119 ... 康谷華協 09-10 理事名單
120 ... 千橡中文學校 09-10 行事曆
120 ... 千橡中文學校 09-10 行政人員及教師名單
122 ... 《千橡》09-10 編委會名單

廣告

千橡雜誌

CCCA JOURNAL

第肆拾柒期 48

2009 秋

CONTENTS

Dentist

- 封底外 劉長瑞、孟曉熾
 97 左宮子慧
 90 張哲祥
 94 文志紅、于端
 110 李思永
 105 殷蕾
 102 鍾一勝
 99 陳信祺
 108 陳賀偉

- 牙醫師 Agoura Hill Family Dentistry
 牙醫師 Family Dentistry
 牙醫師 Oakwood Dental
 牙醫師 Zhihong Wen & Duan Yu
 牙醫師 David Lee
 牙醫師 Lei Yin
 牙醫師 Tony Chung
 牙醫師 Conejo Dental Group
 牙醫師 Westoaks Dental Arts

Education

- 103 JAC
 100 Sun Learning Center
 113 Total College Planning
 116 劉念
 110 孟老師
 100 張楠
 90 張莉老師
 111 殷老師

- 家教班 鄭老師
 家教中心 孫老師
 大學規劃
 古箏教學 劉念
 家教班 孟老師
 雜技教學 張楠
 鋼琴教學 張老師
 鋼琴教學 殷老師

Financial & Insurance Services

- 91 施啓祥(會計師)
 95 Holly 司徒
 101 樂華(會計師)
 98 Cindy Shen
 106 羅如珍 Jennifer
 104 周洪 Kathy Zhou
 109 Mae Chang
 111 孫凝芝 Angela N. Hsi
 封底裡 Kevin Jaw
 114 林大衛

- Johnny Shih, CPA, MS.
 Loan Consultant, MBA
 Marks & Devine CPA
 Marvel Financia
 Morgan Stanley
 New York Life
 State Farm Insurance
 Tax & Financial Coaching
 TLC Mortgage
 TOPCO Insurance Agency

Food

- 封面裡 亞洲園
 115
 110 北京園
 107 滾鍋
 109 金川園

- Chester's Asia Restaurant
 The Grill
 Han's Chinese Express
 Hot Wok
 Szechwan Garden

Health Care & Medicine

- 116 Angela Chen
 96 Jieshi Yan
 117 王森林
 92 王麒曾
 117 關學廉

- Chiropractor 脊骨神經專科醫師
 西醫師 內科與腎臟專科醫師
 中/西醫師 康明醫療中心
 中醫師 Qizeng Acupuncture Clinic
 足科醫師 Simi Foot & Ankle Health

Legal Services

- 117 Michael Chulak & Associates
 111 新美利堅事務中心
 115 江華蘆律師

- Law Office
 Law Office, Virginia Chiu
 Law Office

Real Estate Services

- 89 周瑞雯 Kitty
 103 Mei (May) Huang
 96 賀凱蒂 Katy Ho
 113 Matthew Young
 97 蔡惠娟 Teri Chen
 106 Norman Nie
 112 Lixin Shao
 104 鄒宏智 Eric Chou

- Century 21 - Newbury Park
 Ewing & Associates, SIR
 Prudential California Realty
 Radeo Realty, Inc
 Radeo Realty, Inc
 Real Estate Services
 Troop Real Estate
 White House Properties

Travel Agency

- 107 Daisy's Travel
 115 新象旅遊

- Daisy Yu (余)
 Peacock Travel, Patty Yang (楊)

Other

- 114 亞洲眼鏡店
 115
 117 捷訊計算機修理
 112 最佳建築公司
 109 嚴恩慶

- AC Optical
 Benning Violins
 Computer Services
 General Contractor
 S & K Auto Service



感恩、包容與奉獻

會長的話

孫邦華

從2000年初舉家遷居來到Thousand Oaks算起，我在康谷也居住了近十個年頭。在此之前，我在華人聚居的Arcadia市也居住了不短的時間，可我並沒有參加多少當地華人社區的活動。而同樣的我卻在移居康谷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從最初參加《千橡》雜誌的編輯工作開始，再到參與康谷華協主辦的新春晚會籌備工作，直到今天非常榮幸的擔負起康谷華協會長的重擔，促使我發生如此變化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康谷華協這個組織，是她那海納百川的包容性和這個大家庭中具有奉獻精神的每一個成員。在此，我想讓大家都和我共同分享我的一些感受。

首先是感恩！成立於1980年的康谷中華文化協會，作為一個非營利機構，歷經近三十年的成長，已發展成一個擁有眾多會員，服務整個康谷社區華人的大家庭。康谷華協始終以服務社區華人，推廣中華文化和促進文化交流為宗旨，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千橡中文學校已有600多名學生，一年兩期的《千橡》雜誌發行量過千份，康谷華協每年還舉辦新春晚會，聖誕舞會，露營，健行，專題講座，球類比賽，以及金齡會服務等多項活動。康谷華協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尤其是歷屆的會長與理事，中文學校校長與全體教職員，家長會會長與理事，《千橡》雜誌的主編與編委，還有每年新春晚會龐大的組織團隊，他們年復一年的努力耕耘更是功不可沒。我之所以敢於接下康谷華協會長這付重擔，就是因為已經有了這麼好的一個基礎和常年以來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組織與動員系統，所以我要感恩，我要感謝為康谷華協的發展付出過和仍在付出的每一個人。

康谷華協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還在於她的包容性。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華人都可以把康谷華協作為他們文化與精神上的家園。縱然有不同的信仰和政治觀點，中華文化的共同紐帶把我們維繫在一起，大家在這裡可以求同存異，和睦相處。正是這份包容使得康谷華協成了海納百川，人才彙聚的地方。康谷華協能不斷的發展壯大，並年復一年的舉辦各種活動和提供服務，也正是得益於她的包容，以及由此而彙集的人氣和人才。已有多人不止一次的和我說起過，千橡中文學校是全美最棒的中文學校，康谷華協的包容與和睦更是全美華人社團的典範。我想他們之所以這樣認為自有他們的道理。相信作為康谷華協傳統之一的包容性也一定會繼續延續下去。

奉獻精神是每一個依靠志願者的非營利機構得以運行的不可或缺的要害，這一點更是在康谷華協不斷發展壯大之中得到充份的體現。康谷華人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熱情和奉獻精神真是讓人感動，也是當初吸引我加入這個大家庭的主要原因。這裡有全部由志願者組成的康谷華協每一屆理事和他們組織得各項活動，有中文學校全體教職員為中華文化在海外的薪火傳承所付出的常年不懈的努力，有家長會的理事和成員為康谷華協和中文學校舉辦的活動服務的身影，有《千橡》雜誌的編委們在每一期雜誌出刊前的挑燈夜戰，也有每年新春晚會的組織團隊歷時數月的繁雜的準備工作，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更何況奉獻的往往不只是時間和精力。但凡美國或者其他華人地區有重大災難或自然災害發生，大家都會踴躍捐獻。遠的不說，光是在康谷居住的這近十年，康谷華協就舉辦過為美國9/11，台灣9/21地震，新奧爾良颶風和四川5/12大地震等捐獻活動。尤其是去年的四川大地震之後，康谷華人全面動員，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籌集了8萬多美元和上百頂帳篷送往災區。而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同時，康谷華協和千橡中文學校舉辦的為台灣8/8水

災的捐款活動亦正在進行。所以說熱情參與和樂於奉獻是康谷華人的又一傳統，也將永遠是康谷華協和千橡中文學校繼續發展的動力和保證。

在和大家分享以上幾點發自內心的感受之後，希望大家和我一樣更加喜愛康谷華協這個屬於大家的組織。讓我們一道懷著一顆感恩的心，融入到康谷華協這個具有包容性的大家庭之中，以更大的熱情參與康谷華協和千橡中文學校舉辦的各項活動，為服務社區華人，推廣中華文化和促進文化交流奉獻自己的一份心力，並在其中體驗到付出比得到往往更加使人快樂的那份心情。

《千橡》雜誌的編輯方向

- 【千橡】雜誌是一本以整個康谷華人為主要對象發行的地域性刊物，沒有康谷華人，就沒有《千橡》雜誌的存在。她不是技術專刊，也不是文化論壇。她的成長與康谷華人社區的發展齒唇相依，她的原動力基於康谷華人社區的脈動，她的品味內涵反應康谷華人的特色與個性。
- 【千橡】雜誌的編排精神是以整個康谷華人社區大家庭為取向，忠實報導各個組織〔康谷中華文化協會、千橡中文學校與家長會〕及社團的活動與動態，提供園地刊登作品、交流資訊、聯繫感情。
- 【千橡】雜誌的內容走平實路線、不花俏、不嘩眾取寵，不牽扯政治議題、不宣揚宗教、不圖利任何私人或商家。所有具個人宣傳、謀利、酬庸性、商業性色彩、人身攻擊、爭議性、含不雅文辭的文章，一概避免。內容組合本著大眾化、多元化的原則，各類文稿的百分比與取捨，求其平衡，避免重複。
- 【千橡】雜誌設有編輯工作委員會，對康谷華協負責。編委會每年需網羅新血幹才加入，秉持積極奉獻、勇於負責、密切合作的團隊精神，按時向社區提供高質量的刊物。
- 【千橡】雜誌各主要事項由編委會成員共同商議決定，重大改變需經由康谷華協同意。〔細見編委會組織職掌表〕
- 【千橡】雜誌的所有營運開銷，以廣告和捐贈收入為主，自給自足。所有帳目總結後由編委會列交報備康谷華協財務。
- 【千橡】雜誌每半年一期，於十月與三月出刊，視情況得修訂之。每期大綱、方向、欄目、文稿篩選與時間表細節，以主編為軸心，與編輯委員共同訂定之。其編排精神與方向應前後一脈相承。（馮瀚緯策劃，編委會訂定）



秀才不出門
康谷華人事

能知天下事
上網瞧便知

Get Connected
Visit us at www.ccca-tocs.org



百尺竿頭 一 更進一步

校長的話

李瓊

去年秋天寫下第一篇《校長的話》至今，一屆校長任滿。承蒙各位教師、家長、和行政人員的鼎力合作和支持，使我順利完成了一年的工作。過去的一年裡，為兼顧家庭、工作、和中文學校校務，的確讓我非常忙碌。有失必有得，一年的奉獻讓我受益匪淺。我不僅學到了許多功課，對在海外進行中文教學的難度和重要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我也對如何在中文教學中貫穿聽、說、讀、寫有了深刻的體會，更讓我有機會認識和交到了許多同心同力的朋友。感謝大家對我的厚愛，今年又給我一次連任的機會，讓我能為中文學校繼續服務中學習到更多的東西。

回顧過去一年，在全體師生、行政人員、和家長共同努力下，千橡中文學校在教學和各項活動中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教學方面：我們有一支強大的教師隊伍，他們是我們教學質量的保證。每一位老師都盡心盡力，認真負責地將聽、說、讀、寫貫穿於教學當中，因勢利導，循循善誘地教導學生。特別是有些老師常常利用節假日自發組織討論會，交流教學經驗，提高教學水平。教材方面：經過一年的使用，《美洲華語》得到了師生和家長的肯定。其活潑多樣的形式的提高了學生們學習中文的興趣，靈活實用的內容使學生能夠就課堂上學到的東西學以致用。今年的畢業生裡有多名參加了中文AP和SAT II的考試並取得了滿分的好成績。

在各項學術競賽方面，學校組織參加了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舉辦的書法、繪畫、演講、朗誦、作文、翻譯、以及中文常識比賽，參賽的同學都表現優異。尤其是我校的中文常識代表隊，既取得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舉辦的中文常識比賽冠軍後，又奪得了全國中文常識比賽初中組冠軍。在體育活動方面，學校於春季成功舉辦了第二屆校內運動會，大多數師生和家長都以極大的熱情參與了運動會。在四月份的海華運動會上，千橡中文學校取得了多枚獎牌和獎杯。

經過徵集和篩選，我們第一次有了千橡中文學校校歌。作為學校的重要文化標誌，校歌集中體現了辦學理念、歷史、和精神，激勵全校師生繼續奮發進取。

展望未來的一年，學校的教學重點仍然是聽、說、讀、寫。我們將採用更為靈活多樣化的教學法，配合現行教材，選用活潑實用的輔助材料，激發學生對學習中文的興趣，讓學生們能吸收所學，學以致用，並通過學習中文了解偉大的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為與此配合，方便老師，學校的教師參考書庫將繼續擴大。

今年的文化課豐富多彩，除了辦了多年的摺紙、書法、繪畫、舞蹈、珠心算、乒乓、象棋、橋牌、網球、及籃球等課程外，今年又增設了科學講座、網絡設計、演講、詩歌朗誦、多媒體設計等課程，成立了兒童合唱團和青少年管弦樂團。同時，學生會將配合學校推動環保和道德教育。

學校目前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教室短缺。今年我們有大約650名學生註冊入學，基於各年紀學生人數分為三十三個語文班級，而我們最多只能租到三十一間教室。這給我們的教學和管理帶來了許多困難，也給許多學生和家長帶來不便。這個困難將在較長時間內存在，有待於有識之士共同商討解決之策。

我很感激全體行政人員，過去的一年裡，他們是我堅強的後盾。今年，他們願意同我一起再為千橡中文學校服務一年。他們的無私奉獻和全力支持讓我感動，也給我信心把這一年的工作做好。我也很感激每一個熱心老師和家長，正是他們的積極參與，學校才有今天的成果。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願與大家攜手合作，為教育下一代，盡一份心力。讓我們相聚在青青橡樹下，紮根歷史，播種未來，把千橡中文學校越辦越好。

家長會會長的話

王暉

雖然做了多年的班媽媽，在家長會服務卻是第一回。從八年前送大女兒上中文學校開始，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校內，校外辛勤忙碌的家長會成員。無論是繁忙的複印工作，方便家庭的午餐出售，豐富知識的中文圖書的借閱，還是大型活動的組織或後勤支持，都離不開家長會成員的身影。這期間也見證了家長會新推出的多項活動，如期末與野餐會一起進行的遊園會、課間零食出售、舊萬聖節服裝出售、舊書出售、增設的優秀學生月獎、課堂鼓勵獎、中文閱讀獎等等。總之家長會活動是辦得紅紅火火，生機勃勃。

可以說這麼多年來在中文學校一直享受著家長會提供的各項便利服務，雖早有心成為其中一員，總以為孩子還小需多陪伴，故遲遲未能付之於行動。今年，連最小的女兒也上學前班了，該是回饋中文學校的時候了，雖然沒有家長會服務的經驗，可是有前任會長胡征，副會長時軍的保駕，也就斗膽接過會長的接力棒，希望把家長會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

上一屆家長會成員有很多都連任好幾年，很辛苦，確實也應該休息一段時間。留下來繼續做的還有王江，洪娟娟，魯滔，劉秋榮，黃潔儀，戎昭莉，和王淑昆。其中，洪娟娟是N朝元老，在我的印像中，她似乎年年都在家長會服務。新加入的成員有俞璋媛，陳勵，錢汝麟，王峰，邱偉榮，包捷敏，徐健，王至芳，黃愛旗，何志紅，劉春紅，胡曉春，和曲玉生。包捷敏幾年前曾在家長會幹過，今年再次加入我們的行列。藉此機會首先感謝所有熱心，樂於付出的家長會成員，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會有一個成功的學年。

新學年一開始，家長會成員就積極投入以下日常服務，為老師、家長和學生提供方便：

- 影印老師課堂所需材料
- 管理中文學校圖書館，提供借閱服務
- 出售小點心、飲料、和小玩具

家長會將繼續舉辦下列有意義，受歡迎的活動：

- 優秀學生獎：每月頒獎
- 課堂鼓勵獎：每學期始發放給班級老師
- 中文閱讀獎：隨時領獎，每學期末評最佳獎
- 舊書出售：不定時

以下全校性大型活動將由家長會主持：

- 十月三十一日的萬聖節遊行：讓孩子們有一個表現自我的機會，屆時將評出最佳化妝服獎、最佳南瓜雕刻獎、最佳南瓜裝飾獎等等。
- 班級家長和助教早餐：為感謝班級家長和助教辛勤的付出，家長會每三個月將為他們提供簡單早餐。
- 謝師宴：學年末，家長會將代表全體家長設宴感謝老師和班級家長一年來的辛勤工作。
- 六月十二日的野餐及遊園會：學期結束，讓家長和孩子們一起放鬆心情，開心玩耍。

此外，家長會還將一如既往地協助CCCA和中文學校承擔一些重要活動的後勤工作：

- 二月份的春節晚會，包括兩次彩排和正式演出。
- 三月份的校內運動會。
- 四月份的南加州海華運動會。



家長會全體成員將盡力做到最好。工作中的錯誤，缺點在所難免，懇請大家批評，指正。一切都是為了給孩子們提供一個有趣，有吸引力的學習環境。

在這裡想多說兩句關於家長義工的話。中文學校正是由於所有的行政人員、家長會成員、班級家長都是義工性質，才能維持低廉的收費而保證學校的正常運作和質量。學校不僅僅在課堂上教授中文，還舉辦多種多樣，豐富有趣的活動來吸引孩子們的興趣，同時也介紹中國文化，擴大華人社區的影響。隨著每年學生人數的增加和學校活動的增多，就需要更多的義工出來為學校，為學生服務。關於這一點，前任會長胡征，時軍深有感觸，在家長會服務的人看來去總是幾張老面孔，為什麼沒有更多的新人加入？怎樣才能招募到足夠的義工使得各項活動如常進行？如果沒有足夠的義工，難道真的比照某些中文學校的例子，設立家長服務保證金，強制施行家長義工服務？或者，乾脆減少活動項目和內容，甚至只上兩節中文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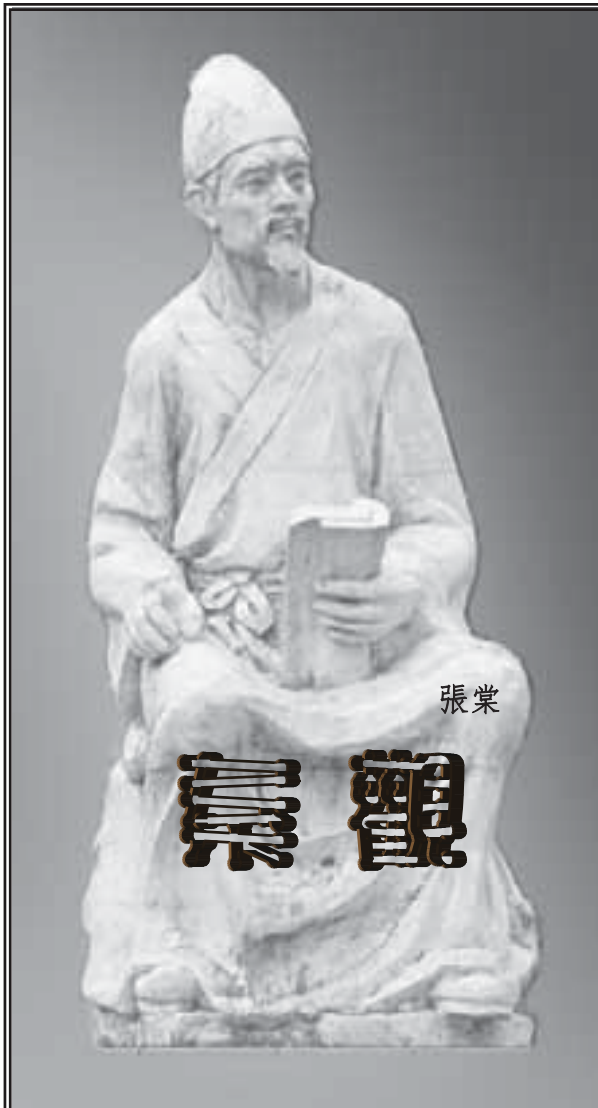
我相信願意出來做義工的家長是不不少的，也許是沒能給予機會。其實做義工有多種方式，可以加入家長會，參與每週的常規運作和校內校外大型活動；可以做班級家長，協助老師管理班級，組織班級參加校內活動；若瑣事纏身，也可以選擇做單項活動義工，如萬聖節遊行、春節晚會、校內運動會、海華運動會、或野餐遊園會。如果您有志做義工，隨時歡迎來家長會服務點登記。

家長出來做義工，也會讓您的孩子知道，爸爸媽媽送他（她）來學中文是認真的，會對他（她）起到一種推動，促進作用。

鼓勵更多的家長做義工，其實也是希望義工隊伍保持生機，充滿活力，同時能湧現有熱情，有能力的出色人才把我們的中文學校辦得更好，更有吸引力。

2009-2010 年度家長會名單 PVA Directory

| Title | Name | Email | Title | Name | Email |
|-------|------|----------------------------|-------|------|------------------------|
| 會長 | 王 暉 | heather_wang@hotmail.com | 理事 | 王至芳 | wangzhus@yahoo.com |
| 副會長 | 俞瑋媛 | amyandye@yahoo.com | 理事 | 黃愛旗 | aiqih72@gmail.com |
| 財務 | 陳 勵 | chenli.song@gmail.com | 理事 | 何志紅 | achang1683@yahoo.com |
| 理事 | 王 江 | jiang.wang@skyworksinc.com | 理事 | 劉秋榮 | qliu@amgen.com |
| 理事 | 錢汝麟 | rqian2002@yahoo.com | 理事 | 劉春紅 | Melissala888@yahoo.com |
| 理事 | 王 峰 | wangp@amgen.com | 理事 | 黃潔儀 | leannw168@hotmail.com |
| 理事 | 邱偉榮 | rchiu@amgen.com | 理事 | 胡曉春 | xiaochun_h@yahoo.com |
| 理事 | 洪娟娟 | AngKwanKwan@yahoo.com | 理事 | 曲玉生 | yusheng2002@gmail.com |
| 理事 | 包捷敏 | jieminbao@hotmail.com | 理事 | 王淑昆 | shukunw@amgen.com |
| 理事 | 魯 滔 | tosgood@amgen.com | 理事 | 胡 征 | zhengh@amgen.com |
| 理事 | 王 莉 | liminjin@sbcglobal.net | 理事 | 時 軍 | jun_shi@roadrunner.com |
| 理事 | 徐 健 | xjmtaz@gmail.com | 理事 | 戎昭莉 | zrong@amgen.com |



北宋末年王安石變法，立意雖好，卻因執行不當，黨爭不斷，使國家元氣大傷，再加上北宋末年的皇帝多不長壽，每回皇帝去世，政權更迭，朝廷的動蕩與不安，造成了許多文人學者的被貶被謫與顛沛流離。

秦觀，一個文學與音樂的天才，一個最被蘇軾器重的青年才俊，不幸也被捲進了這場歷史的風暴之中，成為政治傾軋下的犧牲品，而這些挫折所造成的心靈傷痛，却也是他靈感的源泉，使他成為「又」一個「窮」而後工的一代詞人。

秦觀是「文如其人」的最佳範例。秦觀工詩文，以詞最為有名。他的詩文非常出色，與黃庭堅、張耒（音磊）、晁（音潮）補之並稱為「蘇

門四學士」；他的詞「文麗而思深」（宋史）、情味深永、音韻兼備，在當時就很有名。在王安石變法的政治風暴中，他與老師蘇軾同屬舊黨，也同樣地受到了新黨的排擠，然因個性的不同，他不但沒有隨蘇軾進入豪邁豁達的新世界，反而留在傷春怨別的「綺羅香澤」之中，成為「花間」傳人、婉約派大師，是「上承柳永、晏幾道，下開周邦彥、李清照」的重要詞壇人物。

秦觀的生平

秦觀（1049-1100），字少游（1），一字太虛，號淮海居士，揚州高郵人（今江蘇高郵），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進士。

秦觀在「蘇門四學士」之中最為蘇軾看重，他「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辭」，是一個才華洋溢的熱血青年：他遍讀兵書，以治國安邦為己任；他談論國事，洋洋灑灑，雄篇大論，可惜他生不逢時，命運多舛，不但雄心大志無法施展，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無情的打擊。

作為「蘇門四學士」之一，他的政治立場與蘇軾相同，一生的命運也與蘇軾的後半生相似。當哲宗年幼高太后當政時，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得到重用，秦觀受到蘇軾等人的引薦，當過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及國史院編修官等官職。哲宗親政以後，再度起用新黨，舊黨受到排擠，秦觀也在被排擠之列，他先後被貶為杭州通判，監處州（浙江麗水）酒稅，又遠徙郴州（湖南郴縣）、雷州（今廣東海康縣）等地，一直到徽宗即位時，才獲大赦放還，元符三年（1100），秦觀行至廣西藤州時，死於途中，年五十二。著有《淮海集》與《淮海居士長短句》。

秦觀的詞

秦觀有音樂天份，「善為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在當時就有「當代詞手」之稱（葉夢得《避暑錄話》）。他的詞細致精微、淡雅有味、情韻兼勝，葉嘉瑩教授說他「善於將外在之景，與內在之情做出一種微妙的結合」。



詩詞之中，以「淡而有味」最難。秦觀寫過一首《浣溪沙》：「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挂小銀鈎。」這首看起來淡到了極點的詞，不但字字有味，而且愈讀愈有味。這種淡雅，是個性、天賦、學養、品味和閱歷的總和，也就是秦觀之功力所在。

每一個多情善感的文學音樂天才，通常都有一顆敏感易受傷的心，對他們來說，每一個打擊，都是沉重的打擊，每一次貶徙，都給他們帶來無法負荷的摧傷。在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無情打擊之後，秦觀變得黯然神傷、滿懷愁苦，他的每一首詞都是發自內心深處的痛苦呻吟。

當他被貶到處州時（浙江麗水），曾寫了一首《千秋歲》，在詞中，處州美麗的春天，竟是他眼中的「花影亂，鶯聲碎」；春花如雨的景色，帶給他的是「飛紅萬點愁如海」。後來他又被貶到更遠的湖南郴州，他在旅舍中寫下了「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踏莎行》，句句淒麗感人，所以馮煦說：「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

秦觀有《淮海居士長短句》詞集傳世，他的名作很多，代表作有《踏莎行》（郴州旅舍）；

《鵲橋仙》（織雲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滿庭芳》（山抹微雲）等。其中《鵲橋仙》的「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被譽為「化腐朽為神奇」之詞句，一直到今天依然是家喻戶曉，人人傳誦的千古名句。

註（1）世傳秦觀（秦少遊）之妻為蘇軾之妹蘇小妹，但秦觀在《徐君主簿行狀》中說他的妻子叫徐文美，岳父是高郵的富商，因為有錢，捐了一個主簿的官，生了三個女兒，分別叫徐文美、徐文英、徐文柔。他又說：「徐君女三人，嘗歎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除此之外，秦觀從未在其他的詩文中提及妻子，他寫的情詩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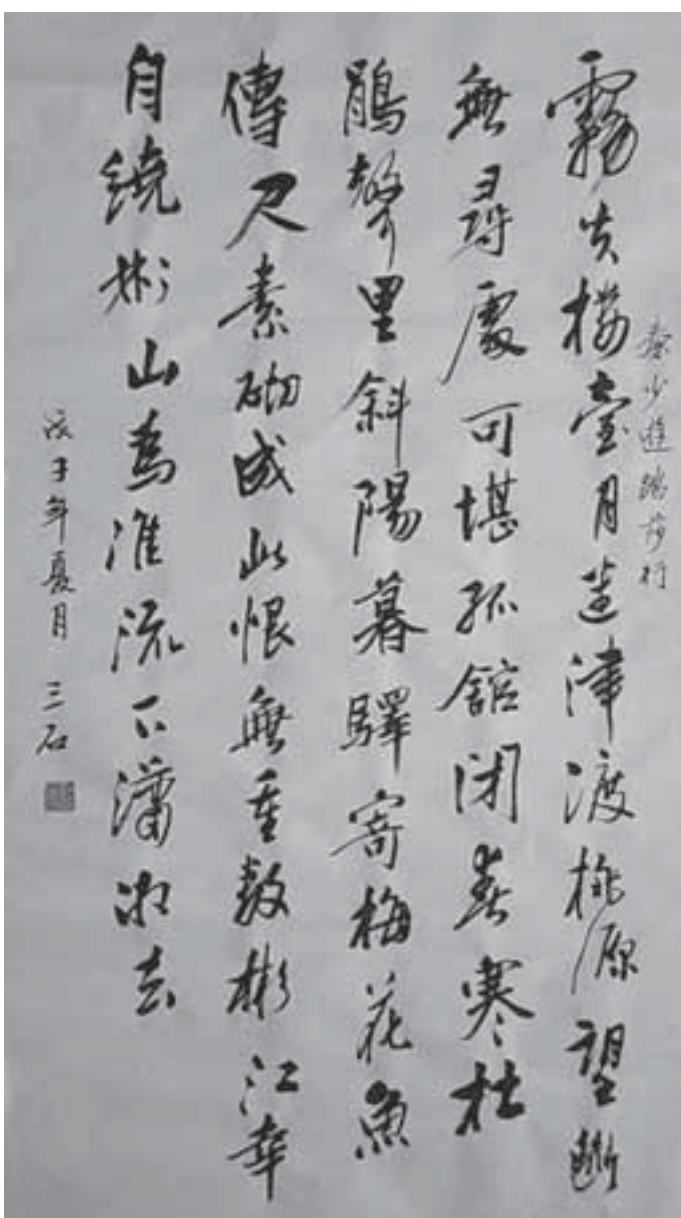
多，但所寫對象多為青樓歌女。

秦觀詞選

踏莎行（郴州旅舍）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鵲橋仙

織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減字木蘭花

天涯舊恨，獨自淒涼人不問。
欲見回腸，斷盡金爐小篆香。
黛蛾長斂，任是春風吹不展。
困依危樓，過盡飛鴻字字愁。

·浣溪沙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
淡煙流水畫屏幽。
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
寶簾閒挂小銀鈎。



·望海潮

梅英疏淡，冰漸溶泄，東風暗換年華。
金谷俊遊，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
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
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
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
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是事堪嗟。
煙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棲鴉。
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
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
春風十裏柔情。
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弦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

·滿庭芳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幸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滿庭芳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過還晴。古台芳榭，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

多情。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櫻。漸酒空金盞，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憑闌久，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千秋歲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江城子（與蘇軾最後一面而贈）

南來飛燕北歸鴻。偶相逢。慘愁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後悠悠君莫問，無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珠紅。莫匆匆。滿金鐘。飲散落
花，流水各西東。後會不知何處是，煙浪遠，暮雲重。



學生時代

王瑞芸

1977年，文革十年後第一次恢復高考，手續簡單：報名，考試，擇優錄取，管你是誰，更不來管你的三代是誰了。我知道，我的機會來了。

我漏夜讀書備考。當時，我在農村插隊已經兩年。在這兩年裡，我下地幹活，幹得很賣力，一廂情願地認為，勞動表現好了，可以被推薦上大學。我想上大學，想得要命。媽對我說，事情不是這樣的，你想上大學，與你幹不幹活沒關係。這話我不肯聽，因為，一個人大凡想做一件事，得找到一個著力的點，然後把力量用上去。媽媽的這句話把我的著力點抹掉了，叫我該往哪裡用力呢？所以我抱住了自己的觀點，一天不拉地幹活，兩年下來，原來瘦弱的我，竟長出一身橫肉，（這一點讓媽媽滿意非常），但功課全忘了。

我考取的是南京師範大學美術系。當時藝術系科算特殊種類，比其他專業錄取早，所以，我在一個小城的眾多考生中，比別人先拿到錄取通知，一城的人都轟動了。

上學的第一天，教室裡一屋子的人，都是從這個省裡搜羅來的會畫畫的年輕人。大家都訕訕的，一邊互相看看，一邊很快的把眼睛轉開，想要對人笑又不肯對人笑的樣子——十年的文革沒有白過，人都知道怎麼把自己內心藏好了，當然也包括年輕人。我不知為什麼，會在上美術系的第一天帶一本李白詩選過去，一個人坐在角落裡裝模作樣地讀。其實也因為不肯先去對人笑，又不能什麼都不做，等於是藉了書來蓋臉。後來，

過了好些時候，有個男同學對我說：你當時的架式，嚇人一跳，乖乖，一個畫畫的讀唐詩，不知是什麼來頭的。他說的時候，含譏帶諷，因為那時節他已經把我的底摸透了，知道我根本夠不上李詩的境界。

我們一個班，有四十個人，最大的三十歲，最小的十五歲。其中什麼職業的都有：工人，農民，教師，團委書記，文化館宣傳幹事……只有那個十五歲的是直接從學校裡來的。身份儘管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像餓虎下山。因為都是不同程度在十年裡被積壓的“人才”，機會來得不易，所以人人都猴急猴急的，決心要爭出一份好樣子來。當時我們全都用功極了，在畫室中作畫，常常畫到深夜。頭兩年，我們的主課是素描，畫比真人還大的石膏像，課程的要求是，在兩度空間的紙上畫出讓人覺得幾乎可以走得進去的三度空間，這對我們的造型能力是一個考驗。我們手上抓一大把深淺不等的鉛筆，天天戳在畫架跟前輕輕地描，細細地磨，完成一張看上去“跟真的似的”石膏像是非常吃功夫的，所以我們常常不肯擲筆休息，可以一直畫到深夜。結果，不光我們美術系的教室裡燈火通明，而且我們美術系的宿舍裡也燈火通明——閃著燈光的窗戶在一棟黑黢黢的宿舍大樓裡，像一只獨眼。因為大家沒有一個共同的就寢時間，有人十一點睡，有人十二點睡，有人一點睡，有人兩點睡。每個從畫室回來的人，摸摸索索，總有些上床前的準備。先睡的人就慘了，一次次被驚醒，幾乎睡不成一個囫圇覺。當時有一



個英語系的學生，叫王娟，被分來與我們同住，起先住得很開心，覺得我們“畫畫的”比他們系的學生更加瘋傻有趣，和我們同出同進的，打成一片，藉此沾帶點“藝術家”的風流餘澤。但他們英語系，每天早上八點鐘有課，而且都是重頭戲，所以不敢晚睡，不然，倦容滿面的，一定把英文單詞都嚇跑。所以她在十一點前一定上床。而我們的晚睡，互相攀比著，愈演愈烈，王娟先是在床上輾轉反側，後來用枕巾蓋著臉，繼而再把腦袋夾到枕頭裡去睡，最後萬般無奈，終於跟我們翻臉，咬牙切齒地擲下四個字：

太不像話！搬出去了。後來我們班上有一個男同學，看上了王娟——王娟長得秀麗文靜，快畢業的時候央我去給他牽線說媒。我想，玄，王娟沒少吃我們美術系的苦頭，怎肯給我們的



人做媳婦，果然，一說就砸。王娟淺笑著，婉拒了。其實那個男同學是一個生活極有條理的人，在我們這群張牙舞爪的人中難得是個溫柔多情的，畫得一手秀潤的工筆國畫，堪配王娟，只可惜一鍋湯帶壞了一隻好老鼠，耽誤了一段好姻緣。不知道王娟後來嫁給誰了？

美術系的熬夜、晚起，這樣顛倒的作息方式顯然胡鬧，我們的政治輔導員倒是來勸說過：一口吃不成胖子，熬夜傷身子……這種婆婆媽媽的話我們哪裏肯聽——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況且，她又畫得不好，為什麼倒聽她的。就這麼亂了一段時間，到底還是讓自己吃了虧了，我的生理節奏先被打亂，開始失眠，厲害的時候通宵都醒著。我第一

次碰到這種事，慌了，就去找醫生討安眠藥吃。那個醫生是同班一個姓魯同學的父親，是神經系統方面的專家，對面露驚恐之色的我只一看，就很輕鬆地對我笑說，我看你眼圈並不黑，精神並不壞，不要緊張，不要自己提醒自己是失眠，按時睡覺，自然就好了。

他不肯給我安眠藥！可我還是睡不著，我越想自己睡不著，就越睡不著，我是個多心的人。於是就設法另找出路。當時系裡有幾個女模特兒另住一間房子，她們的作息時

間是有規律的，於是向系裡提出要跟她們去住。管我們生活的老師說，我們研究研究。我隔幾天過去問，那老師還說，我們研究研究。問了幾回，總不見“研究”的結果出來。我急了，去找她說，這點子事，研究到現在，有那麼難嗎？我這兒天天失

眠，你到底是管不管那。這一急，倒是很快讓我搬進去了，但那個管後勤的老師從此對我頗記恨，因為我衝撞了她。現在想想，一個做學生的，不懂講禮貌，果然討厭。但不知她是否可以體諒，我們這一輩人，從小學到中學是一路寫批判稿長大的——批劉、批鄧、批林、批孔，反帝、反修，反封建，反資本主義，哪裡學過說話軟和婉轉了，老師沒教過這個。

那時候，年紀輕，並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只知道自己要做成個什麼，這個傾向彷彿不只是我一個人有。比方說，我們美術系的女生都有些追求男性氣質，豈止是“追求”，甚至是“紅顏不讓鬚眉”，一個比一個把畫畫得瀟灑，霸氣，秀潤細緻的風格為



我們所不齒，認為那是“女裡女氣”的。大家都躲那個“女”字——主要是我們女生。這大概因為，那是個尚硬尚武的，火氣十足的時代，陰柔溫婉頗有資產者之風，為人嫌棄。其次，藝術界幾乎是一個男性的世界，女性出頭的機會特別小，我們讓自己往男性的特點上去靠，以為被取中的機會可以多一些。因此我們這起人，風風火火，起落有聲，比男生還邪乎。在裝束上，我們的標新立異是獨樹一幟的。當時有同學在一家專賣勞保用品的店裡覓到一種藍色工裝，是那種衣褲連在一起的衣服，結實耐用而且價錢便宜，就去買了來，把下面的褲腿一剪，讓下擺散開，成一件大袍子。於是，美術系的人不分男女，幾乎每人一件，穿在身上，聽任上面被油畫顏色沾得斑斑駁駁的，以為邋邋遑遑得十分瀟灑，成天穿著在校園裡四處遊走，擺出大師嘴臉，以此來傲視花裏胡哨的時式衣衫。藉此，我們也順帶把自己的女性特徵克服到最低限度。

這種心態，有一件事很能拿來做說明：有一次，畫室裡走來一隻貓，我就過去抱起它，順勢攬入懷中，一個男同學在一旁見了，歪了頭，對我特別地看一看，就笑，說：看看，到底是女的了，抓一隻貓也這麼抱著。他一邊說著，一邊就做了個抱嬰兒的姿勢，我一聽，馬上警覺，立刻就丟下貓，好像受了侮辱一般，覺得這種女性特徵的流露很可恥。

他們男生倒比我們要坦然不少，該做什麼就做什麼，大概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正牌子的貨色，沾不沾“女”字，於他們毫髮無損。所以他們有畫豪邁一路的，有畫細緻一路的，可謂“各造其極”，以至於他們不光能在豪邁上超過我們，在細緻上也能超過我們。更叫人難以置信的是，就是在一些“婆婆媽媽”的事上，他們居然也做得比我們要

好。當時，我們美術系有一件別系沒有的，道地的家務事：生爐子。因為我們要畫裸體模特兒，到了冬天，就得在畫室裡生上爐子保暖。值日的人提早來到畫室，在上課前把爐子生起來。在我的印象裡，我們女生沒有一個能把這件事做好的。不光是沒有技巧，更加是沒有耐心，從不肯費心去琢磨一下生爐子的訣竅——八成是故意：恐怕把爐子生得好了，把女人做得更像了。總之，真的是誰也做不好，要不是柴加得少了，要不是煤壓得多了，弄得一屋子煙，有時弄到靠十點，畫室裡的溫度還上不去。模特兒等得起膩，同學等得發急。後來，凡輪到我們值日，會生爐子的男同學就自動先來了，叫我們靠邊，抄手看他們只半個來小時，就把畫室燒暖了。日子長了，他們便對我們搖頭嘆氣，全都不肯討我們回去做老婆。

那時候好像只有一件事，能夠體現出我們的女性特徵是一種優勢。我們開始畫油畫的時候，需要自己釘畫框，繃畫布。做到這種活，我們就常到學校的木工間去找木工們幫忙，我們女生每一次去，必是一求就准的。那些做木工小伙子什麼時候都肯把手上的活兒放下，給我們找合適的木料，找釘子，幫我們做這做那，令我們覺得他們個個都是和善無比的人。直到有一天，有個男同學從木工間回來，摔畫板，踢畫架，恨聲說道：我們學校怎麼就沒有個把女木工！他媽的全是男的！大家聽了，先愣一愣，突然一下子都明白了，一起爆笑出來。





那日，我花了半天的時間，終才能將她的名字正確無誤的複誦。令人忘憂的山谷——達那伊——就是她美麗的名字！層巒疊翠環抱晴朗而蔚藍的天空，要我敬畏大地的浩瀚；千古蒼水縱情地切割，汀汀淙淙，陪我嘆息自然的屬靈。這一塊山美地曾經是台灣原住民鄒族的聖地；而我，蜷伏在谷底，像個回到母孕的胚胎，感受生命最初的脈動。

今夏，在朋友的安排下，邂逅達那伊谷。初初聽到旅程目的地的名稱時，只感覺到陌生。畢竟，打響“阿里山”名號的究該是日出、雲海、神木、小火車……，以及那叫日本人食指大動的野山葵，也就是生產哇沙比的原生植物。其實阿里山的驕傲不只是觀光資源，更教人豪氣的是此山多元的物種。不僅提供經濟產值，還有醫療價值；千年以來，更有與之相互依存的鄒族。好山好水裡的好人兒，高唱著山裡的歌謠，舞動著風光明媚，與天地合一……朋友說，孩子們的自然課本介紹過阿里山的達那伊，但對他

們而言也甚是陌生，所以想前去一探究竟。我便也帶著孩子充當跟班，一派輕鬆，全權交給朋友打理，作個沒腦兒的觀光客便是！

趕著大清早出發，車行漸漸遠離喧囂，眼下景緻一幕幕撤換。終於，房舍街道被青山綠水取代。我們就勢蜿蜒於崇山峻嶺之間，盤旋而上。野薑花送來自然的呼吸，夏蟬也唧唧與我召喚，車裡孩子們歡樂的叫鬧隨之應和。到了下榻的旅社，算是民宿一類的，一切設備從簡，配有兩張大床，足夠我們母子三人就寢。沒有冷氣但有天花板吊扇；推開窗戶，吹來山風徐徐，靜謐充斥於山谷！速速擱置好隨身的行李，我們便出發探險。

上山前得先經過村落的小小市集，在這裡可以品嚐燒烤山豬肉，山豬肉香腸，麻吉……之類的山產或特產。烤肉架是一個高掛的圓形鐵架，可以調整高度，所以也就能調整溫度。炭烤的白煙在晚風裡醞燒著眾目睽睽，鼻子嗅出了美妙的滋味，我們忍不住買塊來嚐它一嚐……啊，豬肉原來可以這麼



香甜好吃！隨意之所至，我們信步慢走，沿途的奇花異草，無以名狀，只能怪自己愚昧了。路邊乍現一個招牌“自動投幣式野店，合掌瓜十元，山葵十元……”，竟自兀立的木板上擺放了聊聊數樣山產，和一個簡單的紙盒子讓你“自動投幣”，自行取貨！忽一個轉彎，拾級而上，我們來到山林之間。老大從我身後竄將出來，手持棍棒，一派神祕兮兮，悄聲透露：我們是忍者！然後回頭對同行的女俠說道：“走！”語畢，隨即躡手躡腳，銷聲匿跡，行俠仗義去了！出了這片林子，山谷豁然開朗。依傍著山澗，忽而登高，忽而陡下。我們腳底踏實，汗水淋漓，大口大口的呼吸，貪婪的探索。她的美令人震懾，教人生畏！達那伊之所以是鄒族聖地於此不言而喻！

原本這一塊被保護的聖地，不准狩獵，也禁止砍伐。但在日本侵台期間，採集物資，極盡掠奪，一併將鄒族與達那伊的和諧改寫。繼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將達那伊劃入水源區與保安林。強勢文化阻絕了山美與達那伊的連結，切斷了部落與靈命的臍帶。山褪色了，水褪色了，山美也失怙了..

鄒族人起而捍衛母親的河。堅決的信念，讓他們訂下了“部落公約”——從十五歲到五十歲的山美族人，都有捍衛達那伊谷的天賦責任。彼時開始，歷經封溪，護溪，到復育鱖魚，山美不僅創造了一則美麗的神話，也開啓了全台護溪運動。美麗的台灣子民，要將美麗還給母親大地！

山澗水中的山石激發跳動的漣漪，我坐

在石上落腳休憩，任憑溪水滑掠撫觸腳丫子，沁涼透心肝，啊，讓我喘口舒暢，讚個好山好水！鱖魚在腳底，當我是好朋友！孩子們在水上飄，踩著一石頭飛來飛去，快樂的不得了！

回民宿餐畢後，我們摸著夜色，壯大了膽子，在看也看不清楚的小路裡彎呀彎。驅車來到黑漆漆的山溪旁，無燈影，無人影，作啥？抓蝦！抓蝦有抓蝦的撇步，要拿著手電筒往黑裡照，另一手將捕網按奈於蝦尾後方，蝦被火光一嚇，騰空後翻，請君入甕就手到擒來！抓蝦的樂趣，豈止如此而已？算算今晚的斬獲，就來個碳烤鮮蝦！兒子們對蝦兒心有不忍，但又不肯對自己的五臟六腑



狠下心腸。於是團團圍繞在營火前熱舞一番，求告一番，送蝦兒們安息。然後，絲毫不猶豫地，一隻一口，連頭帶殼，全蝦下肚！再然後，小兒子轉頭向著我正式宣布：“媽咪，我開心了，我開心極了！”

這是今年七月四日的紀念，是回到大地懷抱的一天。但此刻我極其不安，情緒的落差無以丈量，我在擔憂，我在遙念達那伊八八水災之後，妳還好嗎？

梵谷的畫

楊黛華



Getty Museum的鳶尾花

最近，由於有親戚從台灣來玩，連續拜訪了二次位於 405 高速公路旁的 Getty Museum；它居高臨下，風景絕佳，分為館內和館外二個部份，皆有導覽。館外部份有精心設計的圓形水池、花塢、瀑布流水，以及大片的草地和紫藤花架，非常適合閒暇時漫步其間，應該是洛杉磯附近最清幽也最方便的一個好去處，而且最近停車也不要事先預定了。館內分東南西北四廳，有三百多件藝術品，並提供語音說明。我每次都長時間留戀於西廳那幅梵谷的鳶尾花（Iris）之前，不僅僅是因為它是以美金五千三百萬元高價於國際拍賣市場購得，更由於梵谷（Vincent Van Gogh）坎坷的人生遭遇，他生前默默無聞，度過短暫而悲苦的一生，沒想到死後卻被廣為宣傳，從他家鄉波及全世界的藝壇，使他的畫淪為市場競爭的商品，成為生前無人看得起，身後無人買得起的天壤之別；在他有生之年，僅賣出的唯一一張畫，竟是他始終奉獻如一的弟弟。

一腔熱忱

梵谷出生於荷蘭南部一個鄉村牧師家庭，和二弟西奧的關係最親密，在最後的整整十年間，西奧不但匯錢資助他、給他治病、還寄顏料及畫具給他，所以沒有他二弟就沒有今日的梵谷。梵谷一生匆匆，只有三十七年，他一生有三大狂熱，早年想做宣揚福音的牧師，被派到貧乏的礦區傳道，但他以一腔赤子之心，實在是太投入了，不但與礦工同甘共苦，而且節衣縮食，終於被教會認為有失體統而開除了他。27歲時，他放棄宗教而追求藝術，決心當一名把宗教情操和生命體驗傳給觀眾的畫家。他說：「我雖為病所困，但我用我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在畫中說出像音樂般撫慰人心的東西，畫人像時，注入了一種生命的永恆感，我所用來掌握的就是著色時的光輝和顫動。」這光輝和顫動正是梵谷畫中的特質，是來自於他的一片赤忱。

兄弟之情

梵谷為人木訥，但對人推心置腹，除了弟弟西奧之外，難得有人赤忱相報；而愛情方面他也從不順利，所以在同性朋友，尤其是畫友之間，他一直渴望能交到知己。畫家高更就是他在巴黎普羅旺斯時，再三力邀來與他同住，共同研究畫藝，但是沒想到二人個性南轅北轍，就發生激烈的爭吵，而梵谷的癲癇症至此已一觸即發，一天夜裡，他手執剃刀企圖追殺高更，昏亂中竟對鏡割下自己右耳，從此進入療養院，完全仰賴弟弟精神與物質的支助。最後他為了不再拖累負擔沉重的弟弟，他說：「我把錢還給你吧！現在我就去尋找自己的歸宿。」於是在他最熟悉的麥田裡舉槍自殺。而弟弟西奧也因深沉的悲傷，未到半年，也隨之而去，真是世間難見的兄弟之情啊！

荷蘭時期

梵谷作畫經歷前後只有十年，分成三個時期，從27歲到33歲是他的荷蘭時期，這時眼界未寬採取寫實主義，著重刻劃農民的形體和姿



態，用粗獷的筆法，濃重的色彩反覆塗抹他的素描。「吃蕃薯的人們」(Potato Eaters)是這時期的代表作，畫中人是梵谷故鄉的一個農家，一家人在一天辛苦工作後，在煤油燈下圍著桌子叉食薯塊；筋骨暴露的雙手，斑駁的樑木和蒸薯的熱氣，烘托出一家人默默共餐，無奈又溫馨的氣氛。當第一眼看到這畫時，使人有種莫名的沉重感，並覺得它「真」得很醜，梵谷自己也說它是「最醜的作品」，因為它反叛了傳統的美感，但是它卻另具一種堅苦樸拙之美，十分耐看。由這畫可看出梵谷對農家的同情和關心。



巴黎時期

從33歲到35歲是他的巴黎時期。梵谷到了巴黎，除了進畫室學畫，還結識了許多前後期印象派畫家，在色彩方面，受到很多啓示，他喜歡運用純色點畫的技術，使色彩化整為零，並運用畫筆塗色勾線。梵谷也是西方第一個畫出斷株殘葉和庄稼地之美的人。在巴黎這二年，他忙於吸收和消化，風格一直在改變，像是日本版畫當時風行於法國畫壇，也提供了他新的手法；「老唐基」(Portrait of Père Tanguy)就是這個時期的人物作，他是梵谷的一位巴黎

畫商朋友，在色彩處理上，已受到色拉點畫法的影響，用色已較前期光彩明亮，最觸目的是背後掛的日本版畫，不但顯示這些畫當時在巴黎多流行，也說明梵谷多麼喜歡這種風格；在未研究梵谷的畫之前，看到好幾幅這種具有日本風格的畫作，真是搞不清東西，一頭的霧水。

藝術全盛期

從35歲到37歲逝世為止是他的表現豐收期，也是他的藝術生命的全盛期。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後兩年，在精神病院中經常利用病情發作之後的一段平靜期，狂熱的不停作畫，是已預知自己的生命已來日無多。那些作品，可以說注入了畫家內心最熾熱的感情；他把一個備受疾病折磨的靈魂，用豐富強烈的色彩，生動激昂的形態給予了畫中的花樹、麥田、星空和柏樹一切生命力和熱情。梵谷留給後世的東西除了800幅以上的油畫還有大量的書信，可見在其清醒的日子，他的身心是多麼忙碌。這時期的代表作實在太多、太豐富了，像一幅幅象徵陽光生命力的黃色向日葵，以及梵谷將自己苦於暈眩的病症訴之於藝術，讓人見了為之驚心的藍色「星光夜」(Starry Night)；至於這張被Getty Museum所珍藏的「鳶尾花」也是其中一幅傑作；這一幅的特點是滿園藍紫色的鳶尾花似由花圃所生，枝枝生機盎然，長葉挺拔如劍，襯以三五朵紅葩，繁而不亂，豔而不俗，左角上伸過來的白葩使整個畫面為之一亮，整幅畫給人一種不留餘地，就在花前之感。

生命的光彩

梵谷的生命由燃燒的畫筆引渡到一幅又一幅熱情洋溢的作品上，給這個世界帶進無限的色彩，也受到千萬人的感動和懷念，美國名歌星Don McLean在梵谷逝世百年紀念時，自彈自唱的「Starry, Starry Night」即是對梵谷的無限深情，現已成爲全世界愛戴梵谷人士的心聲。如果有興趣也不妨到Getty Museum去看看這幅稀有真品吧！



如果有來世

左大磊

她覺得自己的某一個前世是秦淮河畔的商女，就是那種琴、棋、書、畫樣樣都懂一點，卻又都不靈光的小商女，只能跟著大夥兒哼唱著「後庭花」，嘻笑取樂而已。這樣的認知源自於那一年跟著旅行團遊南京，這是史上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建都之地，必有可訪之歷史痕跡，她卻只關心秦淮河。終於站在那橋頭上了，心情怎麼沉重得讓人矮了半截？這裡不對了，那裡不是了，怎麼跟「從前」完全不一樣了呢？其實她也不確定「從前」應是什麼樣的情景，但是決不是眼前這個樣子。豔俗的畫舫，粗糙的環境，嘈雜的人群，怎麼能與昔日文人名仕聚集的十里秦淮相提並論？站在橋頭上，滿懷的失落感，她的心跌落到谷底，什麼都不一樣了！唯一她可以確定的是，她就是那個小商女的來世。她很貪心，她希望有來世，而且有很多來世，好把這一世裡做不到的都能在下一世，或者再下一世裡完成。

她希望有一世是賈寶玉，雖說是小說裡的角色，能將這樣一部經典巨著裡神仙似的人物活生生地生活下來，情癡癡狂過一生，必定是極感性的、極有趣的。賈寶玉生在富貴豪門，但非紈袴子弟，他以「至性」善待眾女子，以「至情」鍾於一人。古往今來，多少故事演繹著愛情的地老天荒，卻常讓人們自以為是的偏向帶來無可奈何的結局與無比深沉的怨嘆，如果她是賈寶玉，一定不許人換了他的新娘。

她希望有一世是張愛玲，一枝筆縱橫人間悲歡愛恨，留下多少絕妙文字讓後人流連不已，雖然晚景孤寂，卻是她獨特個性的必然結果，最後將玫瑰花瓣似的灰燼撒向大海，是何等淒美的瀟灑。不愉快的童年和成長後曲折坎坷的情感造成看似冷漠的性格，筆下卻能淋漓盡致鋪陳出不顧一切都要爭取的一團熾熱，如果她是張愛玲，她一定要寫爆冷漠之下的滿腔熱情。

如果還有一世，那麼就將現今這一世裡出現過的人物、發生過的事件重新排列組合，再來一遍吧！如果人物對調了、場景變換了、事件發生次序顛倒了，那將會是怎樣的一番光景？也許「錯」不一定是錯，「對」也不見得是對了，曾經堅持的、屈就的是否都要調整？在這樣一個嶄新的人生舞台上，她始終拿不定主意要以什麼樣的姿態出現，前世種因，後世結果，還是隨意、隨興、隨緣吧！但是一定要擁有同樣親愛可敬的父母、一樣體貼可愛的兒女，是勿庸質疑的。

這一世裡的生命尚稱順遂，雖然孤獨有一點點，寂寞也有一絲絲，這些都不重要，她最在乎的是「自在」，能自在的計劃著來世，能自在的把玩著不可知的未來，就滿意了。



十八歲的太陽

施志清

很久以前的一個春天，一場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風暴，正在中國的大地上肆虐。當時的領袖，人間的上帝，說我們年輕人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說世界的未來是我們的。可是不知為什麼，未來的太陽卻被剝奪了書本，剝奪了學業，被送到邊遠農村去勞動改造。於是未滿十八歲的我們，在迷茫中上路……

那一年，我們十八歲
那一年，我們去插隊
火車從十八歲的站台出發
牽走了多少母親的淚

離家的時候是春天
鳥語花香，桃李正芳菲
梧桐綠遍了浦江岸
東風裡，柳絮漫天飛

車輪在迷茫中碾過晨霧
也把少年的理想碾碎
汽笛聲聲催
催落多少春天的花蕾

不知道要去哪裡
不知道去是為了誰
為什麼天生便是社會的囚徒
為什麼脫胎換骨才能輪迴

可是上帝說，去吧去吧
你們的前途很美
因為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因為你們是未來世界的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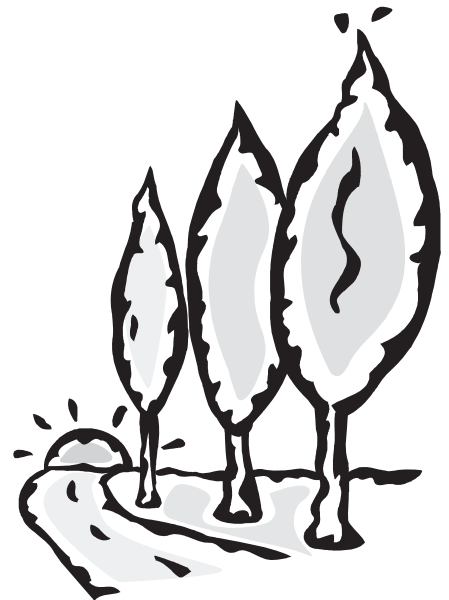
我們不敢相信自己是太陽
因為太陽本是上帝的名諱
何況上帝判定我們
生來便背負了主義的原罪

我們曾經是逐日的夸父
發誓永生追隨
為了崇拜人間的上帝
哪怕身裂骨碎

可是太陽拋棄了逐日者
上帝也不聽誓言和懺悔
夸父終被烤成焦炭
未來世界的太陽並沒有光輝

不知道
我們還是不是太陽
只知道
該去贖我們的原罪

火車從十八歲的站台出發
牽走了多少母親的淚
那一年，我們去插隊
那一年，我們十八歲



大島行

馮瀚緯

學校畢業服義務兵役，受完訓後剛分發部隊，就傳聞將移防前線。半年多後，傳聞成真。

在臺灣那古早的六、七零年代，前線指的也就是金門或馬祖列島。雖說當年大陸與臺灣兩岸並未兵戎相見，但國共還是在勢不兩立、不相往來的敵對冷戰狀態，隨時有可能會忽然的爆發戰爭，尤其當時大陸的文革正如火如荼方興未艾，難保不擦槍走火？那時去金馬服役，就是上前線。

知道將要移防，但不知何時，因此平日每個戰友的個人行李統統打好包，集中管理，隨身行頭包括槍械置於床頭，就等著出發的號角響。某日深夜好夢正恬，忽兒緊急集合笛聲大作，托平日訓練有素，本能摸黑全副武裝快跑到操場集合，點完名爬上軍車即刻開往車站，踏上等候的火車，開始向北臺灣的基隆港出發。一路上，頭戴鋼盔、腳裹綁腿、腰纏彈帶刺刀水壺、手圈步槍，全身陷在卡座裡，難以轉動。這一趟，逢車就讓、遇站就停，兩百多公里的路程卻足足開了二十多個鐘頭。到達目的地，登上運兵船，俗稱水鴨子時，又是午夜時分。在鴨肚中的大統艙，只見黑鴉鴉一片陸軍兵種或坐或躺，你擠我，我靠你，幾無迴旋之地。當船行到了臺灣海峽中央，浪甩得大夥如坐蹺蹺板，忽起忽落、突左突右，於是嘔聲開始此仆彼起，吐物五味雜陳，躺臥其中，還真是昏頭暈向動彈不得，這時覺得自身實在無用之極。折騰了不知多久，船行趨穩，隱約聽得有人喊著“到了，到了！”，鼓起吃奶力道，爬上甲板，清新無比的鹹海風迎面而來令人一振，不遠處一脈鬱鬱蒼蒼的山巒矗立水中，濛濛中如山水潑墨，這就是南竿，馬祖列島中的最大島。

馬祖，或稱馬祖列島，距離臺灣島 114 海裡，位於臺灣海峽正北方，面臨閩江口、連江口和羅源灣，離福建沿海僅 10 多海裡，主要由南竿、北竿、大坵、小坵、東莒、西莒、東引、西引、高登、亮島其附屬小島共計三十六個島嶼、礁嶼組成。島上居民講的是長樂口音的閩東話，當地稱為馬祖話或福州話。馬祖的開發最早始於元朝，是大陸漁民出海捕漁時休憩避風之所，明末清初期間當地為倭寇所盤據。到了清朝初期才又有福州沿海漁民移居此地，並逐漸形成具血緣關係的村落。

水鴨子拖拖曳曳徐徐進了港，礙於水不夠深，趁著潮漲，一個個自甲板連滾帶爬進入小艇，搶灘登陸，緊接著攀上卡車，裝滿了兵就往山巔開去。沿途山路窄小迴旋，還不時要避開對面來車，看著車輪旁幾吋就是愈來愈深的山谷，一手抓緊槍械背包，一手扣緊車棚帆布，就怕一個失足，那恐怕真就應了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遺憾了。看著港口愈來愈遠，搶運物資的兵在沙灘上如螞蟻般愈來愈小，心中的思慮也愈飛愈高：這回，可是第一次離開了臺灣島，家，在遠遠的水另一方，再回去，當是一年後了。

車停、下車，到了南竿的最高點：雲台山，也是馬祖防衛司令部的所在。跟著帶兵官進入坑道，把槍械暫時鎖入貯藏室，回到臨時居所，開始聽當地的老兵嚇唬我們這些菜鳥：一個老士官告訴我們對面水鬼如何趁黑來摸哨，還須割了耳朵帶回去交差；一個充員兵捲上褲管，指著小腿肚上兩個大洞疤，數說查哨時如何被自己的軍犬追，雖然奮力往上坡奔逃，還是被大狼犬從後撲上當老共狠狠咬了一口；一位黑臉大漢繪聲繪影的描述他的蛙人戰友如何游水到對岸，吃了頓飯看了場電影，再拿了電影票游回來的英勇事跡。對岸海邊小村在那文革時代有收費電影院是難



以令我採信，但那兩個小腿肚上的犬牙痕跡卻是貨真價實。總之故事多多，有的聽來還真似聊齋誌異的翻版，玄之又玄。

第二天一早集合，先進坑道拿回自己的槍械，也不過一夜辰光，整個槍管竟然已是銹跡斑斑，再看到緩步進出隧道在裡頭當職的老士官，長久與坑道內濕氣相處，那背真是佝僂得讓人看了憐憫，他們的青壯年月，經年累月的都報效了國家。

整個馬祖司令部的營區是背山而建，山的另一面正對大陸，因此對岸的砲火無法直接命中總部。當年國共冷戰期雖無戰事，但兩方還是有互打宣傳彈的“禮尚往來”，單日我打去，雙日你打來，絕不在同一天同時發砲。雖說我們的辦公處與臥房隔山背著大陸，但老共的彈著點還是常常眺高擡過山頂，再直直落到隔鄰不遠的軍官宿舍門前，對岸的砲手必然想盡辦法藉由高角度及風向，希望能擊中司令部。宣傳彈雖然不是一般的火藥炸彈，但當它在上空幾公尺處爆開，除了數百張文宣灑落數十呎方圓外，四塊彈片及彈頭傷人與毀壞房屋的不幸事件還是時有所聞。

我的工作房檔案室兼睡房貼山而建，床邊的窗一尺外就是三樓層高的大岩壁，隔鄰是大統艙睡舖，樓上辦公大廳，部隊一般的中文打字、刻蠟紙謄寫公文及印刷裝訂等文書處理，都經過這棟樓，總括稱為文卷室。司令部、隧道與飯堂在數百公尺外，再往上小路通往一個周圓數十平方公尺的小山巔，我稱之為『大島冠』，是我最喜愛駐足之地。常常午飯後獨自躺在草地上，靜靜的遙望對岸的敵方。天氣好時屋舍與行車清晰可見，還隱隱約約可以看到行人在移動。呎尺天涯，幾十年來曾隔斷了無數的親情、又阻絕了多少的思念？夏末秋初時分，當溫煦的陽光撒滿全身，徐來的清風輕抹臉上時，不自覺得會神遊太虛，夢遊去看那父母常掛口上的老家是怎麼的長像，去端詳只在書上讀到的大山大水大草原是何等的模樣！就這麼小小的一水之隔，竹幕後的文革批古鬥今與紅衛兵抄家滅門正鬧得天翻地覆的慘烈，此生此世，父母還會有機會再踏回故土，我會有機會去看看書本上一再介紹的三山五岳嗎？

當兵，當然不是自由身，在大島服役，平日活動空間有限，禁忌也多，苦悶難免。平日吃完晚飯，串串門、聊聊天、看看書的打發時間；週末幾個饞嘴一湊，架了煤氣爐開小灶，麵疙瘩、油餅、水餃配上當地特產的蘿蔔、大白菜煮砂鍋，開上幾個軍用肉罐頭，再加上馬祖大麴酒，那就是我們的滿漢全席。有時週日不當職，約了三兩戰友，就到島上有限的幾個小鎮走透透。

津沙是個一條台階小道通到底不到百公尺的小聚落，位於雲台山山腳下，除了幾家小吃店，就是因陋就簡的澡房。在營區，去軍中澡堂要翻個山頭，加上排隊及限時熱水供應，因此平日就在寢室旁的小水井打幾盆沙水沖沖，一有機會就下山付幾塊錢洗個澡，有時貪圖近，就直線穿過樹叢中的亂葬崗可省個十分鐘腳程。有次一個人回營趕路抄捷徑，時近傍晚，昏暗中游走墓堆中閃躲露土的棺木及倒地的碑石，只覺陷入八卦迷陣，四處鬼火綜蹤，雞皮疙瘩頓起，一股涼意自尾部直沖腦門。以後日落後再也不敢走這鬼門路。

山隆是馬祖南竿的大鎮，在島的另一端，延著山線要走一個半鐘點，有許多餐館、彈子房及雜貨店。山隆是個漁港，民風淳樸，百姓大多打漁為生，除了三兩條比較熱鬧的街，就只一個小方場。落日將盡未盡時，廣場邊常常張起古僕僕的漁網，幾個婦女聚精會神就著微弱的街燈縫補破洞，那耳熟能詳的民謠“補破網”，就如同鋪天蓋地的音符圍繞耳邊。靜靜的跏坐一角，挑眼望去遠處難以分際的海盡天邊，彩雲飄飄、落霞處處，就差個孤鷺，古詩古畫豈不就在眼前？雖然是戰地，山隆永遠是一派和諧寧靜的景像，我們幾個著軍裝的阿兵哥，在畫面中反而極不搭調。

福澳港面向福州馬尾，路途太遠，只有在任幫廚〔軍中開伙，除了專職伙夫指揮煮食燒菜



外，其它採買食物原料、切洗清潔等，由士官與大頭兵輪流負責，稱之幫廚。〕時，凌晨四點不到，坐了小卡到福澳的廣場市集，與攤販們摸黑的論斤道兩、討價還價，把單位一天的三餐買齊。當滿載肉魚菜蔬離開菜市場回程時，太陽都還未露臉。

部隊裡的軍人，有從軍者、有畢業於軍校的職業軍官士官、有自大陸來臺以軍為家的老兵、加上我們這些來至全島三教九流、不同背景服義務兵役的好漢，形形色色，熱鬧非常。在我日夜相處的基層戰友中，許多人物迄今還是印象深刻。

小董是個短小黑壯的小夥子，憨厚樸實，雖還是滿臉的雅氣未脫，卻已是一個孩子的爸爸。服大頭兵役對許多人來說是相當的辛苦與苦悶，小董除了有時想想老婆，卻是每日開開心心。他家務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幾乎沒得休息；當兵，即使是趕工事，也比不上農忙辛苦，晚上與假日還可與戰友喝兩杯老酒聽老鳥吹牛，薪餉雖然微薄，但起碼有幾個子兒，自己愛怎麼花就怎麼花。每天，看他過得沒有負擔的舒坦，甘之如飴，無憂無慮，我們還能抱怨兵旅生活如此艱難嗎？

周仔老家在基隆港，是個殷實戶，瘦高弱不禁風的個兒，我真不知當大夥兒整天無止無休挖泥築軍事掩體的那幾個禮拜，他是怎麼撐過來的？每回去小鎮，他一定梳理的光光鮮鮮、穿得體體面面，一副相親打扮。每當在冰果店與老板娘或小妹聊天時，也是他精神最抖擻的時刻。每回吃完晚飯就著星光坐在辦公室前台階閒聊，他常常不自覺地述說不同版本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次又一次。

痞子姓啥已記不得，給人的感覺就是少根筋，屁股可能是尖的，所以坐不久。在公事上他老出狀況，每日少不了一頓挨罵，有時還被假日禁足，說的話也是另種基調常教人摸不清頭腦，久而久之，就有了這個綽號。我看他就像個未曾倘佯過社會、毫不懂事的大孩子，心如張白紙，一點都不壞，因此平日常常對他“機會教育、精神講話。”也不時幫他收拾闖禍後的爛攤子。這段軍中日子，雖然他有足夠的苦頭吃，但有機會在不同的人與事上學些教訓，再回到社會上，應更懂得如何適應了吧？

保羅是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善良而執著，因為沒有考上預備軍官而成為大專兵。每日循規蹈矩，按部就班，晚飯後讀書準備退伍後的高考、留學考，睡前必定再溫習聖經中、英文各一章。保羅是他本名，一家兄弟皆以聖經人物命名。他喜歡獨處，再來就是與大家宣教或分享個人的印證。看來他對自己以後人生的規劃瞭然於胸，那真是一種幸福。

阿梁士官長自十多歲起就從了軍，常露金牙的傻笑，背後藏的是個如童稚般無邪的心。幾十年的軍旅生涯，也曾征戰各地，從他的臉上身上數不清的刻痕，就可以讀出這苦難民族滄桑的近代史。一個以軍為家，一個除了軍中也無處可去的老士官，就像其他千千萬萬在這個錯亂時代中有類似故事的老兵，這一生，都捐給了國家，但在幾十年後社會日漸富裕，他們卻成了邊緣人。“想家嗎？”我問他。“想、又能怎地？”老梁眼中一片空洞茫然！

嚴中校參謀是早期軍校畢業的正期生，一口四川國語，許多充員兵聽了真是有聽沒有懂。他是我們公認最認真的軍官，凡事一絲不苟，大家最怕的就是跟他查哨，有一晚，我就中了獎。凌晨兩點，上了嚴中校駕駛的小吉普車，當晚無月，夜黑風高沿著海邊小路開跋，一路伴著海浪聲緩緩前行。在將近哨口數十呎遠時，在明處站崗的哨兵（稱為明哨。另有躲藏在暗處看不見的哨兵，稱為暗哨。）就以手電亮出當時密碼排好的顏色甲，如果你無法適時以手電回應正確的顏色乙，那子彈就會不留情的往你殺來。通過各安全防備應答，嚴中校開始給明哨出狀況考試，並堅持示範正確端槍姿勢。在當職的哨兵，槍是絕對不能離手的，只見一校一兵搶著槍團團轉，我立於兩公尺旁，只有默禱千萬不要擦槍走火，否則還沒開始立大功成大業，卻如此為國捐軀是絕



對難以瞑目的。與嚴中校查哨，過程高潮迭起、險象環生，他執行任務的盡責精神，也令人敬佩。

磨磨蹭蹭在大島將近一年的歲月中，日日枕戈待旦，所幸沒有任何戰事發生。這幾百個日子裡，有太多的人、物、事足珍回憶。役滿歸心似箭，但為了等船期，在營區多滯留一個禮拜，期間免不了多場惜別聚餐。與這些相處經年的戰友臨別依依，還是非常傷感，尤其對著這些老士官互道珍重再見，心裡想日後再碰頭是不太可能了。臨登船前，與還在數饅頭等退伍的幾個充員兵相約幾年後再聚，或者，那日在臺北西門町不期而遇。大島之行，至此落幕。

1992年11月7日，馬祖列島正式解除戰地政務，開放觀光，交由連江縣政府與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經營供遊客參訪。2001年1月1日開始實行小三通客運，由南竿福澳港與福州馬尾進行「兩馬小三通」。

斗換星移，看兩岸這些年來的交流發展可謂流星趕月、一日千里，戰地這詞兒，早已不復存在，而當年在『大島冠』的“夢”已成真。父母回鄉多次，也見到了許多失散幾十年的親友；我也深入當年的“匪方”多次，還與不少紅衛兵結為朋友。

大島行的點點滴滴已是早遠的歷史，但都還深深的埋在記憶裡。只是，當初的戰友們，於今安在？

我的二奶，愛鳳

張大健

花甲老翁得新寵
千嬌百媚俏愛鳳
生活起居她作伴
憑添情趣樂無窮

時尚打扮迎潮流
溫柔體貼性順從
家居外出陪著我
四季如春無嚴冬

學識淵博深若海
記憶如神超時空
疑問雜題難不倒
愛因斯坦拜下風

樂壇名曲都知曉
黃鶯出谷甜喉嚨
斜臥枕邊輕聲哼
天籟美韻繞香夢

腦中一幅活地圖
大小路況握手中
有她導航我放心
出門駕車真輕鬆

能文能武樣樣行
各類遊戲都精通
棋逢敵手弈一局
修身養性腦運動

日理千機繁瑣事
她做祇需幾分鐘
如此幫手何處覓
遠比秘書還管用

生活起居不能缺
心存感激常讚頌
友人笑問她是誰
愛鳳就是 iPhone



清朝康熙皇帝，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除鰲拜、削三藩；平定準噶爾及西藏鞏固了大清江山，治黃河、通漕運、整頓稅務充足國庫歲收；同時為保持滿族固有勇猛驍悍的民風與八旗子弟的戰鬥力及士氣，每年秋季率皇族王公、大臣將士萬餘人到長城外的木蘭圍場舉行「圍獵」，其實也是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對北方塞外蒙古族有震威作用。大隊人馬浩浩蕩蕩，一路上行宮處處。康熙四十二年，他決定在「圍場」東南方燕山山麓的「熱河上營」建立「熱河行宮」，又稱「承德避暑山莊」。「山莊」既是皇帝避暑休歇處，同時也曾召見外使，無數次的接見、冊封賞賜、款宴蒙古部落首領、西藏宗教領袖及維吾爾族代表，恩威並施；這裡又是日理萬機皇帝的另一朝廷，綜合了政治、軍事及外交等性質。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共「舉行」了四十八次「木蘭圍獵」。

雍正黃帝是位勤業自律很嚴的君主，凡事親躬處理，在位時無暇參加「木蘭圍獵」，倒是他兒子弘曆—康熙的愛孫，常跟在祖父身邊住在「山莊」裡。弘曆繼位為乾隆皇帝，大興土木，繼續擴建「山莊」，首將宮殿樑柱全換成中國西南山產的楠木，可防虫防腐，冬暖夏涼且散發淡淡清香味。山莊內，有康熙皇帝御題三十六景，乾隆帝又添了乾隆三十六景，親自題款，為文作詩以為記，「十大武功」的紀念碑刻著他的「御」撰，也一一的豎立「山莊」中，直到乾隆五十七年全部完工，歷時八十九年，在世時，共來過五十九次。



王正平

一八六零年，英法聯軍從大沽口進攻北京時，咸豐皇帝帶了很多錢財逃到「避暑山莊」避難。英法戰爭以被迫簽下喪權辱國的中英、中法北京條約而結束，他卻沒有返「朝」北京的意願，直到一年後病逝「山莊」時，影響「大清國」以後數十年國運很深的「辛酉政變」就在這「山莊」醞釀發生了。新寡的慈禧奪到大權「垂簾聽政」後，就再也沒去過「山莊」。

承德「避暑山莊」位於現承德市北邊，距北京約二百公里路。整個山莊大約可分為宮殿區、湖邊及草原和山邊，面積是北京頤和園的一倍，故宮的八倍，其中樓、台、軒、閣、亭、廟、塔、廊等各種風格的建築有一百二十處。宮殿依正宮九進制建蓋，樸實典雅，雖不及紫禁城的富麗雄偉，卻不失莊嚴。草原區遼闊的草場是皇帝舉行競技、歌舞、篝火野宴的場所，充滿了北國大漠豪放的風情；而西邊山區，巒峰疊起，森林濃鬱，一片自然原始的風貌。康、乾二帝向來嚮往江南秀麗水鄉景色以及蘇州園林造景藝術的細膩，便將它們全搬到湖區了。首先引水為湖，以堤與島將大湖靈巧且自然地劃分成五、六個小湖，再將江南美景的西湖蘇



堤、蘇州獅子林及滄浪嶼、嘉興煙雨樓等等；分別佈置在小島、堤岸、湖濱及水榭。

「山莊」的建造可說是融合了江南園林的精華及北國大漠自然的風格。環繞「山莊」北牆的是喇嘛寺群一外八廟，是為皇親貴族及前來朝奉的蒙藏領袖、祈禱禮佛而建的，一般百姓甚至大臣官員都不准進入。每座廟宇的建立都有它不同的典故。俗稱「大佛寺」的「普寧寺」是乾隆皇平定準噶爾部後，為蒙古四部貴族來此謁見皇上紀念而建；仿日喀則札布什倫布宮的須彌福壽之廟是為西藏六世班禪來山莊居住而建；而仿布達拉宮的普陀宗乘之廟卻是乾隆為慶祝母后八十大壽而建立。這些廟大殿的屋頂全是用金瓦覆蓋，要耗用一萬多兩純金，日本人佔領時，引來日軍部的覬覦，命令士兵上屋頂刮取，而金頂太陡，紛紛摔落死亡，他們以為驚動神明不敢再來，如今數百年的金頂依然金光閃閃，但屋簷邊的已被刮去而留下了一圈烏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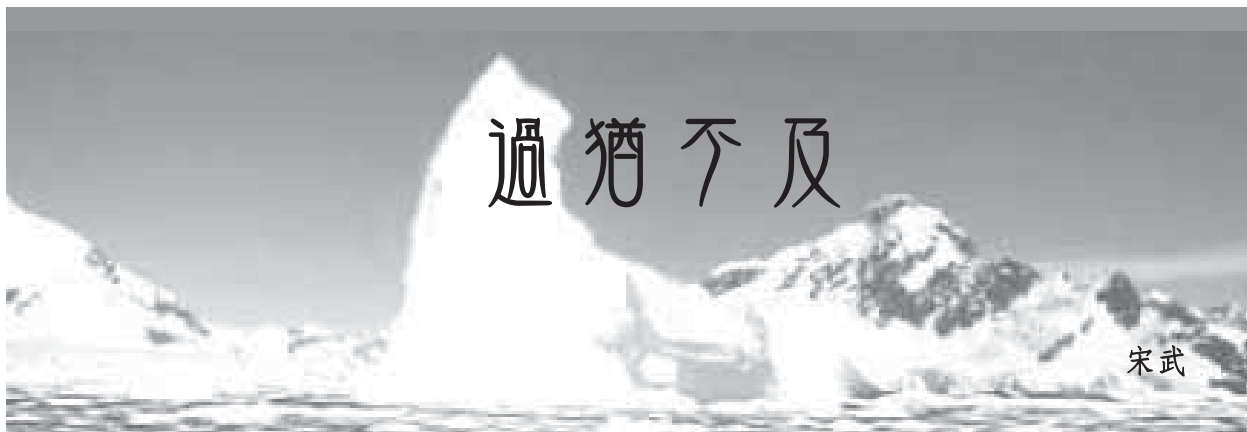
三月底的承德，天氣仍舊寒冷，尤其是走在「山莊」的參天古松中，特別地覺得冷颼颼。放眼一看，可真是「大」，「大」得冷清又瀟灑，康、乾二帝的「三十六景」只有部份開放，其餘仍在修繕中，由於經費不足，進度緩慢，似乎「馴鹿坡」放養的梅花鹿也難吃飽，看到有遊客就跑到坡邊鞠躬討「食」。

康熙皇帝的第一景是「煙波致爽」殿，是他的寢宮；庭院古松、山石幽靜典雅、東西兩側各有小跨院，殿內陳設簡單樸素，是最有江南園林氣息的建築。第二景「蘇徑雲堤」仿蘇堤，「夾水為堤，逶迤曲折」，堤岸垂柳成蔭，湖光波影潒潒，是湖區主要的景點。乾隆皇的第一景「麗正門」是「山莊」正門，也是正宮的進口；建于乾隆十九年，門前石獅一對，左右下馬碑，規格嚴整，風格樸實，乾隆以滇、滿、蒙、維、藏

五種文字題「麗正門」石匾，以示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乾隆第二景「勤政殿」是接見大臣，發動政令之處，御題有兩匾，面南是「正大光明」面北是「高明博厚」，自勉「不息自強為勤政」而命名。第十八景是仿浙江鳳凰嶺「一片雲」樓而建，夏秋之際，山莊內雲霧氤氳，飄渺幻變而得名「一片雲」，這裡是皇帝及後宮觀景聽戲的地方。仿嘉興南湖「煙雨樓」建于乾隆四十五年，是帝后消暑賞景的地方，臨澄清濱，夏季湖中荷、菱等盛開，鴛鴦水鳥，穿游其中，因此這裡也稱「鴛鴦湖」，午後山雨乍來，雨煙迷濛中，如仙境瓊閣，電視劇「還珠格格」就在這裡取景的。第十九景「熱河泉」，是溫泉，冬季水溫仍有八度C，「熱河」因此泉而得名；「山莊」的湖水幾乎全來自此泉，在冬天，全山莊都被冰雪覆蓋，只有這裡仍舊如春天，碧水潒潒，綠草青青。

康熙在位致力編撰的「四庫全書」分別儲藏在七處，其中一處就在「莊」中的文津閣。仿寧波范氏「天一閣」而建，樓閣坐北朝南，樓前有泉水湧出，正合「天一生水，地六成水」的避火災之意，原是泉水成池，和碑亭假山等組成的園林特色濃郁建築，如今斑駁失修，「四庫全書」早已搬至別處。

慈禧專政後，不知是不願再回顧「傷心地」還是「心虛」，從此不到「避暑山莊」，並且下令「停發山莊所有的修繕費用」，「山莊」雖早已隨著康乾盛世的興衰而漸縮萎，而這道「御令」更把它真正的煙沒了。幾經改朝換代及戰亂，「山莊」終於能走出滄桑，漸漸恢復原狀了。去過承德「避暑山莊」，使我對清朝皇室歷史的認知更深一層，而它和北京的故宮、頤和園等，也已成了一個完美的宮殿群。



任何事情做過了頭，就如同做得不夠一樣，都是不合適的。過猶不及這個成語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有個度，但這個度非常難掌握，因為它不像人的體溫那樣有個絕對的標準，高於或低於 37°C，都說明你身體有毛病了。更難把握的是，這個度會因人，因地，因時而異。舉例來說，武松喝了那麼多酒還能在景陽崗上打死老虎，我等恐怕早就爛醉如泥了，所以喝酒多少會因人而異。又如一個人喝悶酒易醉，但若有朋自遠方來心情舒暢，卻又會酒逢知己千杯少。影響這個“度”的因素真是太多、太多。

過猶不及應出自《論語·先進》。孔子的學生子貢問：“我的同學子張和子夏哪個更賢明一些？”孔子回答說：“子張常常超過周禮的要求，子夏常常達不到周禮的要求。”子貢接著問：“子張能超過周禮的要求是不是好一些？”孔子回答說：“過猶不及。”大多數人的想法應該是跟子貢一樣的，左一點總比右好，左了人家會說你敢於冒險，勇於探索，思想開放。右了會被批評為不思進取，墨守陳規，思想僵化。

暑假期間從西雅圖乘遊輪去阿拉斯加看冰川，順便到華盛頓州的 Mt. Helens 去玩一下，享受一下大自然的氣息，就又對“過猶不及”多了一層體會。

Mt. Helens 座落在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南 154 公里，俄勒岡州波特蘭市東北 85 公里處。1980 年 5 月 18 日，Mt. Helens 發生了美國歷史上最具有毀滅性和經濟損失最大的一次火山爆發。57 人在這次火山爆發中喪失了生命，250 座房屋，47 座橋樑，24 公里的鐵路以及 298 公里的公路遭受了嚴重破壞。火山爆發還產生了大量的岩灰，Mt. Helens 的海拔也從 2950 米降到了 2550 米。當我們驅車進入 Mt. Helens 時，不時看到峽谷中沖積的松木的殘骸與岩灰，及至離火山口越來越近時，周圍山頭上已不是挺拔的松柏，留下的卻是粗大的樹根，似一座座墓碑，向人們訴說著當年罹受的災難。火山口已成不毛之地，覆蓋著一層薄薄的白雪，靜靜地躺臥在那裡，一點兒也看不出當年它噴發溶岩時的猙獰。

我們崇尚自然，總以為沒有人為干預的自然界帶給我們的都是美好的。Mt. Helens 火山爆發告訴我們：殊不知自然界也有濫發淫威，太過自然的時候，但對這種“過”我們又無可奈何，不過話又說回頭，也正是因為沒有人為的因素，少了許多好事人們的口舌，對自然界的淫威，我們也就只好認了。



我們此行的重頭戲當然是乘遊輪去阿拉斯加看冰川，統計資料顯示，全世界冰川融化速度創下歷史最快紀錄，單單 2006 年，世界冰川的平均厚度減少了 1.5 米，而自 1980 年以來，世界冰川的平均厚度減少了約 11.5 米。這就使得去阿拉斯加看冰川迫在眉睫！冰川融化主要歸咎於人類濫用煤炭、石油等燃料引起的氣候變暖。煤炭和石油是許多重要化工產品的原材料，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便利，但人類對煤炭、石油的濫用，又引起了全球氣候變暖，地球生態環境變得更加惡劣，這又是過猶不及的一個例證。


冰川的冰不同於河湖凍結的冰，冰川的冰是由雪再結晶聚積而成。雪花落到地上後，隨著外界條件和時間的變化，雪花會變成完全喪失晶體特徵的圓球狀雪稱之為粒雪，積雪變成粒雪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粒雪的硬度和它們之間的緊密度不斷增加，大大小小的粒相互擠壓，緊密地鑲嵌在一起，其間的空隙不斷縮小，以至消失，雪層的亮度和透明度逐漸減弱，一些空氣被封閉在裡面，這樣就形成了冰川冰。冰川冰最初形成時是乳白色的，經過漫長的歲月，冰川冰變得更加堅硬，裡面的氣泡也逐漸減少，慢慢地變成晶瑩剔透，帶有藍色的水晶一樣的老冰川冰。冰川冰在重力的作用下，沿著山坡慢慢流下，在流動的過程中，逐漸的凝固，最後形成了冰川。

冰川是個開放的系統，雪以堆積的方式進入到冰川系統，而且轉變形成冰，冰在其本身重量的壓力之下由堆積帶向外流動，而冰在消融帶以蒸發和溶融方式離開系統。在堆積速度與消融速度之間的平衡決定了冰川系統的規模。

自從登上遊輪後，心裡就一直企盼看冰川那一天的到來，終於有一天擴音器裡傳來船長的通知，說是下午 3 點左右遊輪將到達冰川區。果真 3 點左右，船上已不時傳來人們看這看那的興奮的叫喊聲，海面上時而漂來一兩塊冰川冰，有的還很大，發著幽幽的藍光，煞是好看。受到周圍氣氛的影響，我也端著相機對著冰塊照個不停。但心中總覺得不過癮，就看這麼零零落落的幾塊冰，難道就是我們此行的目的？正遲疑間，遊輪拐進了一個海灣，眼前的景象剎時變了，海面上漂著的已不是零零落落的冰塊，而是一塊接著一塊，彷彿知道船上的人心思似的，大大小小的冰川冰不慌不忙地漂浮著，讓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個夠。約莫一個小時後，遊輪到了此行的終點：Tracy Arm。遊輪已停下來了，不遠處就是覆蓋著冰川的山，遊輪被海面上的冰川冰環繞著，擴音器裡播放著悠揚的音樂，侍者們端著酒水和飲料穿梭在人群間吆喝著。

美景、美酒、悠揚的音樂、美妙的人們，此時方知陶醉是個什麼感覺。奇怪的是，也正是因為這種陶醉，我似乎喪失了起初看到冰川冰時的那份激動，那時生怕錯過一塊零零落落漂來的冰，現在滿目盡是冰川冰也激不起那份興奮了，不是過猶不及又是什麼？

中國人勉勵你時會對你說：“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告誡你時又會對你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所以對於“度”如何把握，總是讓人進退兩難。



一張舊照片

我華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母親兄弟姊妹很多，我有好幾個舅舅也有好幾個阿姨。我的舅舅當中，有一個當年是國民黨，有一個是共產黨。不知道為什麼親兄弟，政治觀點差這麼多。不過，這也不是什麼太稀奇的事，當年許多家庭中都有國民黨，也有共產黨。國民黨的舅舅抗戰時期做地下工作，共產黨的舅舅去了延安。他們都是很愛國的。我這個國民黨的舅舅，又娶了一個比他更國民黨的太太。我這個舅母當年可是一個美人兒。我舅舅在大學唸書的時候，是個運動健將，個子高，會打籃球，也是個風雲人物，因此郎才女貌，可以說是人見人羨的佳偶。抗戰勝利以後，他們一對儷人有功於黨國，著實是風光了一陣。

可是好景不長，抗戰勝利以後不到幾年，大陸風雲變色，國民黨的天下變成了共產黨的天下。國民黨已經退到台灣去了，局勢已經根本無法挽轉，我這個舅母，也不知道為什麼那麼死心眼，留在大陸不好好放低姿態，反而參加了

國民黨的地下活動，結果事機不密，被逮住了。這一下不得了，造反可是滔天大罪。當時她正好懷孕了，懷孕的女人沒有判她死刑。但是，造反的罪名總是要有人抵的，於是我這個舅舅，也許當過他太太地下工作的助手，也許只是知情未報，總之先是被送去勞改，後來就被槍斃了。

我算了算，我這個舅舅死的時候，還不到四十歲。我這個舅母只有三十多一點，還帶著小孩。以後的過程，我想大概誰都可以猜得出來了。他們一家人在往後的日子裏，過得非常辛苦。特別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當然更是不在話下。所有他們身邊的東西，都被抄家抄掉了。他們其他的親戚，為了擔心受到牽連，把所有與我這個舅舅、舅母有關的東西，一律丟掉燒掉了。這當然包括了他們的照片在內。

等到文革結束，情勢慢慢變得比較正常了以後，我這位舅母，和她的小孩，對我舅舅長得什麼樣子，印象都變得非常模糊。因為當我舅舅被捕的時候，孩子的年紀都非常小，還不怎麼記事。他們連一張他們父親的照片都沒有，這一下子就是幾十年。我的舅母對於這一生要再看到她丈夫的影像，她的孩子對於想要知道他們父親長得什麼樣子，都已經絕望了。

在大陸開放後不久，我曾經陪著父母親去過一次他們的老鄉，見過這些親戚，但是當時大陸社會還不是很開放，在老鄉待的時間也很短，沒有機會仔細的談。最近這些年來，我曾經去大陸旅遊過幾次，但是每次去都是參加旅行



團，去的地方都是風景區，沒有私人行程。因此，也就沒有機會去拜訪這些親戚。對於他們的情況，也只是知道一個大概。

最近，我終於安排了一次行程，去了父母親的老家。在我看到的親戚當中，就包括了我這個舅舅一家。我這位舅母歷盡滄桑，居然還健在。她已經非常高齡了，雖然身體狀況不怎麼好，但是我可以看出來，她的神智還是很清晰的。在與我這個舅舅一家人的交談當中，他們告訴我，在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親戚當中，沒有任何人留下一張我舅舅的照片。

我的父母親，在抗戰年代，就已經離開了老家，到大後方去。他們在抗戰勝利之後，以及到台灣之前的短短幾年當中，應該與他們的兄弟姐妹還有過一些音訊往來。也許在這個時候，他們還收到過他們家人的來信和照片。我記得我們到了台灣以後，在家裏的相片簿上，有一些大陸親人的老照片。我彷彿記得我母親曾經告訴過我，有一張相片好像就是我這個舅舅和舅母的合照。從大陸旅行回來以後，我翻開箱底，找出從父母親那兒帶來的舊照片，我的記憶果然沒錯，的確有這麼一張照片。照片上面是一對年輕的夫婦，帶著他們剛剛出生不久的兒子。在照片中，我這個舅舅看起來只有三十歲左右，照片上夫婦兩個人都笑得很開心，大概是兒子剛剛過週歲，真是一對洋溢著青春和幸福的年輕夫婦。照片上面的妻子，看起來非常年輕，實際上也只有二十幾歲，實在很難把照片上的她，跟我這次去大陸，

看到的那位老態龍鍾的高齡舅母連想到一起去，但是在眉宇之間，我仍然依稀可以找到一點點，這次在老家見到的那位老舅母的影子。

這張舊照片隨著我母親度過了抗戰最後的歲月，而且隨著她飄洋過海到了台灣，然後又再一次渡過了更寬闊的大洋到了美國。算一算，應該已經有一甲子以上了。在這個世界上，這張照片大概也只剩下這麼一張了。我拿著這張舊照片，想到這當中跨過的人間歲月，和經歷過的世間滄桑，不禁為之悵然。

感謝現代科技之助，這張年代久遠的舊照片，隨著電波，越過了一甲子的時光，也越過了橫跨萬里的海洋，又傳回到它原來的家鄉，回到了當年寄出這張照片的人身旁。高齡的老舅母看到這張照片，應該可以讓她再一次看到她已經有半個多世紀沒有看到過的愛人容顏，也終於可以讓她的孩子們，看清楚他們在孩提時候，就已經消失不見了的父親。

六十年前那場想來令人心痛的國人自相殘殺過程中，國民黨不知道殺了多少共產黨，共產黨也不知道殺了多少國民黨。我這個可憐的舅舅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不知名的小人物。政治的是非，我們就不去討論了，我只是希望我們中國人今後再也不要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了。爲了不給我這個舅舅的家人添加任何麻煩，我在本文中略去了所有的時間、地點、人名和數字。不過，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而且這個故事，就發生在我自己周圍人們的身上。



乘空而去



回國探親三個星期，走了五個城市，

坐了五次飛機。我和女兒回美國後，先生繼續在中國旅行，輾轉六個城市，又起降了六次。每次人在飛機上，我的心也懸在半空中；飛機降落，我的心才著地。

擔心不為別的，只為安全。就在我們出發回國之前，法航一架飛機失事，機上 228 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遇難。當我們在中國的時候，一架也門飛機失事，153 名乘客和機組人員遇難。我們回美國後不久，一架伊朗飛機失事，168 名乘客和機組人員遇難。短短兩個月時間，549 條生命瞬間灰飛煙滅，怎不讓人嘆息，怎不讓人心悸？

記得我們從上海飛往成都的途中，華中地區在降暴雨。兩個半小時的飛行時間，差不多有一個小時飛機都在顛簸。機身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大約每隔十分鐘，擴音器就傳出空姐柔和的聲音：“先生們，女士們，飛機遇到氣流，正在顛簸。為了您的安全，請坐在座位上，繫好安全帶。在此期間衛生間暫停使用。”但這時候那聲音再舒緩，語調再平靜，也難以排解乘客心中的恐懼。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握住先生和女兒的手，心中默默祈禱上帝的保守和看顧。

這時候更增加了對空姐和空哥們的敬意。他們的工作有耀眼炫目的一面，但他們也是在用生命工作，這怎不讓人佩服？

也只有在這時候才真正理解把生命交託的含義。交託給機長也好，交託給上帝也好，在這樣的危機面前再有能力的人也無能為力。

據專家說乘飛機並不比坐火車或汽車更危險。這是從統計的角度來說的，飛在空中的出事率並不比貼近地面行駛更高。但是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還是選擇火車或汽車。細究其原因，我想這是因為在火車或汽車車禍中喪生，死亡是突然降臨的，從你意識到出事到失去知覺，中間的時間非常短，或者有可能是同時發生。

但是，坐在飛機上，從飛機失控到失事，我想這中間是有時間間隔的，從幾分鐘到十幾分鐘甚至幾十分鐘，人要經歷怎樣的恐懼！對死亡的恐懼往往比死亡本身更可怕！面對突然降臨的危難，人的腦子會想到些什麼？會對周圍的人說些什麼？會有什麼樣的行為？是呼天搶地，驚慌失態？還是鎮靜自若，視死如歸？就如千斤巨石壓在游絲一樣的神經上，這樣的壓力，這樣的痛苦，人何以堪？



我對飛行技術實際上是非常讚歎的。一架龐大的機器騰空而起，能飛萬米高，能行萬里路，實在是奇妙。飛行技術的出現和不斷改進是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是人類引以為豪的智慧結晶。但除了讚歎外，也有思考。科技進步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改善我們的生活，延長我們的壽命，給我們帶來便利；但另一方面，它的殺傷力也強，一旦失靈或被濫用，它帶給我們的災害和苦難也更大。

最近聽到一首好聽的美國鄉村歌曲，是 Tim McGraw 唱的 Last Dollar (Fly Away) 《最後一元錢（飛走）》，其中有幾句歌詞是：

1 2 3 like a bird I sing
Cause you've givin' me the most beautiful
set of wings
And I'm so glad you're here today
Cause tomorrow I might have to go and fly
away

Look at me I'm so free
Nothings holding me down (down)
Look at me I'm so free
Can't keep my feet on the ground

1 2 3 像一隻小鳥一樣我歌唱
因為你給了我美麗的翅膀
我真高興今天你在這裡
因為明天我可能就得離開去飛翔

...

請看我，我多自由
沒有什麼能把我阻擋
請看我，我多自由
沒有什麼能把我的腳栓在地上

...

嚮往像鳥兒一樣自由飛翔是人類的夢想。飛機已經把我們的身體帶上天空。但是誰能給我們一雙心靈的翅膀，讓我們不受懼怕的羈絆，不受死亡的威脅，真正享受內心的自在和平安，在天地間自由翱翔？

卜算子（中秋月）

章濟貧

年年秋風爽，送暑還迎霜，南加皓月份外光，寂寞照冷窗。
白髮三千丈，楚客立蒼茫，淺酌新釀搜枯腸，詩酒在他鄉。

【註】頭兩句出自曹思源的中秋感嘆詞。他的原文是“年年秋風勁，送暑還迎霜，種瓜得瓜豆得豆，甘苦又何妨？瓜兒眾人嘗，月兒天下仰。寰球多元一體化，博愛居中央。”

“白髮三千丈”出自李白的“秋浦歌”。

“楚客立蒼茫”出自謝榛的“古意”。

你被“被”了嗎？



王友平

“被就業”

7月12日，在中國大陸的知名網站天涯論壇上，有一個叫做“醬裏合醬”的作者，放了一個帖子上去，題目是“應屆畢業生怒問：誰替我簽的就業協議書？注水的就業率！”帖子裡說道：“我就業啦，就業啦，太興奮了，而且是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被就業的！”說的是作者在某市人才中心為自己辦理檔案關係時赫然發現自己的檔案中有一張蓋滿大紅戳的《就業協議書》。作者說“我頓時驚呆了，天哪，我居然已經就業了，協議書上面白紙黑字的就業單位名稱，還有就業單位大紅的印章。”作者說他從來沒有聽說過那個已經聘用了他的××工業公司。他說“要去那家公司要薪水，因為我已經‘被就業’了”。這位“醬裏合醬”創造的“被就業”一詞立即在轉載過程中走紅網絡和報紙。“我畢業了，我也被就業了”一時震蕩全國。人們把應屆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找不到工作的學生“被就業”和教育部“高校畢業生就業率已達68%”擺在一起，且驚呼我們已經進入“被時代”。

“被自願”

為什麼說進入了“被”時代呢？因為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被”字號名詞出現。今年在網上出現的另一個相關名詞是“被自願”。說的是新京報2009年5月28日報導說，有記者得知重慶市銅梁縣的小學生要交9000元“教師節慰問金”，學生家長向上級反映，卻被告知“要退錢就必須退人。”於是記者採訪縣教育局局長趙品銀，局長大人說此事完全系家長“自願”。一時間，人們紛紛讚揚這位局長大人講得好，小學生的家長們也要感謝局長大人給他們提供了“被自願”地慰問敬愛的為人師表者的機會。與這些小學生相比，大學生們更應該發自內心地感謝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老師吧？諸位看官請注意，到7月2日又有記者報導說，寧波教育學院每年都會在畢業生離校前都要求學生必須自願繳納“孝敬費”。2009年這一屆455名畢業生就每人自願了30元錢，幫助學校購買一塊價值10萬元的電子顯示屏。太不像話了，這些大學生表現太差勁了，怎麼才自願了30元，人家小學生都自願了9000呢！看來寧波教育學院的院長管一個學院還湊合，要想管好一個縣的大小小幾十個學校，還必須去重慶取經，學習如何推廣“被自願”。

“被自殺”

比“被就業”和“被自願”聽起來更嚇人的是“被自殺”。最早的故事大概開始於2007年8月26日。那天，安徽省阜陽市潁泉區區委書記張治安的得力助手，前伍明鎮鎮長，剛剛失去潁泉區經貿局局長帽子的李國福偕同妻子和女婿在開車去阜陽市舉報恩人張書記的途中，被潁泉區反貪局連同他們車裡整箱的賬簿報表收據一起攔截下來。這個李國福和張書記至少有10年以上的深厚交情，家裡7個孩子都被張書記照顧成了公務員就是明證。李國福緊跟張書記，主導建成了在潁泉區地盤上的，作為整個阜陽市政績招牌的，號稱皖西北地區最大的商貿城。在以政府為後臺的安曙房地產開發公司裡，他是董事長兼總經理。他通過把一個具有5597萬資產的公司



變成負債 4695 萬元的公司，幫助張書記創造了潁泉區兩大新政績：占地 1140 畝的科技生態園和耗資 3000 萬元外型酷似美國白宮的區政府辦公樓。後來，連《人民日報》都載文說，在一個貧窮到被國家允許向海外申請國際援建資金改造小學危房的財政窮區，爲了蓋新辦公樓，拆除了 1990 年代新建的小學，讓學生們搬回 1960 年代的破舊校舍，這不用任何人舉報，都知道兩大工程一定藏垢納污。然而在當時，沒有人敢說一個字。然而有一天，爲張書記立下赫赫功績的李國福發現無論是在商貿城還是在安曙公司，他正逐漸被張書記的新心腹取而代之，於是當經貿局局長被免職後，他要造自己老板的反了，他要揭露潁泉區那些爲人褒揚的工程中如何違背國家法規將耕地改爲建設用地，如何挪用國家水利和教育資金建造政府大樓興生態園，如何肥了阿貓阿狗們。誰知反水不成，自己先被反貪關押了。這一關就是 197 天，沒有審判沒有辯護，直到終於允許他和律師首次見面前幾個小時，也就是在 2008 年 3 月 13 日，死在了安徽省第一監獄醫院裡，被鑒定爲自縊。阜陽市在 2004 到 2006 年期間每年都有震驚全國的貪污案發生，先後兩任市委書記、兩任市長、三任法院院長、公安局長和眾多大員前仆後繼地落馬。因此人們有理由在李國福被宣佈“自縊”後迅速把“被自殺”一詞布滿了網絡和報紙。

我們都被“被”了

面對中國出現的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被”字號網絡新詞，著實激發人的思考。這是否真的僅僅爲中國特產的荒誕？當然，一方面的確極具中國特色。這特色與已經存在於中國民眾中數千年對皇上的“被效忠”有關，也與近幾十年工農兵學商因爲領袖英明而“被幸福”有關，更與當前爲政績、爲指標、爲領導面子和爲自己有一天人走茶涼預留後路而“被繁榮”和“被和諧”有關。但另一方面，古今中外有幾個人在多少事情上可以完全自由而不被“被”呢？依我個人愚見，只不過大家覺得我們被“被”的不那麼可笑或者可悲，或者乾脆覺不出來我們被“被”了。試問，今天有多少人敢讓自己的子女完全按著子女本身的特點發展呢？就算你敢，就算你的孩子也願意，在今天已經脫離了悠哉遊哉的農牧生活的社會，你越來越難以找到這樣的環境，也沒有幾個教師知道如何按你的孩子的特點去特別培養，結果是所有的孩子都按照一個標準“被成長”了。完成 20 年寒窗苦讀，進入職場，又有多少人可以按自己的理想去行公義盡愛心呢？血氣方剛的初生之犢，要不了幾年就在激流中被沖擊得展現出精明圓滑的“被成熟”來。按老黃曆說已經屬於步入中年的人們，今天有多少人會爲自己人到中年自豪？豈不都在努力把進入下半場的時間再推遲一點？因爲今天人群的工資平均水平越高，人就越對將來沒有把握，就越想再積攢多一點，就愈發“被保持青春”了。記得前些年吹高科技股票大泡泡的時候，開始我也沒有去吹，可是後來看到每個人都鼓著紅紅的眼睛，興奮地交換著昨天賺了五千、今天又添一萬的喜訊，我終於也“被入股”了。開始也真的“被夢想”了幾天，因爲的確天天有進項啊！誰知彩色的泡泡突然破了，進入美國後的十年血汗瞬間就沒有了。我和許多人一樣大大地“被後悔”了一回。再看看今天的年青人，豈不更是幾乎人人“被時髦”、“被追星”、“被叛逆”、“被性感”、“被沒禮貌”？其實，沒有人有真自由，都是在某種程度上“被自由”，但我們卻以爲自己是自由的，以爲自己是想怎麼努力就有什麼結果的，我們都“被自以爲是”呀。照此看來，人類豈不是沒有希望了嗎？不，有的，只是這希望並非我們自己可以單憑努力掙來的，是被賦予的。然而，當我們拒絕承認我們並不比別人更自由，拒絕承認我們也是被“被”的時候，我們總沒有機會被引到真自由那條路上去。



再見~飛吧!

車俊俊



好久沒再養寵物了。最後一次養的是一隻白臉和黑亮亮

身子的小貓頭鷹，每天我小小心心地把切碎的新鮮豬肝餵給牠吃，將籠子放在室內，籠外還包上厚布，這麼寶貝牠，牠還是抵不過寒流的低溫凍死了，連名字都還來沒來得及為牠取呢！我內心懊惱愧疚極了，從此將自己列入禁止飼寵物族，以免再次屠害生靈。在此之前，也曾在大學時經過校園一棵樹下拾獲一隻小白頭翁，在遍尋不著鳥窩及母鳥的情況下，將牠帶回家餵養。我趕緊跑到店舖買鳥食，照店主交代的方法，用一原子筆筆蓋餵食取代母鳥嘴，可是小鳥吃啥拉啥完全不消化，原來老板忘記告訴我飼料還需磨碎，結果可想而知，白頭翁的小生命我沒保住。兩次不愉快的經歷，讓我對飼養寵物徹底斷念。

近日浣熊猖獗四處現蹤，原來是浣熊添小口了，勤奮覓食以餵家小，這下家貓就得當心了。鄰居去露營，托我每晚將她家的貓關進車庫，可是有一晚牠堅持不進車庫，連續奮鬥兩個小時後，終於打電話給她主人，她叫我將車庫門開一小縫方便她進出即可。沒想到隔天早上車庫內整包的貓食被糟蹋一地，一看便知出自浣熊之作，又四處不見貓蹤，晚上再見到貓時貓缺了一隻耳朵，眼睛腫脹，似乎受了傷的臉上有血跡似的咖啡色。驚嚇之餘想救貓命要緊，急電主人卻連絡不上，心如熱鍋螞蟻。此時在貓主人家前院又驚見一野鴿子匍匐在地，狀似翅膀受傷。幾位白人鄰居經過卻無人停下來設法搭救這鳥，我想他們該不是怕傳染病吧！我左思右想總是不能見死不救，任牠夜晚葬身浣熊之腹呀於是戴上手套將牠捧起來放在個紙箱裡。奉上水果、鳥飼料和水，讓牠休養，然後再去救貓。將貓留在車庫內，等牠主人回話就帶牠去急診了。好不容易十點多牠主人打電話來了，他說：貓咪的耳朵沒事，早就手術切除了一部份，眼睛腫脹是因為過敏加上有分泌物，不是被浣熊抓的，你就放心吧！老天，還好只是虛驚一場。話轉回鴿子身上，第一晚牠剛到時神色驚慌右翅合不攏，第二天情況已有好轉。我把紙箱拿到後院，因為紙箱經過一夜的使用，鳥糞、不新鮮的水果、及鳥飼料翻得一蹋糊塗，幾隻綠頭大蒼蠅，繞著紙箱團團轉。那野鴿子站在中間愣頭愣腦的看著飛來飛去的蒼蠅眼睛都快成鬥雞眼，好可愛，這天看來牠的情況好多了。我為牠換上一個新的紙箱，蒼蠅散去，鴿子也換上一副輕鬆的神情，閉眼吹風。晚上將牠再度放回車庫，我一天去看牠好幾回，每次牠也同樣看著我，似乎認得我了。第三天一早去看牠時，牠已經可以站上紙箱邊緣。

是讓牠回家的時候了，將車庫門打開讓牠自行離去，我去忙我的事。十分鐘後我去看看，卻發現牠還站在原地，眼睛直盯我看，我蹲下去看著牠的眼睛笑著說，怎麼了，愛上這個家啦？其實我還真有一點捨不得牠，但我還是輕輕推推牠，牠揮動了幾下翅膀飛到我停在車庫前的車子上，然後看看遠方又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遠方，牠耐著心讓我不慌不忙拍了幾張照片之後，我又輕聲對牠說：再見，飛吧！遼闊的天地正等著你呢！牠又低頭看了我幾次，然後才飛到隔壁鄰居家的屋頂，慢慢走上屋脊，再一回首終於振翅高飛而去。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牠了。去吧小鴿子！謝謝你！謝謝你把我從禁止飼寵物族裡救出來。



自言自語

李琰琰



一直在警告自己不能再去「瞎拼」買東西了，家裡已經堆得滿滿的，什麼也不少，什麼也不缺了；但今天又破了戒；光是到商場逛逛，想舒活一下筋骨，商場總比外面涼快，這酷暑華氏一百多度的氣溫，到那裡去散步都全身是汗，極不舒服；唯有到那豪華講究的大「SHOPPING MALL」裡慢慢走、細細的看。

啊！櫥窗內的佈置又換新了；那淺淺的青綠變成了燦爛的金黃、那淡淡的粉紅變成了寶石般的海藍、那純純的乳白變成神秘的紫羅蘭；商店櫥窗的變化顯示出夏天的日子所剩不多了，秋天的成熟和誘惑又將來到人間。

看到各種新款的衣服、大型的皮包、超高彩繪的鞋子和各種晶瑩透亮的飾品，都讓我興奮的駐足半晌。

說不買，又帶回家大包小袋的東西；誰讓孔夫子曾經告訴我們：「率性之謂道」呢？！既然尚不到不踰矩的年歲，能率性就率性、能寵自己就多寵自己一些，更何況還有促進經濟發展，恢復市面繁榮的效益。（哈！哈！有點虧聖人之言，抱歉！！）

心中有兩人是與我們生於同世紀，但卻慳吝一面，無緣相見；等他們飄然離世，我卻心有遺憾，埋怨自己為何當時不能找機會面對面看看他們呢？！



一位是台灣的聖嚴法師，以前常聽到關於他的言行軼事，總覺得是一位與眾不同的出家人；他的傳揚佛法不是一般的建廟化緣，而是在台灣及世界培養學習與宏法的人才；他建立法鼓山的佛教大學，有心將大乘佛法發揚光大，是一位可敬可佩的大法師；我出國後因生活的忙碌，很少回台灣，只能從朋友的口傳及書報雜誌上知道有關聖嚴的種種，去年他圓寂後，我突然感到很失落，為什麼以前沒找機會探望這位近世紀以來，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能洞悉世情、超越生死的佛教大師，聆聽一下他的教誨呢？！



另一位讓我頗覺遺憾的人則是剛於今年六月意外去世的搖滾樂天王「麥克傑克遜」（MICHAEL JACKSON），其實以前並沒有太注意和欣賞他，甚至於對他的驚世駭俗、頻頻換臉美容不甘心做他自己有點反感；但到他突然辭世之後再聆聽他的歌曲、看他的舞蹈表演，才真正發覺他之能在世界流行樂壇紅透半邊天，實在有其特殊的天才及努力。真後悔以前有幾次機會去看他舞台的真人表演，卻讓自己無知的拒絕而喪失了機緣，想想、這個世界上要多久才能出現這麼一個歌舞天才呢？！



大英百科

小點滴

章濟貧

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創立於 1768，是歷史上連續出版最久的參考書，百科全書的金字招牌，歷久不衰。大英百科歷盡滄桑，早已停止了售貨員的沿門銷售，也度過了網路時代的衝擊，但它後勁十足，仍然是舉世無雙的知識泉源。網路昌盛的今天，雖然網上什麼都查得到，但精裝的大英百科拿在手上仍然給人扎扎實實的感覺。黑色的皮面，金色燙邊，真是漂亮。全書共三萬三千頁，九千多人撰寫，兩萬四千張照片。全書共三十二冊，每本重四磅，疊起來四尺多高，共納入四千四百萬字，真可謂洋洋大觀！

要看完大英百科，真需要畢生心血。這裡只能選幾個有趣的典故，細說從頭！

1. Leonardo Pisano aka Fibonacci – 讀過理工課程的人，可能都聽過 Fibonacci series (費氏數列)：1, 1, 2, 3, 5, 8, 13, 21, 34, etc. 每一個數字是它前面兩個數字的總和。例如 $5=3+2$ ， $8=5+3$ ，etc. 這個數列有什麼意義呢？原來拼字遊戲 Boggle 的記分法就是按費氏數列來算。Boggle 跟拼字遊戲 Scrabble 很像，但 Scrabble 靠運氣，看你抽到的字母好不好。Boggle 則是每人都用同樣的字母，看誰拼得字多，按字裡用了多少字母得 1,1,2,3, 或 5 分。這個記分法真比拼字還好玩。費氏又舉了一個兔子繁殖

律來解釋這個數列。他說把一公一母兩隻兔子關在一個密室裡，每月（兔子的懷孕期正好是 28 天）生一對子女，一個月後它們也參加生產，那麼兔子就會照費氏數列來繁殖。一年（十二個月）以後增加成 376 兔仔，可不可怕！這裡順便提一下很少人知道的另一個 Da Vinci Code. 它就是 37 這個數字。例如 $3 \times 37=111$ ， $6 \times 37=222$ ， $9 \times 37=333$ ， $12 \times 37=444$ ，.....一直到 $27 \times 37=999$ ，好奇怪吧！

2. Passenger pigeon – 旅人鴿。這種鴿子看起來和我們平常見到的灰黑色鴿子差不多，但記載說最後一隻旅人鴿已在 1914 年 9 月 1 日，死於辛辛那提動物園，人類把旅人鴿正式獵殺絕種。但是在 1800 年代，旅人鴿卻有幾十億隻。鴿群來的時候，空中布滿了鴿子，中午的光線像是遇到日蝕一般暗了下來，鴿糞像雪花一般飄落滿地。人們都拿起武器大舉撲殺。一連幾週，人們只吃鴿肉，大氣裡充滿了鴿子的特殊氣味，再加上鴿糞雪花，想想也夠嘔心。大英百科指出旅人鴿群是史上第二大族群，第一大族群是沙漠蝗蟲。那第三大呢？是現代的中國人。這從每年春節期間各地火車站上的人潮便可印証一般！蝗蟲，旅人鴿，中國人，聽起來有點受辱的感覺。但若您承認人類也是一種動物的話，這種歸類也就淡而化之了。看來中國人還得好好保護



自己啃！

3. Taiping Rebellion – 太平天國之亂。這是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動亂。估計死亡人數達兩千多萬！老天爺，這是曼哈頓人口的十倍。太平天國跟美國的南北戰爭差不多同一時期。南北戰爭已經算很恐怖血腥了，然而死亡人數還不到七十萬，只是太平天國之亂死亡人數的百分之四。西方人對此事很少知道，大英百科用一貫超然口吻引述這個動亂，毫不感情用事。太平天國帶頭起義的洪秀全是中國南方小縣城的一個鄉下人，早年參加科舉考試，一再落第，第三次榜上無名後，精神崩潰，產生幻覺，在幻象中見到一個金鬚老人，告訴他這個世界惡魔橫行，並授與他一把寶劍。此後他又自創一些教義，並自立為天王。他的信徒快速增加，不久便組成了百萬大軍，攻城越地，大開殺戒。到 1864 太平天國滅亡時，中國已少了兩千多萬人。網路上的維奇百科說，滿清入關，中國死亡了兩千五百萬。文化大革命，死亡至少兩千七百萬！再加上民初的軍閥割據，之後的日寇侵華，國共鬥爭，三年大饑荒（1959-1961），等天災人禍，又死了多少人？想想如果這些人沒有死，又照費氏數列繁殖的話，中國還會增加多少人啊！真是：

華夏兒女多災難，
炎黃子孫經歷練，
風霜雨雪無止境，
浴火常生壯如山。

4. Yang, Franklin – 楊振寧。美籍華裔物理學家，安徽合肥人，1957 年與李政道獲得物理諾貝爾獎。楊振寧童年時讀了富蘭克林

傳之後，決定取英文名字為富蘭克林。這當然是個很體面的選擇，因為這位美國建國之父已先後在大英百科露面十幾次，而且每次都被捧得高高的。楊振寧在石溪（Stony Brook）紐約州立大學時也是風頭十足，威震八方。六幾年筆者在石溪求學時也去聽過他幾次演講，講題好像大都與毛主席有關。但那時湊熱鬧的心情多於聽講，所以也不知道他在講”物理政治”還是”政治物理”。1971 年中美關係解凍後，他是美籍知名學者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人。見到當時的領導人周恩來等，幫助開展了兩國之間的科學合作。也因此，他每次出國旅行，都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密切關注”，被約談了好幾次。但他遵從父親楊武之的遺訓“有生應記國隆恩”，繼續保持和中國的密切聯系，晚年果然回到祖國的清華大學，八十二歲還娶了一位二十八歲的小嬌娘，富蘭克蘭也比不上他了吧！只可惜：

白髮紅顏老少配，
隔代夫妻送作堆，
英名蓋世一甲子，
暮年姻緣惹是非。

看了大英百科這些小故事，來個收書一嘆！有所謂：

大英百科小點滴，
事無巨細全收齊，
一書在手讀古今，
掩卷沉思日影西。

（註：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 A. J. Jacobs 的 best seller “The Know-it-all.”）



好書介紹

書名: 甲骨文: 流離時空裡的新生中國

作者: 彼得·海斯勒 Peter Hessler

譯者: 盧秋瑩



近幾年中國在快速蛻變, 作者雖是外國人, 但對中國歷史知識豐富, 他以動人的文筆、豐富的閱歷, 借由對社會中小人物的描寫帶領讀者探索新中國。本書榮獲 2006 年《時代雜誌》

最佳亞洲圖書、《紐約時報》百大好書獎、2006 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非小說類最佳作品入圍、《紐約時報》、《出版人週刊》、《華盛頓郵報》、《科克斯書評》、《書單雜誌》等書評推薦。

蕭明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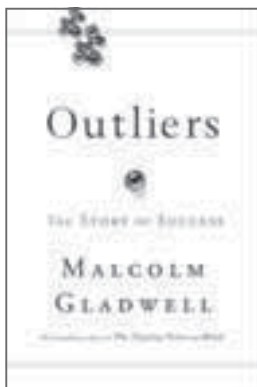
書名: OutLier

作者: Malcolm Gladwell

成功的人有它的共通性您相信嗎? 亞裔孩子數學好是有原因的您知道嗎? 您想知道出生的年代、家庭環境、文化背景、以及所處社會階層如何影響一個人的成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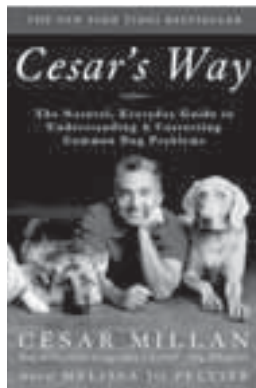
作者以好奇的心, 科學的精神, 解讀一些成功的人背後被人忽略的共通性。讀完後您大概會有“原來如此!”, “是真的嗎?”, 或是“好有趣哦!”的感覺。

蕭明花



書名: Cesar's Way

作者: Cesar Millan



狗天才 Cesar Millan 愛狗懂狗訓狗是全世界最棒的 Dog Whisperer! 我們全家都是他忠實的信仰者。只要照著 Cesar 的狗經去做您家的狗將會又乖又快樂。

我從小家裡沒養過狗, 所以對女兒想養狗的要求一直不敢答應。推拖不了就買一本《狗書大全》給她過乾癮。沒多久就開始聽到「媽, 狗書我已經讀完了, 我選了三種不掉毛、吃不多、體型又不大的狗, 我們家可以養狗了吧? 」我雖心想孩子大了, 再沒幾年就要離家了, 並且儒子誠心可感, 又保證包辦溜狗、撿大便、餵食等工作, 答應絕不抱怨, 我還是不敢輕易同意。直到無意中在電視上看到 Cesar 訓狗的節目 Dog Whisperer 後, 才對養狗有了信心。

蕭明花

書名: 肝炎聖戰—台灣公共衛生史上的大勝利

作者: 楊玉齡 羅時成

出版社: 天下出版社

全世界百分之五的人曾感染 B 肝, 而台灣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曾感染 B 肝, 其中有一半的男人及七分之一的女人是終身帶原, 而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有肝硬化或肝癌, 每年更約有一萬多人死於肝病! 新生嬰兒中有 10.5% 是由於母親垂直感染終身帶





原，現在由於預防注射，十分之一感染已降至 0.5%。

台灣 1981 年開始推動 B 型肝炎防治計畫，其過程充滿爭議性與戲劇性，台灣也因此成為世界上唯一全面接受肝炎疫苗接種的地區。

《肝炎聖戰》中描述的是台灣人對抗影響自己最大的疾病，所做的反擊。出動的也是台灣最傑出的人才及龐大的經費。誠如楊玉齡在序中所言，此書將為這場聖戰留住歷史，可以讓後代子孫知道有這麼多人曾為他們的健康付出。

本書改變了我對醫生的認知，確實有一群以人溺己溺為己任的醫生，曾經默默付出他們的一生而改變了下一代，心中充滿了深深的感動、感慨、與讚嘆，全書絕無冷場，可以在千橡圖書館借到。

陳蕙玲

書名: 吃朋友

作者: 簡嬪

出版社: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 2009 年 1 月

簡嬪的文筆，樸實中有真誠及幽默，我一向很喜歡。她的近作，“吃朋友”是一本十分特別的書。介紹八場筵筵，以食物為主軸，從中牽引出八個朋友的人生故事，這本書構思已經獨到，讀者也許認為書既以吃為名，當然重心在吃，但是令人驚喜的是，那食物背後的感人故事，與引人懷舊的菜餚相較，卻毫不失其閱讀的吸引力！可以說，吃得撩人，故事也動聽！書中的朋友多半與作者氣質相近，都是樸實的性情中人，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困頓與挫折。這些人沒有顯赫的背景，但都經歷了坎坷的考驗，提煉出珍貴的生命品質，成為有情有義可敬的人。在當事人娓娓訴說的過程，朋友



們用心聆聽，而看書的人—如我—卻是數度淚眼婆娑。

書中有八十多道菜，愛吃又愛朋友的人，相信會喜歡這本書。謝謝陳玲伶送我此書，如有人喜歡，歡迎向我借閱。

鄭美芳

書名: 《破繭》

作者: 黃宗之, 朱雪梅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 二零零九年三月



小說《破繭》累積了作者長期的子女成長教育中的甜酸苦辣鹹、喜怒哀樂痛，以及持續不斷的追尋、迷茫和思考。他們積十數年之經驗教訓與感悟，寫了這部小說，著力探討子女教育這一困擾著每一

個家庭的問題。《破繭》以作者來美教育孩子的親身經歷和深切體會，並揉合了不少中國父母在美國教育孩子的經驗和教訓，以較開闊的文化視野和生動的筆墨，寫出了一個跌宕起伏的教育史詩般的故事。故事中的兩個中國孩子，經歷和歸宿雖然不同，但都曾與父母共同走過了一段艱難漫長的成長之路，並都最終在這號稱屬於自由女神的國度破繭而出，由蛹化蝶，震動雙翼飛向陽光下的美麗新世界。

現任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黃宗之和夫人朱雪梅是我多年的朋友，他們夫妻倆旅美十餘年，一直從事生物醫學研究工作，與我及我周圍許多朋友的生活經歷十分相近。我讀了這部小說後，有許多相同的感受，其中引出的經驗教訓對我們這些中國父母來說，很有參照和啟發意義。

吳迎春



書名: 蘇東坡新傳
作者: 李一冰先生
出版社: 聯經出版社



假如你讀了張棠在上一期的千橡雜誌裡為我們介紹的蘇東坡生平以及其一些千古傳誦的佳作，對這位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曠世奇才欲作更深入的了解，或者你早已經是蘇東坡迷，我要向你推薦由台灣著名學者李一冰先生著的《蘇東坡新傳》。

李一冰先生專注研究蘇東坡多年，其《蘇東坡新傳》不同於其他有關蘇東坡的傳記原因是書中的資料來源詳備，據說全書僅參考書目就達 200 多本，加上作者那種寫實生動、嚴謹典雅而不失風趣幽默的文字，使我們在閱讀東坡傳記的過程中如歷其境，如見其人。作者一開始對東坡出生地四川的歷史風物有很詳細的描寫，蜀人獨立天地的思想，進而化為熱烈的鄉土之戀，使日後蘇氏筆下，流露濃厚鄉愁之作俯拾皆是。同時蜀人擅辭辯而好論理，堅強獨立，不畏懼權威，所以蘇軾從政，常奮不顧身的為正義站在反對當權派立場而爭論的行為，不能說沒有受其出生地的影響。作者以生動寫實又細膩的筆觸使讀者如同回到了九百多年前的宋朝，同東坡一起在宦海浮沉，真切地感受他以豁達的胸懷對待悲苦愁悶的複雜心態。

在內容的選取上，大部份皆取材自東坡的詩詞。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東坡自己的文字，當然是其傳記的第一手好資料…”，因為東坡的詩詞都以事實為主，許多作品後面常有事實背景或包涵獨特的生活經驗在內。例如他在密州的一次快樂的中秋盛會上，卻因客逢佳節，不免想念起在濟南的老弟蘇轍，大醉，寫下了中秋詞中的絕唱：“水調歌頭”。這首詞從自然的流變說及人

事的無常，藉著與明月的對話探討人生的意義，情懷樂觀而曠達。蘇東坡特別喜愛杭州的西湖，常獨自泛舟遊湖，隨風容與，充份享受湖山之美，故出“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這樣的名句，而西湖亦因此而得名西子湖。在東坡歷盡坎坷，常被命運擺佈的一生中，寫成的詩篇不論是當哭的長歌還是歡愉的短唱，全是從他性情深處傾瀉出來的真實情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通過體察他所遭遇的經驗事實，就可以真正讀懂他的詩詞，真正了解他的內心感情世界。

蘇軾一生融儒、釋、道於一體，故不論為人為官，處處可見他以儒學的根底，融合莊子的逍遙自在、陶淵明的淡泊恬靜、佛家的超越解脫，展現出超脫曠達的胸襟與高潔堅毅的節操。他那種“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的豁達和瀟灑，以及“達則金馬玉堂為帝王師，窮則食芋飲水為南荒逐客”的經歷，對我們的人生觀與處世哲學都有很大的啟示。此外，東坡不但詩(文)、書、畫俱佳，而且對醫藥、養生、茶道、飲食亦很有心得；不但是一位博大精深的文人，更是一位愛民為民的好官。閱讀那些或精彩或有趣或感人的故事時常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和驚嘆。未讀《蘇東坡新傳》之前，我只會崇拜他的文學成就；讀完《蘇東坡新傳》之後，他帶給我的是人格和靈魂的震撼。你是否會有同感？

吳茵茵





老同學從紐約打來電話，告訴我學長和平兩天前在武漢離我們而去，我起初並沒有太大的震驚和哀慟。和平十多年來病魔纏身，妻離子散，貧困交加，死對他或許是一種無奈的解脫。

但在起初的平靜過去之後我的沉痛卻愈來愈深，愈來愈烈，久久揮之不去，淚水在心底默默地流淌。我總想用一些文字來描述我的痛心，而最終是以此來與和平進行一次無聲的對話，來道一聲遲到的請安。

用文字書寫和平是我二十多年前飯局上的一個承諾，但這個承諾是基於一種完全不同的基礎裡許下的。

大學畢業之後我到北京從事文字工作，幾年後的一個冬天和平到北京出差來看我。一樣的調侃，一樣的談諧，一樣的意氣風發，一樣的煙不離手。我們一同到我住地附近的一家小餐館吃涮羊肉。半個小時不到幾斤熱乎乎羊肉已迅速下了肚，然後和平抬起頭來說：“羊肉在哪裡？”酒過三巡之後，我靜靜地聽和平的宏偉計劃。當時他以“騰蓋世”命名的企業開始起步，從事出版和印刷業務，並開始涉足其它行業。而我堅信以他特有的經營才能，加上他的刻苦耐勞，處世為人，將來事業一定會輝煌騰達，成為名蓋四方的一介儒商。我對他承

諾說，“和平，等有一天你飛騰蓋世了，我來給你寫傳記。”和平猛抽了一口煙，兩眼望著窗外，看了看北京的天空，思忖著他的夢想，一個八十年代脆弱但令人心動的願景。

幾年以後我在大洋彼岸當窮學生時突然聽說和平病了，由於醫生起初的誤診，等到確診是鼻咽癌時已至晚期。我們分居各地的同學為他湊了一些錢以接濟他的生活，但那也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他巨額的醫療費用何處來，我無從知曉，因為他已經沒有組織，沒有單位，沒有了家庭，活生生一個

沒有歸屬的人了。

一九九七年我回國探親，老同學約我去她經營的高級餐館一塊兒吃飯並與和平見面。六點鐘我準時到了餐館的門口，簡短地寒暄之後，我們走近餐桌，我問老同學，“和平來了嗎？”，同學手指坐在對面的人說，“那不時和平嗎？”。我看著那人，心一陣緊縮，下意識地倒退了半步。我刻骨銘心的和平已被病魔和治療折磨得面目全非了！我完全沒有認出他來。因手術他一邊的顎骨被切除了，原本寬大的臉龐變得細長和格外扭曲。我頭腦中那個大聲說話，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口

永遠的和平

王其紅

抽煙的和平已經永遠地丟在我八十年代記憶裡，不復存在了。餐桌上和平只是靜靜地聽，慢慢地點頭，偶爾插插話。他對我的美國夢和未來的遠大理想也沒有露出太多的興奮，對他來說那些所謂成功的喜悅，金錢帶來的快樂，虛幻的夢想，如果這一切需要以最美好的時光和生命做贖價的話是完全不值的。他寧可拋棄一切而延續自己的生命。

和平本姓和名小平。大學時學生證上就寫著和小平。如果不是後來他執意改為和平，我們就該稱呼“小平，你好。”或者叫他“小平同志”了。和平對他更改之後的名字頗為得意，對給我們上課的外籍教師作自我介紹時，總會是：“My name is Peace”，而不是說，“My Name is Ping He”。上大學時他是班裡年齡最大的學生。所以他在班上一直就像大家的兄長。

和姓在中國的56個民族中只有納西族才有。和平的父親就是納西族人。納西族主要聚於雲南省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維西、中甸、寧蒗縣、永勝縣及四川省鹽源縣、木里縣和西藏自治區芒康縣鹽井鎮等。現有人口為32萬多人。納西族重信用講義氣，一般不計較客人因不懂納西族的習俗禮儀而產生的過失，但很看重平等與信用，所以在與納西族交往時有什麼要求最好能直接說明，不可欺瞞哄騙。這些民族性格在和平也有良好的體現。大二時和平曾與父親一道去雲南尋根，回來時帶給同班幾個巨大的柚子分享。

和平的母親出生山西漢族。所以他有一半的少數民族血統。大學時每年春節放假之前，學校一定為少數民族學生舉行春節聚餐，和平每次應邀參加時都令我們好生羨慕，恨不得自己也是少數民族，這樣可以享受一點特殊待遇，美餐一頓。

和平的外表特徵不像他父親。他父親個頭不高，言語不多，但和平的身高近一米八，骨骼粗大，且能說會道，這一點應該遺傳自他的母親。他母親身材壯實，為人熱情好客，頗有大家風範。和平的母親年輕時投奔革命，與同為革命青年的和平父親相識而結合，解放後落腳武漢。他爸爸在武昌的中南民族學院教書。他母親在漢口的一所中學任教。

大二的秋天，和平母親在陽台上種的菊花開得特別好，一個星期天和平特意邀請我們同年級幾位文學愛好青年到他家吃飯，飲酒，吟詩，為菊花取名。“秋來誰為韶華主，總領群芳是菊花”。百花叢中，菊花一向以“花中君子”而名揚天下，武漢人也對菊花情有獨鍾。我們幾個文學青年半醉半醒之中，搜腸刮肚地爭相為菊花取名，或以花色、或以花瓣形狀、或以花朵造型、或以歷史人物命名，互比才氣，你來我往，美酒飄香，笑聲瀾漫，好不愜意。我記得有“懶梳妝”凸現花瓣的形狀，“綠波蕩漾”，突出菊花的顏色，“金繡球”來體現花朵的造型和金燦燦的色彩。如今想起孟浩然：“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的詩句，不覺心生茫然。

和平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也是一個會享樂的人。他愛抽煙，他嗜酒，他喜歡美麗的女人。他活著時是他徹頭徹尾真實的自己，這應該是我們熱愛他，思念他的主要理由。

一個武漢炎熱夏日的早上，我們同宿舍的五個同學中四個都起了床，我們洗漱完畢之後去食堂買好早餐回來，和平還躺在床上，我和另外一個同學問怎麼回事，是否生病了。他以一向搞笑的口吻說，“我生病了，病得很厲害，一晚上沒睡好覺。”我們忙問是否要去學校門診看醫生，他說不用去門診，請我們去樓下把某某女生叫上來就好了。



原來他是害了相思病。該女生有北方女子的高挑大方，也有南方女子文靜溫順，是那種肅然起敬的女子。我們兩人馬上直奔樓下女生宿舍做他的愛情信使，傳達和平相思病痛之苦，希望她給和平一個表達愛慕的機會。當天晚上學校正好放電影，我們其他人全部出去看電影，讓和平與女同學有機會在我們宿舍長談。然而和平的直率和真誠並沒有敲開女同學的心扉。他的相思病依舊，而愛情卻無果而終。

和平與妻子的結合更多是出於一種責任感與便利，而不是源於那種難捨難分的愛情，因為他們從小認識，等了和平許多年，而和平畢業時他已經二十七，八歲了，兩人都沒有資格再苦苦的尋找與等待。然而結婚之後的和平依然熱愛他的朋友，專注他的事業，仍抽煙，仍喝酒，所以婚後家裡和平不多，爭戰不斷。生活並不幸福快樂。兒子出生之後他突發奇想，準備給兒子起名“和平吧世界”。結果公安局不給上戶口，理由是一個人的名字不能超過四個字以上，他只好作罷，而最終給兒子起名“和好”，意圖是希望家裡減少戰爭，生活重歸於好。但這一願望最終沒能實現。和平重病後，兩人離異，兒子判給了妻子，和平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和平更是一個拔刀相助的俠客，一個敢作敢為頂天立地的漢子。老師同學中那些軟怕硬的總對他懼怕三分。上文學課的老師每次上課先要花十多分鐘點名，且要學生們每次坐同樣的位置，我們幾位同學對此多不以為然。並採取不同方式抗議。一次這位老師又在點名排座位時，我與身旁的同學說話，老師大聲責問，“誰在講話？”我一時膽怯，低頭不敢作聲，老師又問了一次，“誰剛才在講話？”這時和平站起來，“是我。”老師看看剪著地雷頭的和平，知道他的底細，竟尷尬著說不出話來。從此以後，點名排座次沒再發生了。

和平樂善好施。他在貧病交加的時候，還從自己的生活費中節省來資助一個貧困的孤兒。大三的寒假時我北上去北京我哥哥所在的部隊過春節，他看我衣服單薄，脫下自己身上的黑色呢子大衣給我披上說“好好玩，多拍幾張照片回來，就當我也和你一同去了。”北京回來後我讓他看我的照片，我從食堂買了一些菜，我們喝著我從北京帶回來的二鍋頭，那晚我們倆都喝醉了。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和平的離去在我心裡永遠留下了一片無法彌補的缺口。今年的盛夏再回珞珈山上的母校和武漢探親訪友時，因為和平的離世我覺得這旅程已不夠完整了。

有時我會責問上蒼的不公，為什麼不把和平長留人間？或許上蒼安排他在我們中間渡過幾年的時光，其目的就在為了讓我們的人生更有趣，更有意，更精彩，更富有回憶的憑據。

每當我思念和平時我就想起詩人臧克家紀念魯迅的詩篇《有的人》：

“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著……”

永遠的和平，願你心得平安，讓我心受哀痛。



一千一百多年前的某一天傍晚，唐朝大詩人李商隱，因心緒鬱悶，輕車簡從登上了長安附近的樂遊原，臨微風而遠眺，觀賞五彩繽紛，絢麗多姿的晚霞斜陽，返家後寫下了這首詩：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這時的李商隱正處英年，浪漫多情，然官場失意，苦無出頭之日。他的詩情雖然沒有登幽州台的陳子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那麼悲涼，但對人生的厭倦是顯而易見的。經歷長期的懷才不遇，鬱抑寡歡，這位詩人於公元858年結束了孤單潦倒的生活，病逝家中，年僅45歲。

人生是客旅、是寄居，短暫而變化多端，才有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和蘇東坡「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浩嘆。連聖保羅也說人生是一場演給天使和世人看的戲。既然如此，遲暮之年更是短暫生命中的一段黃金時刻，何不盡情無畏的在舞台上揮灑一番，何苦作時不我與，大限將至的悲嘆。如果我活在李商隱的時代，一定扣門求見，勸這位大詩人不必傷春悲秋。既然官場押錯寶被冷落，索性

官不要當了。效法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豁達，寄情山水。偶而學學杜牧上秦樓楚館，偎紅倚綠，與歌女吟誦對飲，改「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為「夕陽無限好，黃昏景更佳」。說不定因此使他多活幾十年。

浪費生命的例子比比皆是，歷史上最令人惋惜扼腕的人物莫過於兩千兩百年前的楚霸王項羽。垓下兵敗被圍時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罷上馬突圍，被漢軍追至烏江岸，感無顏見江東父老，面對滔滔江水，橫劍自刎，年僅三十。宋朝女詞人李清照不僅惋惜，還推崇他為英雄，寫下：

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
今日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對於項羽的死，我比較同意晚唐詩人杜牧的看法，他寫了一首題為「烏江亭」的歷史詩：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杜牧不贊同此種英年自戕的愚行。他認為項羽應該忍辱負重，渡江省思，養精蓄銳，招兵買馬，捲土重來，再與劉邦奮力一搏，爭奪天下。如果不幸再敗，也是雖敗猶



榮，不愧為英雄本色，這才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真諦。輕易把自己了斷就稱不上英雄了。球場亦如戰場，堅忍不拔，鏗而不捨常能力挽狂濤，反敗為勝。高爾夫球場上的Tiger Woods網球場上的Roger Federer和Michael Chang就是些好例子。

我的年歲已坐六望七，三年前腫瘤開刀時難關重重，也曾心萌短見。感謝上帝的憐憫，經過兩年來的化療，放射療和調養。雖仍有後遺症狀，卻可說是走出了死蔭的幽谷。按理說也是來日無多，正因為如此反變得童心未泯，以追逐“Impossible Dream”的唐吉軻德自居，最明顯的例子是三個月前女兒被上班的公司要求留職停薪一個月，就趁機與我們再遊地中海。在海上漂泊的八天七夜中我突發奇想，勸女兒如果被裁員就回千橡城籌備競選市長。這個提議被在旁的太太笑彎了腰，認為我這個人成天都在做白日夢。其實我並非無的放矢，而是基於簡單的邏輯。千橡城的市長是由5位議員（council member）輪流當，只要選上一位議員，遲早就會當上市長。2008年議員當選的最低票數是18268票，年年不同，有時更低，以我三十五年來出入千橡城洋人、華人社圈的人脈，加上女兒為當地畢業生，小學演講賽魁首，中學學生代表，畢業於西北大學新聞系，又能歌善琴通繪畫，打的一手好高爾夫球，可

說是身懷絕技，有何不能參選之理？當選雖非探囊取物，亦非遙不可及。提起此事，意不在吹捧自己的女兒，而是誠心囑咐華人同胞為人父母者切勿妄自菲薄，長洋人志氣。如果社區輔導員的奧巴馬可以當選總統，你我的兒女當個區區市長應是迎刃有餘。可惜女兒歐遊回公司後繼續被錄用。我的星爸美夢灰飛煙滅，太太又能安心的一覺到天明。

在黃昏的歲月生一場大病後，居然使我脫胎換骨，對生命更加珍惜和熱愛，不再緬懷過去，只想把握現在。言常人所不敢言，夢常人所不敢夢。這種劫後餘生的喜樂是李商隱所未曾經歷的，才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哀嘆。如今我這個新唐吉軻德仍有數不盡的領域待我征服：雲遊神州大陸是刻不容緩的征途；乘熱氣球騰空是最起碼的歷險；回Los Robles聖樂合唱團是寶刀未老的內心催逼；和女兒到英國的St. Andrew高爾夫球場賽一場球是先前應許的履行；登台指揮馬勒第二(復活)交響曲是夢幻中的登峰造極；集資購地蓋一幢8000呎豪宅，內設圖書館、電影院，外闢一袖珍狗公園，是知其不可為而躍躍欲試的雄圖……。

人生既是客旅、寄居，又是舞台，我們何不像逛狄斯耐樂園一般，好好的瀟灑走一回。

【附記：〔編委-王長卓〕】

第一次結識Paul是在我的婚禮上，經友人介紹，他在婚禮上獻詩歌一首，當時的感覺是，個子這麼小如何藏有如此宏亮的聲音？這已是28年前的舊事了，真是彈指一瞬間。Paul喜愛文學、藝術與音樂。縱橫房地產的他，性格輕財重義格守信諾，頗有“隱於市”的味道。

雖然認識Paul這樣久，可從不記得他的中文名字，去年收到2008年千橡雜誌秋季刊後，就像以往一樣從頭捧讀，其中一篇作者署名“陳禮輝”的文章越讀越覺得我應該熟識此人，難道陳禮輝就是Paul？急電此人，一查果然！可見“好文章，真性情”，在字裏行間一樣顯現無遺。今年藉參加千橡編委之便，再邀Paul續作一篇，拜讀之餘，對Paul能將失望化為希望，消極轉為積極的人生觀又有了新一層的認識。往日見到的一首舊詩和Paul的文章適情適景，更易數字以贈Paul及Lina伉儷。

六七如今是壯年，老來幸福賴妻賢。

攜手同沐歸主恩，何須問舍復求田？

記得那年她們還小

陳蕙玲

第一次坐上小女兒開的車，看著她纖細的身子，雙手握著方向盤，穩穩地開車，眼眶突地一陣熱…我的寶貝開車了，明年上了大學，就會開始她離家獨日的日子。

還記得…小時候她胖嘟嘟的小臉，睜著一雙好奇的大眼睛，老愛跟著小姊姊到處轉。有一次老公推著剪草機在割草，四歲的大女兒突然生氣的喊著爸爸說：爸爸，為什麼不讓草長大？小草好可憐！小女兒聽了也嘟著嘴，瞪著爸生氣。

還記得…兩個四、五歲的小傢伙，在一個溫暖的太陽天，帶了兩個小躺椅和一張小桌子，桌上放著她們喜歡的零嘴，女兒躺在躺椅上，吃零嘴、看著書，一副很享受的模樣…小女兒看見我從後院門口望著她們，很興奮地坐起來、笑咪咪地打招呼說：嗨媽媽！我們在這裡看書！然後又躺回去看書，卻時不時偷偷瞄著媽媽，看媽媽有沒有快樂著他們的快樂。

還記得…老大愛在家裡任何可以用筆寫或可畫畫的地方，儘情地寫字或畫圖。那時家裡牆壁三尺以下的部位，都是她的畫布。她不但自己畫、還帶著妹妹一起畫，她們會寫 1、2、3、4...，往上一寫到 18、19...，一直寫到搆不著了，然後會在旁邊簽個名留念…我當時不想因為懲罰她而折損了一顆愛畫的幼苗，於是，我在家裡大客廳的其中一面牆，用可愛的乳牛布條釘了一個大框框，框框裡貼滿了彩色的大壁紙，然後“拜托”

兩個女兒在”漂亮的框框”裡作畫。那段時間我在中文學校教畫、也在家裡陪她們玩畫，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時光！

還記得…媽媽過世時，兩個女兒因為和

外婆一起生活了兩年很有感情，怕外婆看不懂，而用中文寫了一篇祭文，那兩封信是用黑紙彩筆寫的，貼在女兒的床頭許久許久。每次到女兒房間，看見那封信，就會憶起母親及我女兒們在一起時溫馨的畫面！

還記得…有一次老大犯了大錯，老爸狠狠的訓了她一頓，過了幾個小時，發現女兒不見了！老爸開始著急得團團轉…後來我在公婆家找到了正哭著向公婆告狀的女兒…老爸後來被他的老爸也訓了一番，說你不應吼叫，而應用愛的教育云云…知道女兒也愛著公婆，知道女兒一旦難過會找公婆傾訴時，心中頓覺安心、溫暖不少！

老爸還一直嘮嘮叨叨、不厭其煩地教著女兒開車，他說：車子是我一點一滴教的，想到的都交待了，往後女兒開車，他會比較放心…

老大的大學開學了，她上了她夢寐以求的 Pasadena Art Center，我和老公還是沒放過一天心…小女兒明年也要上大學了，我們倆的心就得永遠的懸著、掛著了…

風箏高高地、勇往向上的飛著，而父母的心啊！也就望眼欲穿的懸掛著了！不求女兒的榮華富貴，只希望他們平安快樂的過一輩子，而且可以常相聚會，於願足矣。





烏魯木齊驚魂記

莊于萱

每年夏天是海外華僑帶兒女回家鄉探親的好時機。很多父母都帶著孩子們回中國。希望他們能多學點中文，多了解一些中國文化。而我認識的友人也都趁這個暑假去了中國，台灣和香港等地旅遊並且探望親戚朋友。我和我的家人也不例外。

今年中國的夏天與往年一樣悶熱，潮濕。我們每天早上都乾乾淨淨的出門，但回家時總是汗流浹背，灰頭土臉的進門。今年我與我的家人去了上海、杭州、成都、重慶。還走了我一直嚮往的絲路之旅。在這段絲路之旅後，我們經歷了一段令人既驚恐又難忘的事件。今年七月，新疆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七五新疆暴亂。這個事件驚動了全球。很不幸的，我們也碰上了。

七月五日那天正是我們從北疆的喀納斯，回到烏魯木齊。當天下午五、六點左右，我和我的家人就一直聽到路上一輛輛的警車、消防車、救護車的聲音呼嘯而過。那時我們酒店的警衛跟我們說外面很危險，有一些人聚集起來示威，但那時我們還半信半疑。原本我們準備去“大巴扎”吃飯和看歌舞表演的訂位，因為弟弟突然身體不舒服，又上吐下瀉而臨時取消了。

“大巴扎”就是事發時其中一個死傷最嚴重的地方。那天晚上，我們出去吃晚飯時就感覺四處都很不對勁。第二天早上就聽到酒店櫃檯的服務員說我們很幸運沒有去“大巴扎”看表演，要不然可能就遇到危險了。隔天，我們準備乘晚上七點鐘的飛機離開成都，因為怕路上有危險也怕突發狀況堵車，在下午

三點我們就已經到了機場了。下午六點的時候，機場廣播說我們的飛機誤點，將延後一個半小時起飛。當時真是很緊張，就怕出了什麼問題，回不去。最後，我們終於平安的回到了成都，而那時已經是半夜二點鐘了。

後來，我聽說這次新疆暴亂的起因是因為在廣東的某家工廠，有個漢族的年輕女孩因為走錯路，走到了維吾爾族的男生宿舍，被那裡的工人調戲。一位警官發現了，找了一些人來救那位女孩。然後雙方就起了衝突，結果有幾位維吾爾族的工人和漢人被打死。消息傳到了新疆，維吾爾族的人們因不滿而上街頭遊行。

但遊行因為沒控制好而起衝突，最後雙方打了起來釀成了暴動。維吾爾族的人們，身上都習慣帶一把小匕首，當雙方對打時，維吾爾族人就



用隨身攜帶的匕首，以割喉方式，殺了很多漢人。後來新聞報導說，這起事件裡，漢人和維吾爾族人，雙方死傷人數超過八百人。

七五新疆暴亂，震驚了整個世界。維吾爾族殺人時，不管男人、女人、小孩都不放過。有的小巷裡還一次抬出多具屍體…。聽了這個消息，讓我覺得既震驚又害怕，而另一方面，又要感謝上天保佑，慶幸我們一家人能夠有驚無險，死裡逃生。我告訴自己：今後更要更愛我的家人，也會好好珍惜手中的幸福。我衷心希望，以後再也不要發生這種悲劇了。

【注】作者是中學十年級學生。



張大健



釀酒

我家後院有一棵李子樹。樹齡有三四十年了。主幹粗逾十寸，樹皮斑駁，枝葉婆娑。每年七月間，樹枝上掛滿了小孩拳頭般大小的李子。深紫色的薄皮裹著蜜汁和清香，味美怡人，入口就化。可惜豐收期間實在太短。在兩個星期內，幾百個李子同時成熟，根本來不及吃。吃不完的都掉在地上，腐爛發酵惹來了小鳥和螞蟻。如此浪費，實在令人心疼。七年前，我把吃不完的李子都收集起來釀酒。經過了嘗試和失敗，摸索和改良，終於成功釀了第一瓶的李子酒。除了李子酒以外，我還先後釀了蘋果，桃子，葡萄，番石榴和蜂蜜酒。去年夏天，我大膽地用廚房的水壺把五年前釀的蘋果酒蒸餾出了兩瓶白蘭地。對我這位不喝酒的人來說，只要看一下琥珀色的瓊液，聞一下夾有蘋菓味的醇香，就心滿意足也。借這一期《千橡》把我累積的經驗和心得與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都能把院子裡的各種水果變成佳釀。乾杯！

釀酒不難，材料也不貴。它是一項適合全家一起參與的活動。所需要的材料是水果和添加品兩部份，所花無幾。器材也很簡單，只是些瓶瓶罐罐的廚房用具而已。

水果：

最常見的水果是葡萄、李子和蘋果。其實很多水果都可以用來釀酒。果汁不夠，可以將果肉放在沸水裡煮，把味道提煉出來。如果不够甜，可以加糖補充。最後所有的糖份都會發酵被轉變成酒精。但是適合釀酒的水果必須具有兩個先決條件：獨特的香味和鮮艷的色彩。它們是酒的靈魂，不能被任何添加物取代。

添加材料：

它們的功用是促使水果發酵，把糖份轉變成酒精，同時釋放出獨特的水果香味。添加材料有很多種：

白糖：是發酵的原料，最後變成酒精和二氧化碳。一公斤白糖可以轉換成約 600 毫升酒精。換言之，釀造 20 公升（26 瓶 750 毫升瓶裝）含酒精量 14% 的水果酒需要 4-6 公斤白糖。由于成本和傳統的限制，商業釀酒的糖份全部來自水果本身。每年水果的含糖量因為氣候和土壤的變化而異。有時候酒質平平。但是碰準天時地利，那一年的酒就成了極品。自己釀酒不受限制，可以加糖和各種配料。我們能借獨特的調配去發揮自己的創作力，增加樂趣，使酒多變化更醇更美。

酵母（Yeast）：新鮮水果的表皮上都附有一層薄薄的白粉。葡萄和李子尤其顯著。但是在超市的水果因為用水洗過，這層白



粉已經被沖走了。這些白粉就是天然酵母。用天然酵母釀的酒很混沌，品質難以控制。要釀造美酒必須用人工培育的純酵母。它們可以從網上購買。種類繁多，有白酒酵母，紅酒酵母，香檳酒酵母等。還有一種特別的酵母可以釀出酒精含量高達 16%以上水果酒（一般水果酒的酒精成份是 12-14%）。很多商業酵母都是從名酒的釀中提煉和培養出來的。幾十年來一脈單傳，有顯赫的出身，光輝的家世。但是它們很便宜，五塊錢兩包，可以釀幾十瓶酒。

酵母營養劑 (Yeast Nutrient)：幫助酵母旺盛地生長，提高發酵效率。

單寧酸 (Wine Tannins)：單寧酸的澀味能夠中和過甜的膩感，增加酒味的深度。同時也可以使酒能夠長期儲存，不會敗壞。葡萄的葉子和梗枝裡都有天然單寧酸，不必另加。但是釀其它水果酒的時候，就必需添加少須單寧酸。每三加侖加半小匙就夠了。

果膠酵素 (Pectic Enzyme)：能使果肉變軟增加出汁量。釀葡萄或李子酒時不一定需要。但是比較乾的水果，例如蘋果和番石榴就需要在每加侖水果裡加十滴果膠酵素。

調味料：在發酵期間，可以加少許調味料，例如薄荷，果酸，肉桂等。傳統釀酒都用橡木桶盛載。經年累月下來，酒能夠從橡木裡吸取特殊的香味。自己釀酒當然不可能有這個設備。但是可以從 Home Depot 買一小片橡木放在火上烤得微焦後，再泡在酒瓶裡長期儲放。方法雖然簡單，但與放在橡木桶相比，卻能得到同樣的功效。

二氧化硫 (Sodium Bisulfite)：少量的亞硫酸鈉溶解在水裡會產生二氧化硫。它是一種還原劑，能消滅天然酵母，使得發酵過程容易控制，酒質得到保障。在封瓶前，加少量亞硫酸鈉可以停止進一步發酵，酒質不至于變酸。

澄清劑：酒廠用大型的過濾設備把酒澄清。但是如果只釀幾加侖的酒，那麼只要用澄清劑就可以了。澄清劑有多種。最簡單的方法是用蛋白。過程不難，每加侖酒加蛋白一個，用力攪拌。蛋白有粘性，能吸附酒中的微粒渣滓一起沉澱分離。名貴的高檔酒和猶太人的 Kosher 酒常用蛋白澄清。下次逛超市不妨看一下各種酒的成份。有些酒含微量蛋白質，就是這個原因了。

釀酒器具：

需要的器具非常簡單。

第一次發酵用的不銹鋼鍋子或其它盛器，容積約八公升（標準酒瓶容量是 0.75 公升）。

第二次發酵用的小口大容積玻璃瓶，容積約四公升。

有孔瓶塞及空氣鎖



酵母 (Yeast)

酵母營養劑
(Yeast Nutrient)

單寧酸
(Wine Tannins)

果膠酵素
(Pectic Enzyme)

調味料
例如：薄荷，果酸，肉桂等

二氧化硫
(Sodium Bisulfite)

澄清劑





細橡皮管

釀酒過程：

釀酒是藝術與科學的結晶，傳統和直覺的組合。整個作業過程圍繞著如何達到完美的發酵為中心。

一切器皿和水果都要洗乾淨，然後泡在含有少量亞硫酸鈉的水溶液或稀澤的漂白水裡消毒。這個過程的作用是消滅所有的天然酵母。

水果帶皮切片，放在大盛器裡。加白糖約水果量的五分之一。再加果膠酵素，營養劑和單寧酸少許。最後將半小匙酵母溶解在溫水裡後，使它活性化。加入大盛器，徹底攪拌。最後放在陰暗地方開始發酵。溫度需要在攝氏 25 度以下。

數小時後，有小氣泡冒起，表示發酵開始了。每天攪拌兩次。氣泡一天比一天多，不僅可以看到，而且可以聽見。本來大塊的水果，在酵母和果膠酵素的雙重作用下，果汁都被吸了出來。果肉變得粉碎，浮在表面。一般來說，到了第四天泡沫最多。然後逐漸慢下來。十天後，泡沫幾乎停止。一方面是因為糖份幾乎耗盡。另一方面是因為酒精成份提高使得酵母菌的活性降低。這時候會聞到一絲混有水果味的酒香。為了保留香味，下一步就是把浮在表面的醴過濾掉。然後用虹吸管將液體轉移裝入玻璃瓶。瓶口蓋上空氣鎖或插一根細管，另一頭放在一杯水裡。發酵的氣泡從管中慢慢冒出。開始的時後幾秒鐘一個，過了幾天就漸漸停止。

十天以後雜質沉澱在瓶底。上層的酒液可用虹吸管轉移到另一個玻璃瓶。按自己品味加入調味料，密封瓶塞。把密封的瓶子放在陰暗處。十天後，酒會變得更清。將這道程序重復三四次後，就可以裝瓶儲存了。在封瓶前加幾滴亞硫酸鈉溶液，使發酵徹底停止。封瓶後貼上自己設計的商標。存放四個月後就可以喝了。今年女兒結婚，我釀了幾瓶 BlueSky 招牌的李子酒和桃子酒。貼上他們結婚照，成為一件很好的禮物和紀念品。

釀酒不難。試了幾次就會有自己的體會和心得，樂此不倦。為了響應政府節約用水的號召，我把後院的草地改成果園，增添了很多棵不同的果樹。省水釀酒，一舉兩得。希望將來大豐收，水果多得要用大木桶來盛。請三五好友來作客。飯飽酒足後，一起光了腳板踩著水果在木桶裏跳啊唱啊，就像電影裡的法國酒莊一樣，那才過癮！

附上照片一張：BlueSky 酒兩瓶。右邊一瓶酒齡三年，貼上那年去 Florida 渡假時拍的海景做背景。左邊一瓶去年釀製，貼上女兒的結婚照作紀念。



耳順

李威

窗外百鳥爭鳴，喚醒一枕春夢。淡淡的薄霧，透出鳳凰木粉紅色的花朵，四壁寂然，草木含秋。躺在床上望著窗外享受閒靜的禪趣，全身不自覺的輕鬆、舒暢。這是多年來未注意到的事情？還是耳順之年以後才容得下大自然的景色？

六十是十與十二的最小公倍數，也就是中國農曆的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與地支或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共十二個數字）的一個循環。從甲子到癸亥共六十個組合，稱六十甲子，如此週而復始無窮無盡。周易的八八六十四卦，起乾終未濟，說明六十是一個週期，演譯出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歷史。人的流年面相起於天輪（1-2歲）到地閣（71歲）歷盡人生的滄桑。也許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將六十歲做為成熟圓滿老人代表符號的原因。

隨著年齡的成長，思想成熟了，身體衰弱了，生活習慣不斷的改變和調整。難怪自古就有老人十反一說：1.近事不記，記遠事。2.不能近視，要遠視。3.哭無淚，笑反而有淚。4.白天睡大覺，晚上不睡覺。5.不愛坐著要走動。6.軟的不吃要嚼硬。7.一看電視就睡，一關電視就醒。8.喜談舊事，愛聽新聞。9.不愛兒子要孫子。10.大事不問小事嘮叨。

近代科技的發展促進了醫學與環境衛生的改善，延長了人類預期壽命，十八世紀末年德國鐵血宰相卑斯麥（Otto von Bismark）定下的六十五歲退休年齡，一直延續到今天沒變，可是人的預期壽命已從十八世紀的四十多歲增加到現在八十歲左右，換算回來現在六十五歲退休老人，相當於十八世紀末年（中國的清末民初時代）三十多歲的身體情況與精神面貌，尚屬壯年。這一代新老人因歷史的大漏洞，可能賺到了幾十年上無父母管下無子女負擔的黃金晚年。漫長的退休歲月裡，只要美國的社安保險、退休制度不崩潰，吃飯看病都不成問題了。

大自然的生理規律是無法抗拒的，如何發揮成熟的智慧，順其自然的彌補體力的不足，以保持生活的效率，是六十歲以後有點年紀之人必須想了。退休後能雲遊四海享山林之樂很好，不然清心寡慾、閒來賞花月看詩詞、散步運動、做做義工、唱唱歌跳跳舞、選門有興趣的課，過恬淡自在的生活亦遐意。當閉嘴時別開口，該放手時就放手。再多的產業和富貴買不到心靈的平靜和身體的健康，要做個慈祥面善的老人還是做個食古不化的頑固老人，全在一念之間。道家思想的“我命在我，不在於天”。是否一語道破天機？



急驚風撞著了慢郎中（上）

王友平



閑話慢慢近主題

明朝凌蒙初所著的《二刻拍案驚奇》是一部反映當時社會市民思想的奇異怪誕短篇小說集，在其卷三十三：“楊抽馬〔1〕甘請杖，富家郎浪受驚”裡，講了一個姓楊名望才，字希呂的人的故事。這人因為從小被異人指點，成為一個能掐會算還能招魂趕鬼的能人。因為他的“抽簡祿馬”〔2〕之術百發百中，所以人們都叫他楊抽馬。故事中說因為這個楊抽馬能幫人趨利避禍，所以結交許多達官貴人，并不缺錢花。但是有一次臨時手頭有點緊，就要借錢，而且要趁著借錢打擊一下平時不太尊重自己的一個富人。（看來這個異人的心胸略略小了一點。）這凌蒙初提到富人有一些評論：“看官聽說，大凡富家人沒有一個不慳吝的。惟其看得錢財如同性命一般，寶惜倍至”。不知道凌蒙初是個窮秀才還是曾經殷實卻經歷艱難又得不到富貴朋友幫助而中落了，所以對富人有點那個。總之在評論富人一番之後，就描述了這富人“說了錢便無緣”，仔細思量、推三阻四、最終借口“家間正在缺乏，不得奉命”而拒絕了朋友，而且為自己的智慧甚是得意。誰知抽馬先生施法術，借一個婦人的魂化為有形有體的妙齡女子，夜入富人家求助，而富人就乘人之危把人家睡了。誰知“好事”完畢酣睡到半夜，卻發現自己躺在血腥之中，這女子在自己身邊身首異處了！於是那個富人連滾帶爬地去找抽馬先生，想求抽馬先生用法術遮掩此事。故事對這段求救的描述是這樣的：“也不管是四更五更，日裏夜裏，正是慌不擇路，急走出門，望著楊抽馬家用亂亂攏攏跑將來。擂鼓也似敲門，險些把一雙拳頭敲腫了。楊抽馬方才在裏面答應，出來道：“是誰？”富家子忙道：“是我，是我。快開了門有話講！”此時富家子正是急驚風撞著了慢郎中。”



好了，後面故事如何，當然是讓那富人大破財還要感激抽馬先生，本文不打算詳述下去，有興趣的人自己去看。筆者向來是不推崇算命的，本文的目的也并不在借此小說來討論是否有錢人都是為富不仁，或者是否財色總是相伴而行且帶來災禍的問題，本文只是想引用“急驚風撞著了慢郎中”當作本文的題目，所以才囉囉嗦嗦這麼半天。相信一定有人說：“有沒有搞錯，會不會寫八股文，一個題目都能繞這麼大一個圈，進入角色也太慢了吧。”對，慢，慢就是本文的目的。自這本小說問世以後，“急驚風撞著了慢郎中”就成了一個成語，以急重病人碰上了拖延治療的醫生來形容眼看辦事沒有效率，正在貽誤戰機，卻乾著急沒辦法的情景。但筆者這裡是反其道而用之，盼望真有慢郎中能治治當今社會的急驚風。可是筆者也知道這好像不大可能，所以就退而求次之，盼望諸位看官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使自己逆歷史潮流而動，慢上半拍，那麼我們其實可以減少很多急驚風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也就不必為慢郎中的不慌不忙心急火燎了。所以，如果您因為我這開篇慢了點，那就請靜下心來，繼續慢下去，隨著本文東拉西扯，慢慢了解本文的主題。別急，千萬別急！

與時俱進富貴病

回想當年從城市高中畢業，一群哥兒們姐兒們幾乎被一鍋端到農村。記得奔赴廣闊天地那天，浩浩蕩蕩一眼看不到頭尾的卡車長龍，還沒有出城就發生了校際之間的集體打鬥。負責安全“押運”的解放軍叔叔突然發現男孩子們幾乎人手一把尺寸不一、形式多樣的匕首，才明白這所謂的畢業就是“比野”，比比看誰比在學校期間更野。當時不是頓頓有飽飯吃的清一色黑瘦年輕小子們，一方面因為沒有學到一些基本的書本知識（那時都相信毛偉人說的最聰明的是手腳沾滿牛糞的農民）而不大溫文爾雅，另一方面大概是營養不足所以大腦控制力比較差，再加上沒有球星歌星影星的“正確”吸引，所以不像今天白白胖胖或者粉嫩細嬌的時代驕子們那樣溫柔在各自鐘情的網絡世界中，而是很容易為了自己身邊幾個哥們的榮譽就兩肋插刀。不過，正因為當時的人們忙著勒緊褲帶鬧革命而誤了文明列車，所以常常聽說某某有營養缺乏症，有結核病，但很少聽說誰患了“文明病”。

說到文明病這個詞，那還是我下鄉當農民的時候從一位兼通中西醫的“壞醫生”那裡聽來的。所謂的壞醫生，是一個出身地主，又說了一些屬於壞人說的反動話而被下放當農民的醫生。那年頭農村實在需要這種壞人下放下來，否則有病沒醫生呀。當時我不知為什麼開始跟他學習注射、針灸和炮製草藥。他居然教唆我逆“讀書無用論”的潮流而動，相信讀書總有一天會有用，於是就去讀一本赤腳醫生手冊，以便我這個被教育者可以向教育我的貧下中農身上插針。有一天，我在書裡面赫然發現：“西方帝修反誣蔑我們中國沒有高血壓、冠心病，其實我國已經有高血壓病人和冠心病病人XXXX，達到人口的百分之XXXX。”我當時就問那位帶我走上懸壺濟世道路的“壞人”，為什麼我們偉大的祖國要努力證明我們也有高血壓和冠心病呢？好像還生怕我們的發病率不高似的，為什麼呢？為什麼有這樣的病好像可以引以為傲呢？他告訴我說，這些病是文明病，那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有錢人得的富貴病。我們雖然要打倒帝修反〔3〕，但我們同時想證明我們比帝修反更文明，想說明我們比世界上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們更富有。在這個嚴肅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們必須驕傲地向世界宣布，勇敢的社會主義革命者同時也是偉大的文明病人。

時過境遷，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有人“誣蔑”說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登上世界舞臺中心的同時，也與時俱進地讓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脂肪肝、癌症等原



本在西方發達國家才多見的富貴病貨真價實地充滿了我們的大地。當然，我們這些生活在正牌美帝國主義國家的中國人更是自豪地身兼兩種制度的榮耀，那是絕不願意在富貴病方面落後於人的。筆者自己就很是與時俱進地搶到了幾頂這樣的冠冕。糟糕的是，這些病都被歸在慢性病的範圍裡，這戴帽容易摘帽難啊！就如當年在中國很多人一夜之間被戴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到了十幾年或幾十年以後才被摘掉或者至死都沒有摘掉那樣，戴上富貴病這種文明的帽子，也同樣是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甚至除非病逝，一輩子也抽不盡那纏繞在身的富貴病絲，摘不掉壓在頭頂的“文明”帽子。

當今世界，各行各業信奉的都是時間就是金錢。所以，整個社會就以快為榮，以快為樂。這個大環境的進步使我們不快不行，不急不行。我們急，催得各種具有現代特色的心理和軀體疾病也就毫無偏見地急急進入所有金領、白領和藍領人群中。我們每個人都在臺上努力而緊張地表演著，還不斷地得到喝彩，於是我們就更加賣命地表演。經過前半生用命換錢的激烈競爭，那些過了中年門檻的人在急急忙忙的社會中博得了五子登科，但同時也開始進入後半生用錢買命的階段，甚至有的人還沒有來得及花錢，或者還在擔心沒有掙足買命錢就從臺上栽了下來。英年早逝、過勞死、以及抑鬱自殺的大量出現，說明我們在臺上演出期間獲得的一頂又一頂文明病的桂冠實在太重了。

我們從舞臺中心栽下來的另一個原因是，舞臺上有許多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中比我們更早戴上文明富貴病帽子的小年輕與我們競爭進入舞臺聚光燈的亮點。因為他們年輕，他們的桂冠暫時還不夠多，還不夠沉重，所以好像比我們能蹦達。其實，他們下臺的年齡可能比我們更早，因為他們掉進激烈競爭的漩渦更早，更何況還有比他們更年幼的胖嘟嘟的兒童與他們比賽，爭著打破發病率的歷史記錄，搶著讓富貴病的初發年齡下降。可惜的是我們這些進入中年的人中間，還真有人面對這種趨勢不服氣，捨不得被擠出舞臺中央，還不想摘帽一鞠躬下臺清閒清閒，硬是要戴著帽子爭觀眾的眼珠子。筆者絕無把當今社會改變成悠閒桃花源的本領，也沒有辦法叫諸位演員不要往舞臺亮光中擠，只是想冒充一回慢郎中，磨一磨在急急世風中企圖事事超越別人的雄圖大略者們的急性子，勸一勸被激流裹挾著好像無法不急的追風者們慢一點。那些象徵富貴的病帽子不戴也罷，萬一已經戴上了，別急，想辦法摘下來就是了。如果實在摘不下來，鬆動鬆動也好。

觀念改變人生變

無論是拒絕戴帽子，還是想摘帽子，或者企圖讓帽子鬆動一些，需要的都是從心裡面先把急驚風的帽子慢慢卸下來。先學會以慢性子對慢性病，讓自己慢慢遠離文明病，讓病勢緩下來，讓病逝慢點來。心慢不下來，行動就不可能慢下來。心要慢下來的第一步，就是必須願意慢下來和敢於慢下來。這可不容易。自從當年下鄉因為爭強好勝被判為反革命份子，差點進牢房開始，筆者就無數次提醒自己遇事慢慢來，不要太好強，可是遇到具體事情就又不願意慢下來，或者不敢慢下來。下面略略從我的生平中的三個階段的例子來表明一下改變內心真的不容易。

當年下鄉原來打算當一輩子農民，把一生慢慢消磨著廣闊天地的我，聽到有上大學的機會，立即就豪氣往上沖，立誓要和別人不一樣，當人上人。瞧，人的本性中是有衝勁的。只是不合自身特點而沖得太快太高時，就有可能適得其反，欲速則不達。當時，我和我們班上多數人相比，屬於家境比較富裕者。媽媽看到我天天起五更跑步、吊單杠、背單詞，晚上點燈熬夜拼成績，所以特別聲明，為了健康，錢不是問題。可是每當媽媽問我缺錢不缺的時候，我每次的回答



都是：“缺時間。”我當時最爲信奉的時髦口號叫做“革命加拼命，拼命幹革命”，結果生生把肝臟搞壞，把血壓搞高，終於被醫生強制壓倒，臥床休學三個月。要不是當年的秘密“對象”（現在的太太）心腸善良，換別的女生，我這裡休學，她那裡就把我休了？現在想起來還常常害怕。

怕歸怕，一旦大學畢業留校工作，把妻子搞到手，就忘恩負義，又開始不要命了，因爲我想爭取在全省高等院校數千名年輕教師中，成爲第一批那幾十個被破格提拔爲高級職稱者中間的一個。所謂破格就是比別人提前晉級，不是慢慢排隊。所以，我硬是演了一場土鏢（當時還沒有這名詞，但我知道自己土）血戰海龜（當時也沒有這名詞，因爲他們當時實在太稀少，成不了群）的慘劇。常常是早上一家人還沒有睜開眼睛，我已經去辦公室了。晚上妻子和女兒實在頂不住瞌睡蟲騷擾而進入夢鄉，我卻還沒有結束病房工作或者科研工作。因此，女兒常說：“怎麼老看不到爸爸”。後來，看到我雖然比多數人更早博得一個副教授的帽子，卻把胃都逼出血來了，我的一個好朋友，也是老同學，就勸我說：“嗨、嗨、嗨，把捻子擰細一點，多燒一段日子吧。”我當然感謝他的提醒，可是心裡想：“又不是我不想休息，是事情太多呀！我哪敢慢下來。慢下來還能被破格嗎？”

當我花血本進入高級知識分子的行列以後，就覺得我在中國當時的環境已經沒有辦法更上層樓了。我這麼能幹的人怎麼能憋在那裡呢？時不我待，制定更高的目標，打到美帝國主義的老家去。我想，只要到美國這個科技大哥那裡撈一些硬資本，將來再殺回中國的時候，在自己所工作的領域肯定就是一哥。還好，多虧到美國第一周就遇到上帝，祂不要我繼續爲我個人殺氣騰騰地與人相爭，祂要慢慢地把我的奮鬥目標轉一個方向。可是，我不明白上帝爲什麼不在一夜之間改變我這心裡急的毛病，因此當我進了千橡樹這片林子的時候，依然是天天披星戴月地撲騰，害的太太幾次抱怨說人家因爲只看見她和女兒在一起，還以爲她是單身媽媽呢。想想看，我太太都不知道我忙到哪兒去了，別人就更不知道我這個忙人在幹什麼。記得當年第一次加入千橡雜誌團隊，和眾人坐在一起互相介紹的時候。當我介紹完自己的赫赫大名以後，全場毫無反應。老段看出我的尷尬，就說：“他是張建華的先生。”“哇、、、”，眾人一片驚嘆。我心想：“奮鬥一輩子不就想出人頭地嗎？我這白忙一場，竟然沒有人知道我。嗨！”

其實，人都像林子裡的一隻鳥，有一些鳥兒總想振翅高飛到其他鳥兒之上。可是我們不知道，或者理論上知道，但飛起來的時候就忘了一個事實，就是能不能飛得比別人高，並不是僅僅憑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實現的。“笨鳥先飛”是值得鼓勵的，但先飛並不等於一定能飛得高飛得遠，有太多因素制約著我們。況且，就算能比別人飛得更高更遠，每隻鳥最終都還是要停下來，回歸塵土。如果不明白飛此一世的意義，不但飛得辛苦，也飛得冤枉。雖然這不是本文要談的主題，但和本文的主題有關。我們只有承認自己是有限的，只有明白人和人是不同的，其實懂得不需要和別人攀比，不需要飛到別人頭上，我們就不會那樣的緊張，不會那樣的逼迫自己。總想不停地飛越所有人，其實是不能欣賞自己，以爲飛越了別人才證明自己有價值。既然上帝看每一個人都一樣可寶貴，我們何必必要掙扎在你死我活的社會旋風中呢？人只有放棄蘊藏著心底的，爲功名利祿競爭的觀念，才可能停止從內心產生源源不斷的緊張壓力。近年來，從外表看，我雖然還是很忙，但我知道自己內心已經相當放鬆了，因爲我對世界和人生的基本觀念改變了，我不再爲自己的慢感到不舒服了。最近聽到一句話很有道理的話，叫做觀念變則心態變，心態變則行動變，行動變則習慣變，習慣變則人生變。要想不被文明富貴病制約，先改變我們對人生和社會的觀念。慢，從觀念開始。



碰倒油瓶玩自焚

有人說，雖然每天急急忙忙地爭著往健康的反方向跑的原因好像是社會逼的，但也和個性有關吧。對！有關係。據說40多年前，美國心臟病學家邁耶·弗裏德曼（M·Friedman）和行爲醫學家雷·羅森曼（R·H·Roseman）開始調查和研究飲食對冠心病的影響時，遇到一個婦人。這個不是專家的女人對兩位專家說，爲什麼男人和女人在一個家庭裡喫飯，卻常常是男人得冠心病呢？這個問題改變了他們的研究方向，終於在1959年報道了他們的重要發現，就是人的個性與冠心病之間有密切關係。1974年，他們合著的《A型人格和你的心臟》一書正式面世，書中把人格分爲A、B兩種類型。A型人格者與心腦血管疾病之間存在著高相關性。

所謂A型性格不是指血型A型，是說集中具有下列特點的人格。第一是動作敏捷而辦事有效率，但缺乏耐性和彈性，急躁易怒，不願改變，有適應不良趨勢。第二是做事認真負責，苛求自己，爲達完美目標，不惜任何代價；第三是強烈的時間緊迫感，諸事都好計劃，而且一件事情沒有做完已經在計劃表中排出了好幾件後續的事情，總是試圖在極少的時間裏做極多的工作，所以終日緊張忙碌，不願意放鬆自己；第四是強烈的成就慾望，以事業上的成功與否作爲評價人生價值的標準；富有競爭性、攻擊性、反叛性；一旦認準目標就全力以赴，肯吃苦，有衝勁，被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信念催逼，寧肯犧牲自己的一切，哪怕是生命，也要直奔既定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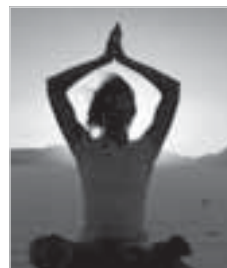
其實，我當年以土鯨之勇和海龜大戰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這個理論，因爲我從小就脾氣急、好出頭、勤努力、愛較真、苦律己、面子薄、死拼命、出傲氣、長反骨、、、。我太太對我的描述更加生動。他說有的人是得過且過，油瓶倒了都不扶，我卻是沒事找事，實在找不到事就自己先把油瓶推倒，再扶起油瓶然後清潔流得滿地的油。讓我太太這麼一描述，看官就會明白A型人實在是自找高血壓、冠心病、心肌梗塞、腦中風、癌症爲友，簡直是玩火自焚。A型人格者真應該向那些與A型人格者恰恰相反的B型人格者學習，學習那種性情不溫不火，遇事審慎思考，穩當舉止從容應對，欣賞慢步調的生活節奏，通常對自己和他人的工作都是滿意的，更不會爲了細摳事情的細節去傷害人的感情等特徵。雖然現在發現女人的心腦血管疾病并不比男人少，只是發病年齡晚一些罷了。而且飲食對預防富貴病並非不重要而是很重要。但是，無論男女，無論飲食如何，B型人就是明顯地比A型人遠離文明富貴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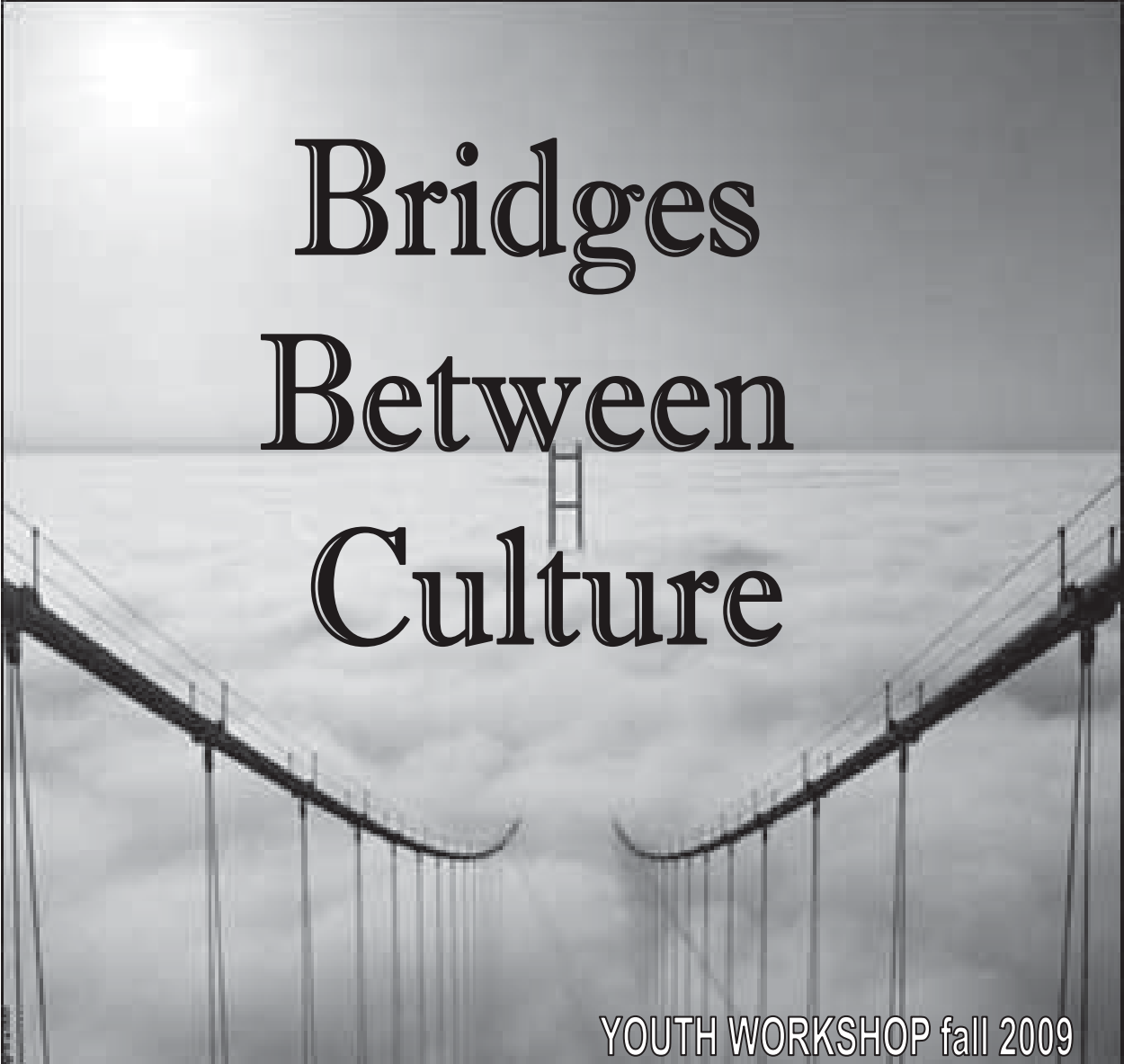
好了，今天就先談到這裡啦。至於已經願意扭轉人生觀念的朋友，特別是有A型人格特徵的願意扭轉人生觀的朋友，想知道如何改變個性，如何在吃、穿、住、行、工作、運動、娛樂和待人接物各方面慢下來，咱下次再談。

〔1〕注一：“楊抽馬甘請杖，富家郎浪受驚”在《二刻拍案驚奇》的40篇作品中排為卷三十三。但是，因爲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願，小姨病起續前緣”與《初刻拍案驚奇》同卷篇目相同，所以在那種將“大姊魂游完宿願，小姨病起續前緣”剔除出《二刻拍案驚奇》的現代版本裡，“楊抽馬甘請杖，富家郎浪受驚”被編為卷三十二。

〔2〕注二：“抽簡祿馬”是當時的算命術語。抽簡就是抽竹簡占算。“祿存”“天馬”是所謂按照易經和星相推導出來的對人禍福的不同描述。

〔3〕注三：帝修反就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的簡稱。





Bridges Between Culture

YOUTH WORKSHOP fall 2009

A Letter From The Editor

Every Chinese-American teenager today knows what its like to struggle with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or attend the inevitable SAT boot camp, but being Chinese-American teenagers also gives us a unique and particular advantage, in that we are able to experience two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ppreciate our heritage.

In our Fall 2009 issue, the staff writers of our journal have all grown up with the distinguished traditions and customs passed down to us by our parents and teachers. Writing about the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opinions of the two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bring together will hopefully illustrate how the Chinese culture that is a part of us all has without doubt cast a great influence on all of our lives.

I hope that this issue can provide readers a glimpse of how *we*, the youth, view the culture difference in our lives.

Sincerely,
Karen Tsai
Editor in Chief

Chen's Restaurant Goldie Shi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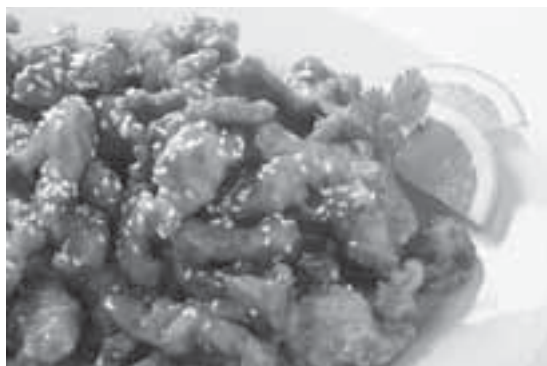
As I hear the very familiar clanking of a golden bell signaling the end of third period at Chinese School, my stomach rumbles and my mouth waters as I think about the food I will be eating for lunch. After a long five minute drive to the Oakbrook Shopping Center in Thousand Oaks, I pull open a windowed door and walk past the familiar wall plastered with autographed photos of various celebrities. My mom guides my sister and me to our usual booth by the kitchen, because our Aunt Lin has her hands full answering phone calls and taking orders by asking, "Chens. May I help you?"



Every Saturday after Chinese school my mom, my sister, and I would all go to my aunt and uncle's restaurant to have lunch. We would stay there for hours as our mom helped out at the cash register and my sister and I did our homework, helped open doors for customers, learn how to read the names of foods in Chinese, or even how to make Shirley temples. It was wonderful to witness the variety of customers, of every age and ethnicity, that Chen's served. Chen's' menu was slightly Americanized to fit customers' tastes, as the most often ordered dishes were: orange chicken, kung pao chicken, and chow mien. My sister and my favorite dish was the delicious black bean fish.

Last autumn, after not eating Chen's for ages, I called my dad at work to order my favorite dish, but the restaurant was too busy. The next day, my dad came home from work and bluntly announced that "Chen's closed today". Even though my aunt and uncle had been planning on closing the restaurant for a year or two, it still came as a shock that Chen's finally closed. I began thinking about all the times that I had been ungrateful of the restaurant after eating Chen's every day for dinner, and now the only thing I wanted to eat was Chen's. The night after the closing, I went with my dad to the restaurant to help my aunt and uncle clean up. My aunt was extremely sad to say goodbye to the restaurant as it was her home away from home and where she had made so many wonderful memories. As we were cleaning up, customers kept walking up to the door intermittently only to find disappointment as they saw the farewell letter posted on the door. The disappointed looks of the customers emphasize the hospitality and good service Chen's had shown its customers in the twenty six years it was open.

Just as I have realized how lucky I was to have Chen's a part of my life, I have also come to realize how being involved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are such huge and important parts of my life, for in the same way that Chen's menu is slightly Americanized, I am proud to be American, Chinese, and Taiwanese.





My Chinese New Year

Vivian Shen

The dragons, each with their own giant smile plastered across the face of its cube shaped head, approach dramatically under the night sky. Before long, attention is diverted to the fire-works that have just lighted in the sky, illuminating the feet within the dragon costumes. Without the dark sky as an indicator, it is difficult to discern that it is night at all because everywhere is decorated with red posters and lanterns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With the streets as festive as they are and everyone in a social mood, it is unbelievable that this takes place during the night, a time when most people would be at home sleeping.


Reality. The scene suddenly dissolves and is instantly replaced with the dark interior of my bedroom. My alarm continues making the startling and irritating noise, and I reach out with my hand to smack the off switch. Rolling over, I groan in dismay at the thought of having to go to school. In China, they would have weeks off in celebration, but here I still have to go through the quotidian routine of dressing and learning. All the knowledge I have gathered from Chinese school about Chinese New Year remains in my dreams. If only I could travel to China to witness the festive event. Besides knowing the fact, there are no outside signs of Chinese New Year. Then again, I would be foolish to expect any performances outside my window. The day goes by slowly as always, and I come home to a desk full of new assignments to be submitted the next day. Only at dinner is there any sign of a holiday because my family has dumplings and my brother and I finally receive our red envelopes. We spend the night together watching Chinese TV because only then can we witness the spectacular shows that are broadcasted in celebration of Chinese New Year.

We cannot just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like that, though. The small dinner and screen shows are barely enough to satisfy the actual day Chinese New Year starts. Over the weekend, a party commences as friends and a few family members join us with all kinds of Chinese dishes. We spend the afternoon decorating our home with red and yellow ornaments, even hanging up a few lanterns to capture the spirit. Sometime later in the night, the parents set up karaoke and take turns showing off their unique voices. The Chinese New Year performance hosted by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also helps to bring some Chinese customs to our community. Although we are constrained from experiencing the full impact of Chinese New Year, our small substitutions must sate our desires to remain a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Accompanist

Lucy Gao



“See? Hanging out with us grownups isn’t so bad,” exclaims Mr. Xia, the conductor of my Chinese music ensemble. I smile from my piano bench, surrounded by middle-aged Chinese parents, all wielding violins or cellos. Mr. Xia picks up his baton again, and I begin playing accompanist to the medley of old Chinese movie themes. Without warning, I find myself swaying heavily to a waltz, serenaded by the orchestra. It’s an embarrassing realization due to an old distaste toward overly dramatic pianists, and I try to minimize the movements of my bouncing hands. I end up relenting to the force of the piece’s happy tune as I sway left and right, my fingers dancing across the keys with force, bringing out piano notes over the sweet singing of strings.

Performing with the Dancing String Chamber orchestra is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a solo pianist. Ever since I was five, I’ve played piano in the sense that it’s all about me. But starting this summer, I’ve been creating music with a group, watching how my actions on those eighty-eight black and white keys affect the rest of the players in the room. I provide a sort of background music—a constant harmony that I have to keep soft and steady while concurrently banging out a joyous melody. My melodies are always in accordance to another section’s solo, but I usually find myself subconsciously leading the cellos or violins through their solo sections, as a sort of secondary conductor. Through this innate teamwork, I feel at ease among the adults that make up my Chinese orchestra, all thanks to the music that connects us.

As I practice at home, I often find my parents singing or humming along to the nostalgic tunes of childhood in another country. Sometimes, I even take up the Erhu, a Chinese instrument with two strings, and I play with an undeniably Chinese touch to any music. Through both the Erhu and the piano, music really comes out as an essence that transcends all cultures, as my musical perspectives overlap with those of another generation. Playing piano with the Dancing String Chamber or Erhu with the Thousand Oaks Chinese Folk Ensemble gives me an enjoyable, tangible connection to my cultural roots.

I’m sitting alone at the piano during a practice break. “Hey, Lucy, come over here and chat with us adults!” Mr. Xia commands. At first, I groan inwardly, ready for an onslaught of awkward conversation with Chinese parents. But when they start talking about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successes, I realize I am quite fortunate to be involved in such a unique community. My personal and musical connections to these adult peers affect my own behavior, as I feel influenced to succeed as they have, even having the time to perform traditional music. Perhaps one day I’ll even play in another Chinese orchestra or further my experiences as a piano accompanist.



Foreign yet Familiar

Karen Tsai

Stepping out into a thick wall of the most hot, humid air I have ever experienced, my sister Josselyn and I talk with our cousin Grace, whom we haven't seen for 5 years, while we wait for our uncle to find us amid the intense parking battle taking place at the curb outside the airport. Excited for the month to come, I know that this is my opportunity to truly experience the culture I've heard, learned, and studied about, but never really embraced.

From haggling in bustling night markets to camping at Sun Moon Lake, everything in Taiwan was vastly different from life in America. In a world where culture centers around food and everyone lives in big, crowded cities,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s of their daily life thrilled and amazed me. I especially love and miss the food in Taiwan, where we practically ate our way down from Taipei to Tainan.

When my sister and I visited our Grandma in Tainan, we spent the entire time in silence, because we could not understand any Taiwanese. This left me an entire weekend to simply observe the most leisurely lifestyle I have ever seen. It seemed like the daily lives of these relatives was comprised completely of sleep, food, tea, and gossip. Even though my sister found her day immensely tedious, I found certain parts of it both amusing and interesting.

At dinner, I discovered through Josselyn that this culture and lifestyle basically makes it impossible to refuse food; in fact, the more you eat, the more your mountain of rice seems to grow. I thoroughly enjoyed my dinner that night, but Josselyn was less fortunate, as there was a large plate of shrimp, the single food she refuses to eat. No matter how she attempted to politely refuse helpings of this delicious delicacy, Grandma would always hand her another one. "Oh, no thank you", "It's okay, I'll help myself", and "I've already had some..." had no effect. In the end, I helped Josselyn finish off my favorite food and suggested she simply tell Grandma she was allergic to shrimp.

This tendency for our relatives to give us things as their way of showing hospitality continued at our "Ah-be's" house, where we had everything from shirts, dresses, and socks to motorcycle jackets, wallets, mirrors, and purses thrust upon us as gifts. Politely, my sister and I each took a shirt, a couple mirrors, and the purse so as to be polite and accept their gifts. I felt like although this may have seemed slightly funny and bizarre to outsiders, I could still appreciate and respond appropriately to a culture both familiar and foreign to me.

At the end of our vacation, when my sister and I had finally returned to our much missed beds and pets, I know that now, the part of me that truly loves Taiwan will always be able to understand how unique my culture and its traditions are, for even though my parents in America and my relatives in Taiwan are a world apart, they're still the same family that I love.



Life from a Drama

Vivian Shi

At the tender age of seven, I was introduced to my first Chinese drama - Huan Zhu Ge Ge or Returning Princess Pearl. My mom and I would watch around fifteen hour-long episodes every weekend. On weekdays after I finished my homework, it was back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watching the story unfold.

Even though my mom and I spent so much time watching the drama, it took nearly a month to finish. When we finally finished, what did we do? We started another!

Asian dramas drag on forever. Every plot twist known to man probably took place in one of those 45 discs. But I enjoyed every minute of it, especially the flying kung fu masters with Dragon-ball-Z worthy superpowers. That was how my addiction began, but I didn't like every Chinese drama I came across.

Mom and Dad really love those dramas that take them back to the "good old days." I tolerated those dramas as background noise while doing homework, but I have to admit I was interested at times to see in what kind of environment and how my parents might have grown up.

I saw what life might have been like in ancient China. I glimpsed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schooling and Chinese schooling. I began to understand where my parents had come from and how complicated the transition to American lifestyle had been.

However, my favorite dramas by far are those that take place in a modern setting: Hana Kimi, Coffee Prince, Full House, Devil Beside Me, etc.

Those Chinese dramas are essentially fairy tales that can never happen in real life, but they are full of such a tangible and infectious whimsicality, that I can't help but laugh and smile uncontrollably whenever I watch.

Dramas are the source of my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 my connection with my parents and family in China, and enjoyment that I can look forward to every once in a while.



A Taste of Culture

Third Period

Josselyn Tsai

This youthful Asian generation
Is making a great new modern nation,
Of Chinese-Americans who do not know
How to run this culture show.
But every week, first grade through eighth,
My friends and I would slowly wait
After recess and two lessons,
For those fun, third period sessions.
Chinese history, firing quick reports,
Rice paper paintings, of pandas and storks,
Calligraphy and origami, as ancient arts,
Or even bridge with spades and hearts,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dance,
With New Year's lions waiting to prance,
Abacus, human calculators and beads,
And Kung Fu trainees, waiting to do ninja
deeds.
The list goes on, with Go and chess on
their boards,
But not with kings and knights but Chinese
words.
In reality, we are worldlier than we seem
Knowledgeable, and impeccably keen,
Since we have gotten way ahead
With a taste of culture third period.





陳玲伶老師的弟子們

張如娟 陳清 鄭莉亞

唐堯虞舜夏商周，
春秋戰國亂悠悠；
秦漢三國晉統一，
南朝北朝是對頭；
隋唐五代又十國，
宋元明清帝王休。

大約是在六年前的秋天，千橡中文學校的教室裡，十幾個八九歲的孩子，稚聲稚氣地跟隨著陳玲伶老師認真地念誦著上面這首涵蓋了中國幾千年朝代更迭歷史的歌謠。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孩子們跟隨著陳老師開始了他們在中國歷史文化長河中的漫遊。

以朝代作為這條長河的坐標，陳老師帶領著她的這些弟子們循序漸進地學習了從禪讓政治、封建世襲到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從倉頡創字、大禹治水到活字印刷、七下西洋；從文景之治、絲綢之路到鴉片戰爭、南京條約；從渾天儀、地動儀到天工開物、本草綱目；從四書五經、資治通鑑到唐詩宋詞、四大小說；從青藏高原、長江黃河到台灣寶島、中央山脈；林林總總，幾年來，孩子們不斷積累著對中國歷史、地理、語言、文化的了解與認知，並逐漸融會貫通，將知識有機地聯繫和運用到他們的日常學習與生活之中。

他們不僅會用“美中不足”來安慰自己，用“上行下效”來敦促家長要以身作則，以“民以食為天”為由要好吃的，更會運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人行必有我師”等為人處事的原則。學習

中，他們打破沙鍋——問到底，懂得了什麼是精益求精，鍥而不舍，並身體力行，刻苦學習，力爭上游。

功夫不負有心人，陳老師的循循善誘，孩子們的刻苦努力，以及家長們的通力合作和學校的鼎力支持，使得千橡代表隊的成績不斷提高，分別獲得了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中華文化常識比賽：

- 丁組第二名（2006，莊于萱，林欣樺，邵睿婷，陳亮宇）；
- 丙組第二名（2007，莊于萱、林欣樺、邵睿婷、陳冠文）；丙組第一名（2008，莊于萱、林欣樺、邵睿婷、阮開元）；
- 中級組第一名（2009，陸逸塵、鄭涵于、鄭順心、慕樹南）；
- 高級組第一名（2009，莊于萱、林欣樺、邵睿婷、莊家禎）。

從而取得了代表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參加全美中華文化常識比賽的資格。

新的機會，也是新的挑戰，莊于萱、林欣樺、邵睿婷和莊家禎四個十四歲左右的孩子利用暑假在家長的幫助指導下進一步充實著自己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他們每人製作了三百餘片寫有歷朝歷代主要皇帝大臣、文人墨客、歷史事件、至理名言、歷史典籍、科學發明、哲學宗教和風土文化的卡片，並按照朝代順序分門別類地反覆擺拼，力求做到舉一反三，脫口而出。對知識的學習和準備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八月初突然接到北加州中文學校聯



合會有關按鈴搶答會有複選題與圖片題的決定，此時距比賽僅有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為了能在比賽中充分發揮我們的優勢，展示我們的能力，家長們群策群力，幫助制定了最佳出場順序與可能的分工，並出題進行多場沙盤演練，直練到家長們欣慰地甘拜下風。

一路走來，陳老師所播種的歷史文化種子已深深進入弟子們的心靈中，這也就是莊于萱等人，在酷熱的暑假中，每天花五、六小時複習歷史文化依然樂此不疲；蘇如珍已經升上十二年級，課業再忙，文化常識比賽時，一定參加；阮開元在看完北京奧運轉播後，興奮地對媽媽說，我看



2009年8月16日，莊于萱、林欣樺、邵睿婷和莊家禎，代表千橡和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站到了在舊金山舉行的全美中華文化常識比賽的擂台上。初賽中在個人賽方面，千橡領先，但是團體題十題中卻只搶下一題的分數，千橡以第二名出線。這樣的成績表示千橡有實力，但是在團體題時必需改變策略，由於平時訓練有素，決賽中他們配合默契，以105分贏得了比賽的冠軍。

懂了，那是中國的四大發明！慕樹南在比賽後說，明年我一定更加努力，因為要學習的內容太多了…。

千橡的歷史文化種子，經由陳老師的播種，家長們的努力灌溉，一棵棵小小橡樹們正在努力吸收養分，向上茁壯。文化常識比賽的成績固然令人欣慰，但在這中間所學習到的文化精神，更是一輩子的資產，永遠的財富！



柳絲裊娜春無力——漫談英文BE動詞的使用

鄭德音

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裊娜春無力。
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
畫羅金翡翠。香燭銷成淚。
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

溫庭筠

晚唐詞家溫庭筠這首〔菩薩蠻〕，描寫月下懷人心情：綿綿遠道，所思遙不可及，而魂夢相憶，觸景傷感，萬般說不出來使不上勁的無奈意緒，這位花間集鼻祖只用「柳絲裊娜春無力」七字便予表達淨盡！的確，這七字不但適於寫暮春之景抒閨懷之情，用來形容英文寫作時因BE動詞使用過多而形成的軟綿綿“沒骨句”，竟也十分貼切！

“沒骨句”自然只是句戲言，這裡指的是某些柔弱無力的英文句子，雖然意思表達了，讀來卻總覺尋不著骨幹，既乏挺立之姿，也少了一股遒勁之感，如以聲音比喻，則覺渾濁而不清脆。現代人寫作英文，已和十八九世紀時相去甚遠，講究的是句式簡潔清晰用字鏗鏘有力。優雅當然還是不可少的，但那屬不可強求的範圍，能有自然更好，沒有也無傷大雅。惟大體而言，現代英文寫作的基本共識是，最起碼要避免漫冗軟塌如柳絲裊娜春無力般的沒骨句。

細探其故，這沒骨句的英文，問題多出在動詞，尤其是BE動詞(am, are, is, was, were, being, been)。原來英文句子的骨幹，全靠動詞來支撐，而動詞又分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兩類。凡有動作而影響及於接受該動作的，屬及物動詞，如I LOVE YOU。有些動詞只表述動作本身，並不及於他物，屬不及物動詞，如I RAN。BE動詞在動詞種類中，可謂別樹一幟，因為它既可當主動詞用，也可當助動詞用，又是形成被動語態時不可或缺的字眼，因此極易在行文用字時被順手拈出，不知不覺氾濫成災。但BE動詞之所以成為沒骨句的罪魁禍首，是因為它大部份用來做為連

綴詞(COPULA)的功能，在文法上擔任連接主詞和主詞補語的角色，只能用來表明主詞和補語的關係，在表達主詞動作上，則了無貢獻。因此如果句子中使用了過多BE動詞，就好比一輛沒有引擎的汽車，能靜不能動，趴軟無力，為近代人寫作大忌。

以下試舉幾種沒骨句例子，並討論其對治修改方法。

The sodium concentration i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However, there is no change in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measurement of specific density is as useful as measurement of refractive index. Optical transmission is usually present, but is not useful as a sign, since it is abandoned if the molecular filtration is impaired, as it is in many cases of similar measurements.

此段話共有八個BE動詞。只能得八字評：平鋪直敘，欲振乏力。

This brief report is an excellent summary of current concepts of MEMS technology. It is abundantly illustrated with clear diagrams and photographs of high magnification. The language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is obviously written for the beginners, for there are very few references cited.

此段話共有五個BE動詞。最友善的評語只能說是：四平八穩。這兩段話相同之處是文法語法均正確，但因BE動詞過多，句子柔弱無骨，讀來味同嚼蠟。對治之方是先去其BE動詞，使第一個句子成為片語。

改The language is relatively simple. 為This relatively simple language...可剔除一BE動詞。成為This relatively simple language is obviously written for...或將主詞前的修飾詞由前方調到後面，以增加文句錯落之致。This language, relatively simple, is obviously written for...

BE動詞的名詞補語如直接改為動詞，也



可減少BE動詞的出現。

改 This brief report is an excellent summary...

為 This brief report excellently summarizes

此外，把原句重新組合也能消滅BE動詞。It is abundantly illustrated with clear diagrams and photographs of high magnification. 中，it指的是report，故原句可改為："This report abundantly illustrated...."並減少一個BE動詞。若再乘勝而進，以過去分詞來形容該主詞，則又可屏去一個BE動詞。Abundantly illustrated with clear diagrams..., this report..."

被動句在科學論文中雖很常見，但不為多數人所喜，若要處理被動語態中的BE動詞，則須清楚動作的主詞是誰，此段中的for there are very few references cited.可改為主動語態，以藉此再除去一個BE動詞。原句主詞為report，但report在主句中已被提及，故可用代名詞it置放在下一個子句，將原句改為：for it cites very few references.

綜合整理以上考量，原文可修改如下：

Abundantly illustrated with clear diagrams and beautiful photographs of high magnification, this report summarizes excellently the current concepts of MEMS technology. The language, relatively simple, is obviously written for beginners, for it cites very few references.

修改稿共刪去四個BE動詞，減少一個被動語態，原稿因BE動詞過多的虛柔毛病盡去，筆勢顯得雄健利落。

有一種常見的句型，其特點是BE動詞和另一個ACTION 動詞合用，形成所謂的is-and 結構，也宜極力避免：Glass is an inorganic compound and shares the properties common to many other ceramic materials. 這種情形可以用同位語將BE動詞除去。

Glass, an inorganic compound, shares many properties common to all ceramic materials.

以下句型也很普遍：The first part of the research is directed to the study of microstructure and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crystallography. is-and結構可用過去分詞片語一併消去，使原文簡潔有力：The first part of the research, directed to the study of microstructure,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crystallography.

同樣地，以下句子也可以藉除去BE動詞讓句子更生動：

改 This essay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and consists of...

為 This essay,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consists of...

有一些慣用的開場語句，如There is..., It is essential that...也須留意，因為這些結構都屬和BE動詞有關的弱勢句法，如下例：There is a rapid heating which is contrary to current slow heating. It is becoming more common every year and raises less and less resistance. 可先除去BE動詞，使用形容詞片語，和另選連接動詞修改如下：A rapid heating, contrary to slow heating, grows more common every year and raises less and less resistance.

It is essential that...屬不必要的冗句，可逕以must或have to取代之。如：

To make the most of your investments, it is essential that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 goals are and what your financial temperament is. 可消去兩個BE動詞，並改為：

To make the most of your investments, you must understand your goals and financial temperament.

其他有關BE動詞的使用可討論的還很多，但因篇幅所限，僅能擇要略述如上。BE動詞的使用不難，細心的讀者應能看出只要掌握原則，原本柳絲裊娜春無力般的句子，經過些微的修飾，便能產生極大效果。如同數年前一位藝術家朋友告訴我的：一幅畫的好壞之別往往只存在細節之處，照顧好了細節，整體便能煥然一新。我想，在繪畫和寫作間，這道理大約是相通的。



Oak Park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ACORN 報導 蔡友文 整理

Oak Park students will learn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nks to a \$580,000 federal grant the school district was just awarde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offering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programs for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the nation,” Superintendent Tony Knight said. “Close to 25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speaks Chinese. Fluency in Chinese will become more important in the years to come,” said board member Marie Panec. Oak Park began offering Chinese three years ago, the first Ventura County public high school to do so. Since then other districts have added Chinese to their language offerings. “State budget cuts threatened Oak Park’s program, but parents raised the funds needed to retain the classes. “Panec commended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for its advocacy. “We couldn’t have achieved this without them,” Panec said. “It is the only academic program that has raised funds to keep their program.”





康谷團體

- 千橡城基督教會
218 W. JANSS ROAD, T.O. CA 91360
蔡茂昌牧師 805-379-0882
PASTOR MICHAEL WEIDMAN 805-379-0882
中文主日崇拜: 早堂 08:20AM—9:30AM
午堂 11:30AM—12:40PM
中文成人主日學: 09:50AM—11:10AM
英文主日崇拜: 09:50AM—11:10AM
英文成人主日學: 11:30AM—12:40PM
- 康谷華宣教會
4364 VALLEY FAIR ST, SIMI VALLEY, CA 93063
甄世平牧師 805-241-8245
成人、兒童主日學: 09:30AM—10:30AM
主日崇拜: 11:00AM—12:20PM
週三禱告會: 07:30PM— 8:30PM
週五團契: 07:30PM— 9:00PM
- 康谷天主教查經班
顧木蘭 805-375-6292
週二查經第一、三週 09:30AM—12:00PM
週五查經第二、四週 07:30PM—10:00PM
- 慈濟西北洛杉磯聯絡處
8963 RESEDA BLVD., NORTHRIDGE
西北區會所 818-727-7689
慈倫 818-885-7897
萬培娟 818-304-4567
- 華人癌友會
每月第二週日 2:00PM—4:00PM
黃瑞玲 818-991-1564
- 千橡圖書館
袁曉琳 805-449-2660x256
- 千橡中國書畫學會
溫揚 805-493-1939
田丰 805-480-1887
- 金齡會
張如娟 818-874-0914
林瑛瑛 818-889-8998
劉綺華 818-871-9831
洪娟娟 805-446-2175
- 長生學
蔣明權 818-706-7364
- 千橡聯誼社
龔望 805-499-7026
林志中 805-371-1266
- 健言社
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四聚會
胡碧 805-529-8891
- 雙谷跳舞俱樂部
莫逢娟 818-222-8386
朱純 818-831-9788
- 揚聲合唱團
朱曉東 805-795-8382
- 樂聲合唱團
張大凱 805-499-9763
項舉昭 818-879-8583
- 夢幻青少年管絃樂團
續易瑾 818-889-4739
- 東方藝苑 (CAPA)
蔡冰 805-413-4563
- 元極舞社
星期六 9:30~11:30AM 千橡中文學校
林震寰 805-492-8388
- 橡園太極拳協會
張孚威 805-480-1887
張寧孜 818-991-8149
- 聖谷太極拳班
房兆棠 818-368-4548
- 籃球俱樂部
賴家祥 818-991-9305
- Oak Park 網球協會
週一週三週五 8:45PM—11:00PM
週日 8:00AM—10:00AM
樓毓華 818-880-6987
- 洛杉磯西北區台美網球協會
朱炎 909-720-6148
- 牡丹舞蹈社
SANDY YU 818-991-0758

康谷華協活動一覽

相關資訊請查詢 WWW.CCCA-TOCS.ORG



新春晚會



千橡雜誌



春/秋季健行



中秋賞月與
重陽敬老



座談會



講學金



Conejo Valley Day Parade



乒乓及網球比賽



支持地球日活動



南加州海華運動會



金齡茶會/餐會



卡拉OK比賽



母親節活動



大人及青少年聖誕晚/舞會



初夏露營



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災情慘重，尤其南台灣幾乎體無完膚滿目滄夷，死傷人數至今仍然無法確切統計。兩岸三地及全球各地中國人，都在第一時間出錢出力動員起來救人救災，一幕幕的救災影片大家看了既難過也很感動，台灣災區需要幫忙重建家園，而許多人都在努力。

康谷中華文化協會 C C C A 及千橡中文學校，會長孫邦華、副會長鄭乃碩以及校長李瓊及所有理事，眼看著災區愈來愈需要救援，而卻因為還在放暑假，未能立即捐款而著急起來。前會長崔磊發了二封救災海報，及時公佈捐款的數個管道，另外前會長馮瀚緯及一些千橡人，也支援了八月二十六日，在洛杉磯華僑文教第二中心舉行，由幫幫忙基金會主辦的募款義演，當晚共募集了十幾萬美元。

八月二十九日，中文學校的開學日，C C C A 理事及中文學校校長，透過電子郵件懇請大家出動，聯繫所有的會員、家長、親戚及朋友，通知他們可以到學校來捐款。我個人可以聯絡上的朋友，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已經捐過款，也有的人因響應我們的募款再捐一次。如此在兩個星期六，C C C A 仍為災民募得一萬美元。

在此，我要謝謝每一位前來捐款的朋友，雖然因為大部份的人早已捐過而募得的錢不算太多，但大家的努力、慰問、及愛心，仍是叫人感動！

請讓我們一起為這起水災而喪生的災民及救援人員默哀，祈福吧！

快樂的運動會

王利人

一個多月前在千橡中文學校運動會上的即興一跑，輕鬆混了個400米第一名。那一馬當先環顧無人的撞線感覺，激發了老夫沉睡多年的昂揚鬥志。所以毫不猶豫地來到了海華南加州華人運動會。

入場式之後，第一項參加的就是拔河。僅在小學拔過河的我，開始沒把拔河當回事，心想濫竽充數就行了。怎料到一拔河起來，才知經驗的不足，技巧的匱乏，配合的重要以及戰鬥的慘烈。好在千橡的爺兒們個個奮勇爭先，最後一輪擊敗了一群teenager，首戰奪銅。拔完河，才發現手指已經繫不上鞋帶了。

緊接著是跑400米；一邊做著熱身運動，一邊感受著比賽前的緊張壓力，好久沒有體會這熟悉的感覺了。一聲槍響，積蓄了許久的能量爆發出來。沒曾想第六道的選手彷彿



是隻初出茅廬的小馬不帶減速。跑完一問，敢情是專練馬拉松的，得，輸給專業選手，還不算太丟面子。成績嘛，差強人意，一分6秒。

跑800米時又碰著了這剋星，真是冤家路窄。還好，這次這位老兄不準備跑了，因為怕受傷影響馬拉松，我一高興趕忙告訴他800米40—49年齡組敢情就我們倆了報名。沒想到一聽這消息他又來勁了，“那就陪你跑跑

吧！”得，他這一“陪跑”我的800米金牌就像煮熟的鴨子飛了。不過，30—39歲組的冠軍可是被我們遠遠甩在了身後。

1500米本是我的強項，當年在北京鋼院跟著田徑隊練的就是這個項目。因此一出發就緊緊跟著領跑的Teenager。唉！歲月不饒人啊！三圈過後，我跟著的可就是所有的teenager了，所以雖然拿的是金牌，卻沒撞著線，你說奇怪不奇怪。成績呢？比當年大學達標還差半分鐘。

我們千橡的4x400米成年組，可著實牛了一回，跑第一棒的長者就已遙遙領先，全隊對奪金毫無懸念。

當然，這運動會也不全是緊張激烈的，還有好玩的。這不，太太生平第一次跳三級跳，連起跳規則都不懂，還得靠裁判現場耐心教導。你猜怎麼著，她一舉奪金，一鳴驚人。

看來要奪金還得會找冷門。

小兒子參加的大隊接力，同年齡組的只一隊，又因人手不夠，所以跑了兩次，結果自然是賺進了兩枚金牌。

兩天下來，雖然累了點，雜七雜八加起來，一家人竟拿了17塊牌。這運動會真是緊張、快樂、溫馨，又好玩。




敬請期待

2010 庚寅虎年

康谷華協新春晚會

2/20/2010

Fred Kavli Theatre
Thousand Oaks Civic Art Plaza

Save the Date

請到千橡中文學校購票或上網站查詢
<http://www.ccca-tocs.org>

CCCA 永久會員名單

劉香巖、蔣時亮；魯台孫、祝華僑；武國英、張貴斌；蔡友文、胡建策；
張蘇雯、修建虹；朱 情、徐以誠；賴伶君、蕭博洋；潘雪燕、吳禎祺；
方 梅、徐衛龍；吳茵茵、羅浩林；胡小明、張大健；紀星華、關學廉；
廖惠芳、張奕霆；翁梅影、張吾伊；張建華、王友平；張寧孜、李雅明；
徐愛萍、施志清；蔣明權、何慶華；藍 芸、彭躍南；陸麗珠；邱道志；
陳長秀、林志中；孫 玉、嚴 海；林震寰、王克中；羅愛華；羅福華；
張嘉倫、黃 亮；劉世華、林可岳；周 雯、劉龍斌；王維亞、孫邦華；
周 洪、陳小明；李 瓊、楊明發；劉綺華、周大偉；賴惠貞、郭仲玫；
陳淑貞、呂建德；陳玲伶、江曉帆；董 健、齊 鵬；謝麗容、鄭乃碩；
黃家蘭、梁寬洲；莊裘莉、Thomas Chung；葛曉惠、Michael Chulak；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Ventura

by Linda Bentz

【編制按】琳達便司Linda Bentz是一位歷史學者,她曾作過四個地區的華人研究,包括範杜拉VENTURA, 奧斯諾OXNARD, 聖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 肯比亞CambriaA。她曾為國家公園做過千島海域Channel Island調查。她發現很多華人的遺跡在這個群島上。例如:中式器皿,漁具,和捕鮑魚的舢板船等。她對華人婦孺和家庭也很感興趣。美國加州範杜拉郡華美歷史學會曾製作一部影片“勇氣與貢獻:範杜拉的華人歷史Courage and Contribution: The Chinese in Ventura County”,這部影片的旁白和文獻蒐集,琳達貢獻良多。

她住在聖陪多,育有四子。目前她正在撰寫一本新書“默默的迴響—範杜拉百年來的華人歷史Hidden Voices: One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in Ventura County”。這裡讓大家先睹為快的片段包括早期華人從哪裡上岸,作那些行業,華人組織義勇消防隊,救助“中國巷子”和美國鄰里的英勇事蹟。先民們展現有趣的中國節慶活動,他們融合了中西文化的智慧,令人拍案叫絕。敬請閱讀。

Chinese pioneers arrived in Ventura County during the 1860s. They were early pioneers in Ventura County and helped to build infrastructure and amenities for the newly formed Euroamerican settlements. They also established their own enclaves where they could conduct business, raise families, plant gardens, and enjoy the fellowship and protection of their countrymen, a haven provided by a close-knit community. During the decades when Chinese pioneers lived in Ventura County, law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ir ethnic communities fluctuated causing changes in population, marriage patterns, legal rights, and occupations. All of this affected their ability to stay in America.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Ventura County is not written in history books. It is time for their story to be told. The following article will illustrat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Ventura.

Brief History Ventura

One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communities found in Ventura County was established in Ventura. This picturesque town, which was host to a Chinese community for approximately six decades, is nestled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and was originally contained within one square mile.

Due to the drought and the depression of the 1860s, cattle business was on the decline, thus causing division and subdivision of the ranchos. Land was changing hands very rapidly. Upon incorporation, on March 10, 1866 under an act of the State Legislature, residents of Ventura began building and making plans for their nascent settlement. The Board of Trustees, recalling from their notes dated 1866-1877, were concerned with issues such as property taxes, building of a water ditch, the jail and its upkeep, cattle roaming the streets, the drawing of a town map, business licenses, the building of a wharf, and the prohibition of unwholesome water passing by any premises.[1]

Progress was in the air in Ventura in the 1860s. The Congregational Church was established in 1868 and the stagecoach came to town during the late 1860s. In 1866, a schoolhouse was built with Alice Brinkerhoff was the first teacher where she taught 40 students.

During the 1870s Ventura continued to grow. The *Ventura Signal* began operations in 1871, and by 1873, the town was designated as the county seat of the newly formed Ventura County. A courthouse was built near the center of town, on Santa Clara Street near Figueroa Street, and the Bank of Ventura



was established in 1874. Laborers were needed to help build Ventura's water systems, work on the railroads, help with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toil in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This is the town that initially welcomed the Chinese.

Ventura's Chinese Community

If we were able to travel back in time and walk down the street in Ventura's Chinese settlement, the sights and sounds of a bustling ethnic community would surround us. We see Chinese settlers dressed in traditional clothing working diligently at jobs that provide for both the Chinese and host community. Rough hewn, rather dilapidated, wooden buildings stand along a wooden boardwalk with signs advertising businesse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voices of laborers, merchants, laundrymen, barbers, vegetable peddlers, women, and children echo throughout the busy street, while salty ocean breezes carry the scent of savory Chinese cooking.

This setting was home to about 200 Chinese settlers in Ventura from approximately 1865 to 1923. To date, the first mention of the Chinese in Ventura, is in a letter dated February 15, 1866, and written by Thomas Bard. In this letter he described a small group of Tartars (term used for Chinese) present at a Fourth of July celebration near the Mission.

Upon their arrival, these pioneers displayed great ability and work habits as they engaged in construction and agricultural work. Long forgotten Chinese names appeared in the newspaper describing early labor in Ventura. In 1871, Chinese laborers built a canal, which brought water to Ventura, and they were paid \$1.50 per day. Sam Long, supervised 15 men who cut and threshed mustard seed for \$2.00 per day. In 1873, a man named Wing ran a harness and repair shop on Main Street, and in 1878, Chinese laborers were employed on the Casitas Pass road where nearly all the Euroamerican men were informed that they had been discharged.[2]

The first Chinese community in Ventura wa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own near the old Mission on Figueroa Street between Main and Santa Clara Streets. An alley ran perpendicular on the east side of Figueroa Street.[3] This area was called China Alley. Former residents in Ventura described the buildings as wooden two-story structures where pork was dried on the rooftops along a wire. Another resident, Nellie Yee Chung, who was born in Ventura in 1888, described the community.

We had a house ourselves that was rented. There were houses there, [in Chinatown] a whole stretch of them, they'd been built by whites. That was Chinatown. In the old days the houses had about 2 rooms. The houses [on China Alley] were connected in the back. We built a little further out in the back, and raised some chickens and pigeons, etc. We put up a drying shed for drying clothes. [At the end of the alley there was a firehouse]
[4]

The area ultimately included merchants, grocery stores, employment buildings, a barbershop, gambling houses, opium establishments, residences, a kitchen, a fire company and the Bing Kong Tong.

Chinese Fire Brigade

In 1872 the township of Ventura formed its own Monumental Hose, Hook, Fire and Ladder Company. In approximately 1876, the Chinese community formed their own fire brigade as well. Their equipment consisted of a two-wheeled cart pulled by the firemen, and one hundred feet of hose was housed in a shed at the end of China Alley. According to Lillian Wong, Nellie Chung's daughter, the Chinese Fire Company was formed because the Euroamerican response to fires in Chinatown was too slow.[5]

Chinese firefighters extended their services and helped extinguish fir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town. These men were excellent fire fighters, and their efforts were greatly appreciated in the whole community, both Euroamerican and Chinese. Newspaper reports of the time reported the

following:

The Chinese Fire Company is peculiar to Ventura and a valuable adjunct. By its promptness always, it has saved 1000'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perty and it would not be a bad idea to give it a benefit so it could have a new complete outfit. Its maintenance has never cost the town a cent.[6]

Chinese Occupations

Chinese men in Ventura were employed as merchants, restaurateurs, servants, laundrymen, gardeners, cooks and laborers. Merchants were among the first Chinese pioneers to settle in America. They held a position of prominence in Chinese American society where they enjoyed certain privileges. While many Chinese settl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ed in migratory jobs, Chinese merchants had a tendency to remain in Chinese communities where they possessed a vast amount of material resource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Chinese worker.

Another aspect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role in Chinatown was providing his countrymen with goods from the homeland such as food, herbs, dishes, clothing, etc. These familiar goods helped the newcomers to continue their tie with China. Many Chinese merchants could speak English,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mselves 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uroamerican communities. Consequently, Chinese settlers trusted merchants to negotiate effectively with the host community. Lastly,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Exclusion Laws, in 1882, only merchants could travel to China and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 were also given the privilege of bringing their wives and famil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Some of the prominent merchants in Ventura's Chinatown were Tom Lim Yan, Som Fong Yi, Ung Hing and Soo Hoo Bock.

It was common for Chinese merchants to work as labor contractors. These entrepreneurs, sometimes called China bosses, were important men in Chinatown because they were "one of the few organizing influences in a disorganized market." [7] Chinese laborers were in great demand and Chinese contractors interacted with Euroamerican employers, and served as agent and translator for large groups of Chinese laborers. They would organize work crews, set up transportation, advance wages, negotiate rates of pay, se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arrange for room and board for their countrymen.

There wa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contractor and the Chinese labor. In most cases they had a kinship tie. The contractor would hire out his relative and receive a small commission for providing employment. Contractors also profited by supplying Chinese harvest laborers with provisions from their homeland, and Euroamerican landowners liked this arrangement because this meant that their wives did not have to cook for the workers. Finally, upon the death of a laborer, the contractor would return the deceased's bones back to China.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was in its infancy when Chinese settlers arrived in the county, and they worked the fields where barley, grains and lima beans grew.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ugar beet became important on the Oxnard Plain. Coming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China, Chinese laborers must have felt at home in Ventura County because the terrain was very similar to their homeland.

Chinese farmers also grew vegetables in their own small plots of land and sold the produce door to door. These men were referred to as Chinese vegetable peddlers. Some ambitious Chinese farmers leased larger parcels of land and harvested vegetables on a greater scale and sold their products to a ready market.

Chinese cooks traveled with the harvesting crews and wer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farming business. Yee Hay came to Ventura with his family around 1882, and worked as a farm cook. His daughter Nellie spoke about his work during harvest season.



He'd get up to cook at 4:00 a.m. They'd eat at 5 a.m., and start work at 6 a.m., threshing and cutting wheat. There was a kitchen there on the wagon. After they finished harvesting they'd go harvest in another place. The wagon would follow them. He cooked three meals a day for others . . . [He cooked] bread, milk, coffee, [American food] things like that. . . .He lived on the wagon, and he slept in the car. When they finished harvesting in one place they went to harvest in another. The wagon followed along the road. I heard him say that they threshed wheat, that is, harvested wheat, and picked beans. In the old days, wherever people went to work, the kitchen followed along . . .

They worked in the summer until August or September, and then came back. They worked a few months each year, not the whole year round. [8]

Chinese Women

Many of the men leaving China were married, and they wanted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make their fortune, and return to China with enough money to live comfortably with their families. They knew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difficult, yet these men had to subordinate personal goals for the family good.

Historians have proposed several theories as to why most wives remained in China. Some of these factors were internal and arose from Chinese culture. Others were legal and arose from exclusion acts initi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the cost of Chinese wives accompanying their husbands overseas was prohibitive. Moreover, Chinese wives remained in China because the west was reported to be barbaric, and Chinese husbands were reluctant to bring their wives to such a harsh land. Confucianism dictated that women in China at the time were expected to serve their father, then their husband and their son when they were widowed. Upon marriage a woman joined her husband's family, and cared for his parents when her husband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Laws excluding Chinese women from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when the Page Law passed in Congress in 1875. This law forbade the ent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ontract laborers, women for the purpose of prostitution, and felons. The underlying intent of these laws was to prevent immigrant women from the "debasement of white manhood, health, morality, and family life."^[9] Lawmakers reported that prostitutes were especially singled out for moral reasons; however Euroamerican prostitutes continued to conduct their trade.

A few Chinese women lived in Ventura. In most cases they were wives of merchants. Their names were Mrs. Soo Hoo Bock, Mrs. Tom Lim Yan, and Mrs. Soo Hoo Suey.^[10] Mrs. Yee Hay came to Ventura around 1882 with her husband and their daughter Emily. She had three more children while living in Chinatown; Nellie, George and Bill. She passed away in 1895, and she is buried in St. Mary's Cemetery in Ventura.

With so few women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arrival of a new female resident was the talk of the town. In 1895, residents anxiously awaited the arrival of a new bride and the forthcoming days of joyous celebration. Mrs. Soo Hoo Bock, a fellow Venturian, wrote to her sister in Los Angeles telling her that a picture of the bride had been sent from San Francisco and circulated among the citizens of Chinatown. Minnie described the intended as 19 years old, fair skinned, and the daughter of a doctor. The name of this new addition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was Soo Hoo Chong Ti.

The bride arrived under heavy veils via train in January 1895. Her groom arranged for Chong Ti to travel in luxury, and musicians were engaged from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and Bakersfield to furnish music and song. Her trousseau was extensive and consisted of "China silks and textures of marvelous design and workmanship wrought in gold and silver [and] form a whole that would render the average woman wild with delight."^[11] The couple received over 100 wedding gifts valued at over

\$2000.

Theirs was an arranged marriage, as Chinese custom dictated. Chong Ti saw her husband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they were married. The *Ventura Free Press* described the details of wedding on the front page reporting that wedding plans were lavish and thoroughly traditional. Ung Hing, the groom, a man of wealth and influence, paid “more ready money than has been spent on any marriage ceremony ever performed in Ventura County.”^[12] The marriage ceremony culminated with elaborate feasting, which carried on for four days.

The couple settled into their new home behind the Sing Hing and Company stor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n Figueroa Street, where Ung Hing conducted business. He was quite an entrepreneur as he was invested in real estate, and possessed holdings in Hong Kong and Santa Barbara. A few years after their marriage, according to the 1900 census, six additional people were living behind the store: 2 partners, 4 boarders, and a servant who cooked for the family. Ung Hing and Soo Hoo Chong Ti lived a life of relative prosperity.

Festivities and Celebrations

Joyous events took plac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Ventura. The local newspaper reported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s on a regular basis.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near at hand...as that day is the day when Chinese pay their debts and receive their friends socially. Chinatown is expected to have a grand time. The celebration will begin several days before the date. Indeed the Chinese laundry men and vegetable peddlers have for some weeks been handing out choice lily bulbs to their lady patrons and soon the candies and nuts will be forthcoming in abundance.^[13]

The newspapers liked to describe the launching of fireworks and Chinese cultural practices at New Year celebrations. The newspaper reporter's negative sentiment toward Chinese settlers is apparent in this account.

Chinese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 was ushered in at midnight Thursday night with all the pomp and ceremony customary with the celestials. At the midnight hour there was the usual din and rattle of the firecrackers and bombs and sufficient powder was burnt and noise made to drive off the devils that would have infested Chinatown for another year. During these three days and nights the inhabitants of Chinatown will eat, drink and be merry to their hearts' content. Chinatown will be in gala attire and the streets will be paved and burned punks and good resolutions for the New Year's resolution habit is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the white race. One resolution which all Chinamen make at the ending of the old year, is to pay all their bills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ew, and is considered a lasting disgrace not to start out with a clean balance sheet. ^[14]

There were few Chinese children in Ventura. Mrs. Soo Hoo Bock had five children; the first was born in 1896. The host community appears to have been fascinated by Chinese babies, and the birth of Soo Hoo Moy or Nellie in particular in 1905.

Stork in Chinatown

There was happy occurrence in Chinatown last week and all the residents of that section are burning punk, beating the tom tom and in other ways rejoicing over the good fortune that has come to them. For the stork hovered over Chinatown and brought to Mrs. Soo Hoo Bock a pretty Chinese baby girl.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Chinese parent did not hail with so much pleasure the advent of a girl in the family but girls are wanted now.



The young Chinaman can not go home to China to get married and return here, and there are not many girls in this country. Consequently when one does arrive there is much happiness.[15]

The names of the remaining Soo Hoo children were Henry, Harry, Bennie and Jennie. Bennie Bock (the family surname was altered)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in June 1917. Graduating at 15 years old,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of Chinese descent to graduate from Ventura High School.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was described in the newspaper.[16]

Decline of the Community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population of Ventura's Chinese community began to decline. Several factors contributed to the reduction in the population when Chinese laborers moved to Oxnard to work in the sugar beet factory. Moreover, as the population aged,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laws limited the influx of new residents.

Chinatown was razed in 1906. As Ventura began to grow, there was great pressure to clean up and modernize the town. This was done through civic improvements which included developing the area close to the Mission. All of Chinatown, on Figueroa Street, was dismantled except for the buildings owned by Ung Hing.

A new Chinatown was established on Main Street, between Ventura Avenue and the Mission, after 1905. Many of the old buildings from Figueroa Street were actually relocated to Main Street. Some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moved into the old adobes, which lined the north side of Main Street. This second Chinatown remained at this location until the 1920s, thus marking the end of a Chinese enclave in Ventura.

[1]Notes of Ventura Board of Trustees 1866-1877. The town's name was ultimately shortened to Ventura.

[2] Roberta S. Greenwood, "Chinatown in Ventura," *Gum Saan Journal*, 7, no. 1 (1984): 1; *Signal* June 8, 1878.

[3]According to Sanborn fire insurance maps blocks 47 and 48 were identified as Chinatown in Ventura. In 1886, there were 25 addresses on the east and west side of Figueroa Street, and along an alley located perpendicular to the east side of Figueroa Street. The 1890 map shows 27 addresses, and the 1892 map shows that there were 28 addresses in Chinatown.

[4] Nellie Yee Chung's oral history is part of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This project was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the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at UCLA. It is housed at the University Research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UCLA. Nellie's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Cantonese, on October 15, 1979.

[5]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Lillian Wong, September 1993.

[6]*Ventura Free Press*, March 13, 1903.

[7] Sucheng Chan *This Bittersweet Soi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92.

[8] Nellie Yee Chung Oral History

[9] Sucheng Chan, "Exclusion of Chinese Women," in *Entry Denied Exclus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merica, 1882-1943*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8.

[10] These Chinese women's names are presented i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Chinese women retained their maiden names and the word "Shee" was added to indicate a married woman.

[11] *Ventura Free Press* January. 24, 1896

[12] *Ibid*

[13] *Free Press* January 26, 1900

[14] *Ventura Star* February 10, 1905.

[15] *Ventura Star* June 9, 1905.

[16]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7, 1917.



康谷華協



康谷中華文化協會

Conejo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親愛的朋友：

我在這裡誠摯地邀請您和您的家人，加入屬於此地所有華人的大家庭——康谷華人協會。

成立於1980年的康谷華協，是IRS註冊有案的非營利機構，其主要功能是支援康谷華人社區的教育、文化等各種活動，聯繫華人情感，並與主流社會做文化上的交流。

隨著康谷地區華人社區一年年成長，康谷華協主辦或協辦的活動，如千橡中文學校、千橡雜誌、新春晚會、金齡老人聯誼茶會與餐會、健行、露營、專題演講、藝術交流、球類比賽等也不斷地增加和擴大。同時，康谷華協也一直維持著，提供應屆高中畢業生優良獎學金的傳統。有關各項活動的通知，請參考華協網站。

華協舉辦這些活動的經費，完全來自會員會費及募款活動，盼望您也能加入我們的行列，共襄盛舉。您只需繳二十元年費，即可成為華協一年的普通會員。您若交四百元，即可成為華協的永久會員。會員每年可收到兩期的千橡雜誌，優先參加華協主辦的各項活動，也可參與華協會長及理事的選舉（2/28/10以前加入者具選舉資格），共同為華人社區服務。永久會員更可享受多項權利，詳細資料可至華協網站www.ccca-tocs.org查詢。請花一點時間，填好以下回條，並按址寄回。謝謝！

康谷中華文化協會會長

孫邦華 敬上

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

是的，我希望參加康谷華人協會成為：

普通會員。隨信附上二十元支票，作為2009-2010年會費(9/1/09~8/31/10)。

永久會員。隨信附上四百元支票一紙。

支票抬頭請寫CCCA (Conejo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請寄：P. O. Box 6775, Thousand Oaks, CA, 91362

姓名（中文）_____

姓名（英文）_____

E-Mail: _____

連絡地址：_____

連絡電話：_____

P. O. Box 6775, Thousand Oaks, CA, 91362. E-mail: ccca_tocs@yahoo.com



**THE CONEJO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CCCA)
Regular Member, Lifetime Member, and CCCA Patron Program**

A. Regular Member:

1. Rights for voting, and running for election, as defined in the CCCA Bylaw.
2. Priority for participating in CCCA sponsored events.
3. Complimentary copy for each CCCA Journal.
4. September 1, 2009—August 31, 2010 membership fee of \$20 per family. The fee is non-refundable and non-transferable.
5. Parents of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TOCS) students, who have paid the annual school fee, are considered as Regular Member for that year, without paying additional membership fees.

B. Lifetime Member:

1. Membership good for lifetime.
2. All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as the CCCA Regular Members.
3. Notification and pre-sale seat selections for major CCCA events.
4.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from the CCCA President, and yearly honorable recognition on the CCCA Journal.
5. One time membership fee of \$400 per family. The fee is non-refundable and non-transferable.
6. If the member family has student(s) attending TOCS, they will still have to pay the annual school fee at registration. \$20 membership fee will be reimbursed after registration is complete.

C. CCCA Patron:

1. Flexible in the amount of donation. The donation is fully tax deductible.
2. Honorable recognition on the CCCA Journal,
3. Can become a CCCA member by paying membership fee as defined in A.or B.

CCCA reserves the right for making changes of this program without notice. Please contact the following CCCA staff for any questions:

1. Banghua Sun (805)498-7187 Email: banghua_sun@yahoo.com
2. Minghwa Hsiao (805)552-9916 Email: hsiaominhwa@yahoo.com.tw

Please send the bottom portion with your check to:

CCCA, , P.O. Box 6775, Thousand Oaks, CA 91362

Chinese Name:_____

English Names:_____

Address:_____

Home phone number _____ E-mail address _____

-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CCCA Regular Member. A check of \$20 is enclosed.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CCCA Lifetime Member. A check of \$400 is enclosed.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CCCA Patron. A check of \$_____ is enclosed.

Signature_____ Date_____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 CCCA, and mail it with this coupon to:

CCCA, P.O. Box 6775, Thousand Oaks, CA 91362

康谷中華文化協會 Conejo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The Conejo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CCCA)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atering to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onejo Valley. In addition to supporting Chinese School, this organization promotes the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in the area.

Academic Merit Award

In order to give recognition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CCCA is offering several \$300-\$500 scholarships to college-bound seniors of local High Schools with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 Grade Point Average of 3.5 or above in high school.
- Has attended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for at least five (5) years.
- Has completed at least 8th grade In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Applied for admission at a two (2) or four (4) years college or university.

All application forms must be accompanied with an essay,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about their experience in Chinese School.

The Merit scholarships will be presented at Awards Night to selected candidates.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May 3, 2010**. Mail the application or e-mail the form and essay to:

Zhibang Duan 1817 Rock Spring St., Thousand Oaks, CA 91320
e-mail : zbduan@hotmail.com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As part of its goals and objectives, CCCA is offering \$200 scholarships as a token of recognition to deserving high school seniors, attending Thousand Oaks High School, who have served their community.

Teachers need to fill out the attached nomination form and mail the form, by **May 3, 2010**, to:

Zhibang Duan 1817 Rock Spring St., Thousand Oaks, CA 91320
e-mail : zbduan@hotmail.com



康谷中華文化協會高中畢業生獎學金得主

Oak Park High School:

陳嘉舟 Carl Chen, Jiaman Wang, 王脉泽 Maize Wang,
陳亮瑜 Jesse L. Chen, 王天佑 Tiffany Wang, 楊婷婷 Shirley Youn

Westlake High School:

張振俪 Melanie Tzen-Li Chang, 王焯勝 Wesley Wong,
曹 義 Yi Cao, 曹正 Zheng Cao,

Cleveland High School:

鄧瑞年 Jeffrey Teng

El Camino Real High School:

周厚安 Jessica Chow

Foothill Technology High School:

黃大維 David Willner

Home School:

小惠 Amira Fulton

康谷中華文化協會高中畢業生社區服務獎

Thousand Oaks High School:

Angie Chang, Kristine Kilgore, Marissa Morrison, Rosemarie Sherbetjian



有好文章和干掇的朋友們分享嗎？
想試一試展示自己寫作的才能嗎？

《干掇》歡迎您來投稿。請洽

陸麗珠 Leslie Chou 805-480-1481 llchou@hotmail.com

王其紅 Richard Wang 805-445-9258 rwang6@yahoo.com



高中畢業生獎學金得主佳文欣賞

Wesley Wong

I have always wondered why the brain is most capable of learning when the mind is unwilling to do so. It seems to be the most paradoxical piece of information, no? After all,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known that one can learn only when one is willing to learn...

However, children seem to be cursed and blessed at the same time. Cursed with an unwillingness to do anything they do not feel is productive, yet blessed that they still manage to learn anything at all. At this point, most people would write "but I was *different*. To all those people who would even consider claiming that, I would have to say that it is probably time for them to stop romanticizing the past. I know that when I was confronted with something I did not want to do, I would shut down and refuse to learn anymore.

The truth is, however unflattering it may be, I used to be very reluctant to give up the "treasured" Saturday mornings and the hours of entertainment the TV could provide just to learn a few archaic words with no rhyme or reason. I mean, how important is it to include that additional tiny stroke? It's all about the big picture, right?

Sadly, the big picture simply is not good enough.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with the addition of a single stroke. I would most certainly want to be a 王子 instead of a stupid hunk of 玉. If I were simply a chunk of 玉, the only thing I could do is sit around and look pretty. If I were a 王子, I could order people about, eat good food, and look pretty.

Although I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Chinese school was teaching me more than simply Chinese. It gave me a sense of identity, a source of pride, and a new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Through many years of schooling, most of which were unwilling, I came to realize that I was not like everybody else in America. It would be highly unlikely for me to even be considered as an "all American boy." They say that language is something that enables us to form thoughts and retains memories. However, I think that it imparts something even more. Learning a language enables a person to understand the values and way of thinking of those people. Chinese school, by teaching the language, teaches us the values of our heritage and enables us to create a unique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allows us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in a completely new way.

Jeffrey Teng

Chinese school has been a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for me; there are some many things I have been able to do that I never thought I would've done in my entire life. I realized that Chinese school has drastically shaped me into the person I am today. After spending so many Saturday mornings in school, I have not only become a bilingual individual but I have also become an athletic, dancing, stage-helping individual as well.

I believe that Chinese school has played a big factor in the person I am today. I remember every year all the Chinese school in Southern California would get together to have our competitive track meets...one of the many things I looked forward to every year. I would always practice sprinting in hopes that I would win first place in every event. Today I continue my competitiveness both inside of school academically and also outside of school when I am playing tennis. Out on the courts I practice as hard could, always trying to get better so I could beat others. At home I also study as hard as I can so I could get the highest scores on my tests and get good grades, hopefully good enough to get me into a college (which luckily happened).. Thanks to these track meets, I think that I have this craving to do the best I can when it comes to sports, school, or any other activity.

The Chinese New Year performances at the Civic Arts Plaza were another thing that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ever do. Dancing and performing was something I never really thought much about but one year my mom came up to me telling me that Chinese school was having a performance and that since my sisters were performing in it so I might as well do it too. I soon found myself on a stage performing skits and choreographed dances in front of hundreds of people. Out on the stage, I was able to conquer my fear of being out in front of hundreds of people and I found this to be very helpful when I went to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In middle school I joined the concert and jazz band, going to different places like Hawaii and Disneyland to perform in front of hundreds of strangers/people, but thankfully I did not get nervous on stage because I was so used to performing in the Civic Arts Plaza from a very young age. In high school, I joined the debate team and debated in front of judges and the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I never once froze up or became nervous. With the help from the Chinese New Year performances, I have been able to become a very social, outgoing, and talkative person that isn't afraid to say or do anything I want to do.

Looking back on the six or so years I've spent in Chinese School, I will never regret any of those Saturdays because I know that they have helped me a lot throughout my life.



Maize Wang

When my family replanted our roots in Conejo Valley during the sixth grade, I was overwhelmed by change. A new school, a new surrounding, and a new set of schedules, habi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ll contributed to the post-relocation stress. Among these lifestyle transformations was the newly added task of waking up at eight o'clock in the morning on Saturdays, which to me, was an abominable atrocity against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 in order to attend weekly sessions of Chinese school.

Because I had never attended a Chinese school during my childhood, the colorfully illustrated textbooks and workbooks were, at first, exciting to flip through. But I soon grew wary of the complex Chinese characters and endless vocabulary lists. I, too, joined the majority of children who reluctantly dragged themselves to Chinese School every Saturday morning, and became quite adept at complaining about the awful workload to my non-Chinese speaking friends at my middle school.

However, the most disturbing truth of Chinese school was not the additional homework or unit tests; rather, it was the fact that I, a sixth grader, was placed in a third grade class. Of course, to my eleven year old mind, this "demotion" dealt my self-esteem quite a blow.

Like thus, my first year at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commenced. I often sat in the back of the class, watching the other students, some eight and nine year olds, read fluently from the textbook, while I struggled with the most basic characters. During breaks, when my Chinese friends from Medea Creek Middle School flittered around the upper-grade classes, I remained by the G-buildings with the younger students. During one of the long rides to Chinese School, I asked my parents why they had not tried to teach me Chinese before. My mother simply answered, "Because you didn't want to learn."

Through the rest of the year in my third grade class, and later during most of my time as a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student, I focused on making up for the years that I had missed. I attempted to catch up on materials that I had forgotten and to acquire the new information that was taught. By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I was ready to skip the fourth grade and continue into the fifth grade. And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after many frustrations, I finally reached the level on which my peers could communicate in Chinese.

As a graduating senior,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still much to learn about my native language and culture. Although Chinese school has helped me become more comfortable and better acquainted with my roots, I would like to continue my strong connection with my identity during college, and throughout my life.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has given me a wonderful start in expressing my confidence in being a Chinese-American; now I wish to carry this spirit on.

My Experience at Chinese School Shirley Young

I was a Chinese American. But never in my life had I taken part in any of the experiences which by rights should come with this distinction. My parents lived their lives overseas and I myself had been born in a tidy, all-white community of South Carolina. In this neighborhood, I was the only Asian girl in whichever group I joined and wherever I went. People called me "exotic" and begged me to teach them how to use those funny things called chopsticks, but somehow their attention only made me more aware of just how alone I was. I had black hair and almond-shaped eyes, but I was neither fully Chinese nor fully American.

It wasn't until I moved to California in the 4th grade that my identity started to change. Prior to this time in my life, the only experience I had of being "Chinese" was eavesdropping on my mother as she talked to relatives back home. Suddenly, I was told that instead of sleeping in on Saturdays, I was now going to have my suffering extended by an *extra* day of school. I was furious! I resented this intrusion on my life by people I'd never met before whose culture I knew nothing about. I threw tantrums; I cried; I threatened to never marry a good Asian boy. But after everything I did, I still found myself sitting in a cold, hard, classroom learning "be pe me fe" and the *right* way to use chopsticks. Slowly, my stubbornness was replaced by curiosity, and I found myself willing to overlook the pain of weekly quizzes and to, instead, look forward to the things that I was learning about myself. There were a million unknown facets to being what the world calls a "Chinese American,"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was given a chance to explore and discover the history of who I was. It was a fascinating journey, and it came at a time when I most needed it, as I struggled to find my way through the teenage years of self-identity.

Going to the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for all those years was an experience that changed my life. I learned more of who I am, and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culture, dedication and values that lay behind this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of which I was a part of. Through my experience at Chinese School, I had learned to proudly introduce myself as a Chinese American, and to embody the value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a bright new country.

2009-2010年康谷華協行事曆

| 日期 | 活動 | 地點 |
|-------------|--|-----------------------------------|
| 8/29/2009 | First Day of Chinese School Fall Semester 中文學校開學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9/12/2009 | CCCA Board Meeting 第一次康谷華協理事會 | Oak Park Library |
| 9/19/2009 | Introduce Chinese Instruments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10/3/2009 | Mid 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 | Oak Canyon Community Park |
| 10/17/2009 | Lecture by Dr. Angela Chen: "Scoliosis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free spinal screening)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10/17/2009 | CCCA Journal Fall Issue Publishing 千橡雜誌秋季刊出刊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10/20/2009 | Senior Field Trip: Los Angeles County Arboretum and Botanic Garden 孔雀園 & Griffith Park Observatory 天文台 | 集合地點: Thousand Oaks Senior Center |
| Oct. - Dec. | Tennis and Table Tennis Tournaments 網球/桌球比賽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10/25/2009 | Fall Hiking 秋季健行 | TBD |
| 11/7/2009 | Karaoke Competition 卡拉OK歌唱大賽 | Hillcrest Center for the Arts |
| November | Seminar 座談會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 Teen Christmas Party | TBD |
| 12/5/2009 | CCCA Christmas Party 康谷華協聖誕舞會 | Oak Park Community Center |
| 12/12/2009 | CCCA Board Meeting 第二次康谷華協理事會 | Oak Park Library |
| December | Seminar 座談會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January | Seminar 座談會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Jan./Feb. | Senior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金齡會新春餐敘 | TBD |
| 2/20/2010 | Chinese New Year Performance 新春晚會 | Thousand Oaks Civic Arts Plaza |
| March | Seminar 座談會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3/13/2010 | TOCS Principal Nomination Deadline 中文學校校長提名截止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3/20/2010 | CCCA Board Meeting 第三次康谷華協理事會 | Oak Park Library |
| 3/28/2010 | Spring Hiking 春季健行 | TBD |
| 4/3 - 4/9 | T.O. Chinese School Spring Break 中文學校春假 | |
| 4/17/2010 | Vote for 2009-2010 Principal 中文學校校長投票/開票日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4/17/2010 | CCCA BOD & PVA Nomination Deadline 康谷華協理事及家長會幹部提名截止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4/17/2010 | CCCA Journal Spring Issue Publishing 千橡雜誌春季刊出刊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4/24/2010 | Arbor/Earth Day Event 地球日活動 | Conejo Creek Park |
| 4/24 - 4/25 |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Track Meet 南加州海華運動會 | Mt. San Antonio College |
| 5/1/2010 | CCCA BOD Candidates' Introduction 康谷華協理事候選人簡介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5/3/2010 | CCCA Academic Merit Award Application Deadline 康谷華協獎學金截止申請日 | |
| May | Seminar 座談會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TBD |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母親節活動 | TBD |
| 5/17/2010 | Deadline for Mailing BOD Ballot In 康谷華協理事選票回寄截止 | |
| 5/22/2010 | Official Announcement of BOD Election Result 康谷華協理事選舉結果公佈 |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
| 5/29 - 5/31 | Memorial Day Camping 初夏露營 | TBD |
| Early June | CCCA Present Scholarship to Local High Schools 到各個高中頒發獎學金 | Local High Schools |
| June | CCCA Board Transition Meeting | TBD |



2009-2010年康谷中華文化協會理事會

| 姓名 | | 職稱 | | 電話 | Email |
|-----|---------------|--------|--------|--------------|---------------------------|
| 孫邦華 | Banghua Sun | 會長 | | 805-498-7187 | banghua_sun@yahoo.com |
| 鄭乃碩 | Nick Cheng | 副會長 | 公關* | 805-583-3184 | nickcheng2009@gmail.com |
| 劉綺華 | Eva Chow | 金齡 | 活動 | 818-871-9831 | echow@mccsemi.com |
| 段治邦 | Zhibang Duan | 教育* | | 805-498-2372 | zbduan@hotmail.com |
| 蕭明花 | MingHwa Hsiao | 秘書 | 通訊 | 805-552-9916 | minghwahsiao@yahoo.com |
| 許正邦 | Matt Hsu | 教育 | 籌款 | 805-498-0137 | matthsu123@yahoo.com |
| 胡 征 | Jenny Hu | 籌款* | 教育 | 805-553-9118 | sham88@yahoo.com |
| 黃桂林 | Guilin Huang | 資料庫/網站 | 活動(演講) | 805-374-7854 | glhuang@yahoo.com |
| 顏惠貞 | Jane Kuo | 財務/籌款 | 活動 | 805-577-7559 | janekuo@sbcglobal.net |
| 洪娟娟 | Carrie Lam | 財務/籌款 | 金齡 | 805-446-2175 | angkwan@yaho.com |
| 李 瓊 | Qiong Li | 中文學校校長 | 教育 | 818-871-9784 | qiongli_98@yahoo.com |
| 李文成 | Wencheng Li | 康樂 | 活動 | 805-492-3168 | |
| 張如娟 | Jenny Lin | 金齡* | 活動 | 818-874-0914 | homerlin@sbcglobal.net |
| 林瑛瑛 | Ying Ying Lin | 金齡 | 活動 | 818-889-8998 | niceandeasy168@gmail.com |
| 劉 念 | Nian Liu | 活動 | 康樂 | 805-527-8627 | stellaliu16@hotmail.com |
| 劉世華 | Shih-Hua Liu | 公關 | | 818-881-3083 | shihhualiu@gmail.com |
| 彭躍南 | Jack Peng | 財務 | 籌款 | 818-597-0788 | jypeng@sbcglobal.net |
| 崔 磊 | Lei Tsui | 公關 | 康樂 | 805-241-6080 | lei2004@verizon.net |
| 王 暉 | Heather Wang | 家長會會長 | 教育 | 805-241-5840 | heather_wang@hotmail.com |
| 楊佩諭 | Patty Yang | 活動* | 教育 | 818-865-0858 | yangpatty@yahoo.com |
| 朱 琳 | Lin Zhu | 康樂* | 籌款 | 805-499-5952 | linzhuquinn@yahoo.com |
| | | *組長 | | | |
| | | | | | |
| 蔡友文 | Carol Woo | 榮譽理事 | 春晚總監 | 818-889-0278 | carolyuwenwoo@hotmail.com |
| 陳蕙玲 | Helen Shih | 榮譽理事 | 會員聯繫 | 805-492-6288 | Helenshih168@gmail.com |
| 陸麗珠 | Leslie Chou | 千橡雜誌主編 | | 805-480-1481 | llchou@hotmail.com |
| 錢文綸 | Wen Chien | 運動會領隊 | | 818-222-2628 | wchien@sbcglobal.net |

千橡中文學校2009—2010學年度行事曆

Thousand Oaks Chinese School 2009-2010 Calendar

| 秋季班 Fall | | 春季班 Spring | |
|--|----------------------|--|-----------------------------------|
| 08/29/2009 * 開學日 First day of school , | | 01/23/2010 , 01/30/2010 , 02/06/2010 , | |
| 09/12/2009 , 09/19/2009 , 09/26/2009 , | | 02/13/2010 , 02/20/2010* 新春晚會 , | |
| 10/03/2009 , 10/10/2009 , 10/17/2009 , | | 02/27/2010 , 03/06/2010 , | |
| 10/24/2009, | | 03/13/2009 千橡運動會 TOCS T& F Meet | |
| 10/31/2009* 萬聖節活動 Halloween | | 03/20/2010 , 03/27/2010 , 04/10/2010 , | |
| 11/07/2009 , 11/14/2009 , 11/21/2009 , | | 04/17/2010 , 05/01/2010 , 05/08/2010 , | |
| 12/05/2009 , 12/12/2009 , 12/19/2009 , | | 05/15/2010 , 05/22/2010 , 06/05/2010 , | |
| 01/09/2010 , 01/16/2010 , | | 06/12/2010* 結業典禮 Last day of school | |
| *本日第三節課停課。 | | | |
| 上課時間(普通班): | | 第一節：9:15AM – 10:15AM | 第二節：10:25AM – 11:25AM |
| | | 第三節：11:35AM – 12:25PM | |
| 上課時間(幼稚園 K): | | 早班第一節：9:15AM – 9:55AM | 第二節：10:05AM – 10:45AM |
| | | 晚班第一節：10:55AM – 11:35AM | 第二節：11:45AM – 12:25AM |
| 休課日 Days school not in session | | | |
| 09/05/2009 | 勞動節 Labor Day | 01/02/2010 | 新年 New Year's Day |
| 11/28/2009 | 感恩節 Thanksgiving Day | 04/03/2010 | 春假 Spring Break |
| 12/26/2009 | 聖誕節 Christmas Day | 04/24/2010 | 海華運動會 Annual Track and Field Meet |
| | | 05/29/2010 | 國殤紀念日 Memorial Day |

千橡中文學校2009-2010年度行政人員名單

| | | | | | |
|-----|-----|-----------------------|----|-----|------------------------------|
| 校長 | 李 瓊 | qiongli_98@yahoo.com | 總務 | 孫桂榮 | guirongsun01@yahoo.com |
| 副校長 | 劉世華 | shihhualiu@gmail.com | 總務 | 王小岩 | wang_sharon2005@yahoo.com |
| 副校長 | 李文成 | Wencli@verizon.net | 註冊 | 葉晚林 | wanlin_yeh@yahoo.com |
| 副校長 | 邵紅霄 | hxshao@yahoo.com | 註冊 | 黃桂林 | glhuangto@gmail.com |
| 教務 | 謝麗容 | littleaiis@gmail.com | 活動 | 張維恆 | weiheng@yahoo.com |
| 教務 | 朱 琳 | linzhuquinn@yahoo.com | 活動 | 鄭莉亞 | gloriato_91360@yahoo.com |
| 教務 | 閻月會 | yuehuiyan@hotmail.com | 活動 | 尚 虹 | hongshang@yahoo.com |
| 財務 | 吳美容 | fongtracy@yahoo.com | 活動 | 胡朝陽 | zhaoyang_Hu@yahoo.com |
| 財務 | 高 京 | hgao666666@yahoo.com | 活動 | 方 平 | Ping.fang@digitalinsight.com |
| 通訊 | 吳迎春 | wuy99@yahoo.com | 活動 | 張 勵 | zhangL@amgen.com |
| 通訊 | 胡若琦 | roshiehu@gmail.com | | | |



千橡中文學校2009—2010年度教師名單

| 語文課老師 | | | 文化課老師 | | |
|---------|------|-----|-----------------------------|--------|--------------|
| 班級 | 教室 | 姓名 | 班級 | 教室 | 姓名 |
| Pre-A | F-10 | 許美雪 | 畫圖(初級) Drawing (I) | G-1 | 嚴錦玉 |
| K-A | J-6 | 陳麗媛 | | | |
| K-B | J-7 | 曹 樺 | 畫圖(高級) Drawing (II) | G-13 | 余敏鴻 |
| K-C | J-6 | 華 崢 | | | |
| K-D | J-7 | 汪 媛 | 素描 Sketch | G-14 | 仇偉民 |
| 1-A | G-1 | 許肇華 | 國際象棋 Chess | G-6 | Norman Coats |
| 1-B | G-4 | 羅尼尼 | 國際象棋 Chess | G-6 | Dakota Jones |
| 1-C | G-5 | 夏 勤 | 橋牌 Bridge | G-11 | 崔 磊 |
| 1-D | G-6 | 孟家寧 | 摺紙 Origami | I-7 | 張大健 |
| 2-A | G-7 | 金澧泉 | 珠心算 Mental Arithmetic | I-8 | 楊佩諭 |
| 2-B | G-8 | 王 蓉 | 演講 Toastmaster | H-4 | 張奔霆 |
| 2-C | G-9 | 趙淑琴 | 象棋 Chinese Chess | G-5 | Allen Meng |
| 2-D | G-10 | 魏 雯 | 乒乓球 Ping Pong | F Hall | 邢清遠 |
| 3-A | G-11 | 洪玉秀 | 網球 Tennis | 網球場 | 鐘文革 |
| 3-B | G-12 | 孫明非 | 籃球 Basketball | 籃球場 | 彭 艦 |
| 3-C | G-13 | 余敏鴻 | 手工 Craft | G-10 | 魏 雯 |
| 3-D | G-14 | 魯 芳 | 樂團 Music Ensemble | H-1 | 段治邦 |
| 4-A | H-1 | 陸曉雯 | 童聲合唱 Chorus | H-2 | 馬 紅 |
| 4-B | H-2 | 廖慰真 | | | |
| 4-C | H-3 | 伍雄麗 | 書法 Calligraphy | I-5 | 龍惠敏 |
| 4-D | H-4 | 楊 星 | | | |
| 5-A | F-1 | 劉玲君 | 科學 Intro. to Science | H-3 | 洪 峰 |
| 5-B | H-5 | 張建萍 | | | |
| 5-C | H-6 | 金慧星 | 中國民族舞蹈 Chinese Dance (I) | H-6 | 魯 芳 |
| 6-A | I-3 | 周文英 | | | |
| 6-B | I-5 | 龍惠敏 | 網頁設計 Web Design | H-5 | 張建萍 |
| 7-A | I-6 | 許正邦 | | | |
| 7-B | I-11 | 孟 浩 | Chinese AP Preparation | G-7 | 常若江 |
| 8/AC1-A | I-8 | 鄭以婷 | | | |
| 8/AC1-B | I-9 | 黃炯濤 | SAT II 中文 Preparation | G-12 | 孫明非 |
| 8/AC1-C | I-10 | 範 端 | | | |
| AC2 | I-7 | 邱文芳 | 詩歌朗誦 Poem Recital | G-4 | 羅尼尼 |
| AC3 | I-12 | 丁維煥 | | | |

2009-2010 《千橡》編委會

| 職責 | 姓名 | Name | Email | Home Phone |
|--------|-----|----------------|--------------------------|--------------|
| 主編 | 陸麗珠 | Leslie Chou | llchou@hotmail.com | 805-480-1481 |
| 行政監理 | 王其紅 | Qihong Wang | rwang6@yahoo.com | 805-445-9258 |
| 顧問 | 馮瀚緯 | Jesse Fong | xfong@yahoo.com | 818-230-7616 |
| 顧問 | 林志中 | Chichong Lin | ccclin1@verizon.net | 805-371-1266 |
| 文稿編輯 | 葉森樹 | Senshu Ye | senshuy@yahoo.com | 818-707-6990 |
| 文稿編輯 | 王友平 | Youping Wang | iacmspw@gmail.com | 805-987-0985 |
| 文稿編輯 | 吳茵茵 | Elaine Lo | elo2@roadrunner.com | 805-370-9272 |
| 文稿編輯 | 孫邦華 | Banghua Sun | banghua_sun@yahoo.com | 805-498-7187 |
| 文稿編輯 | 王其紅 | Qihong Wang | rwang6@yahoo.com | 805-445-9258 |
| 文稿編輯 | 陳蕙玲 | Helen Shih | helenshih168@gmail.com | 805-492-6288 |
| 文稿編輯 | 林震寰 | Jenny Wang | jenny.lin.wang@gmail.com | 805-492-8388 |
| 文稿編輯 | 蕭明花 | Minghua Hsiao | minghwahsiao@yahoo.com | 805-552-9916 |
| 文稿編輯 | 吳迎春 | Yingchun Wu | wuy99@yahoo.com | 818-597-4868 |
| 文稿編輯 | 王長卓 | Carl Wang | carlwang@roadrunner.com | 805-379-2672 |
| 文稿編輯 | 莫逢娟 | Christina Ning | chrismning@gmail.com | 818-222-8386 |
| 版面編輯組長 | 葉森樹 | Senshu Ye | senshuy@yahoo.com | 818-707-6990 |
| 版面編輯 | 蕭明花 | Minghua Hsiao | minghwahsiao@yahoo.com | 805-552-9916 |
| 版面編輯 | 吳迎春 | Yingchun Wu | wuy99@yahoo.com | 818-597-4868 |
| 版面編輯 | 鄒容 | Rong Zou | Hzou1964@gmail.com | 818-889-0236 |
| 版面編輯 | 王長卓 | Carl Wang | carlwang@roadrunner.com | 805-379-2672 |
| 廣告組長 | 藍芸 | Yun Lan | yunlan@sbcglobal.net | 818-597-0788 |
| 廣告專員 | 林震寰 | Jenny Wang | jenny.lin.wang@gmail.com | 805-492-8388 |
| 廣告專員 | 洪娟娟 | Carrie Lam | angkwankwan@yahoo.com | 805-446-2175 |
| 廣告專員 | 林瑛瑛 | YingYing Lin | niceandeasy168@gmail.com | 818-889-8998 |
| 廣告編排組長 | 劉月齡 | Yuehling Liu | yuehling.chiu@gmail.com | 818-879-0826 |
| 廣告編排 | 莫逢娟 | Christina Ning | chrismning@gmail.com | 818-222-8386 |
| 廣告編排 | 王長卓 | Carl Wang | carlwang@roadrunner.com | 805-379-2672 |